

读《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

刚 晓

2018年6月21日

接下来还有一点儿时候，多少读一点儿《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吧。因为通常来说，问问题基本上是问不出啥的。

这部经就是说说怎样才能够没有分别——有分别就是凡夫，没有分别就是证入圣位了。“入”是悟入、证悟。怎样才能够悟入“无分别法门”呢？看这部经中间的说明。

这部经，《大正藏》中间就是这一部，施护大师翻译的，施护大师是宋朝人……基本上来说，从汉朝开始，到隋唐以后，翻译经典相对来说就不多了。宋朝的时候……其实，宋朝整个对文化都很好，儒、释、道都传播得不错。连皇帝呢，这个也想接触接触，那个也想学学，所以动不动，就给这个和尚赐紫袈裟之类——赐紫袈裟这事唐、宋都很多。晚唐的郑谷有一句“爱僧不爱紫衣僧”，很有名的。施护大师是印度过来的，翻译佛经这个事儿呢，唐后少了，宋朝皇帝就给他组织了个译场，来翻译经典，但现在人对他的翻译，评价比较低，这个没办法，我们不管它。

施护在《高僧传》中，说他翻译了115部、255卷，这应该来说部数不少，但卷数不是太多，他的具体情况，大家直接看《高僧传》就是了，这里不多说。

至于这部经，在《大正藏》第15册，现在《敦煌藏经》里头发现了一个《入无分别总持经》，就是这个的异译，开头这儿多少有一点儿残缺，基本上是全的……著名的拉萨对辩，与这部经中的观点，有相当的关系：摩诃衍现在有叫成大乘和尚，说是禅宗和尚，他讲一切都不分别，给莲花戒争得很厉害，后来，莲花戒还专门给这部经作了一部解释，叫《悟入无分别总持经论》，韩老翻译的，在《韩镜清翻译手稿》第七辑里头。敦煌本^①我也发给大家，韩老的翻译，我也一并发给。

现在人认为施护的翻译比较差的，这是现在人说的，没关系……刚才，我叫萧老师把《圣入无分别总持经对勘研究》^②这本书发到我的手机上了，这里边儿的“导论”，对施护大师的翻译评价很低，我给你读读这一段儿，他说：

^①我发给的时候，有人说打不开，于是我把网络上的找出来，让大家直接看网上的。文字版是
<https://wenku.baidu.com/view/de908d38376ba1fffc4fad59.html>。图片版是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0626/118087057.shtml>。

^②谈锡永、沈卫荣、邵颂雄 著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第二，汉、藏文大藏经均是佛学世界公认的宝库，佛教经典之大部分唯以其汉文或藏文之翻译而保存至今。汉、藏文佛经互译的例子亦不鲜见。然而多种不同文字之间的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引出了许多理解上的问题，历史上许多教法上的争论有不少正是因为翻译的不正确而造成。特别是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可以说是问题百出。虽然于中国之译经史上出现过像鸠摩罗什、玄奘这样杰出的大师，然而亦有许多名不副实的译作，因此留传至今的汉译佛典中，有不少佛经不仅佶屈聱牙，令人无法卒读，而且更有妄自分别，不知所云之处。有些佛经虽然同时有几个汉译本存世，然或则遍读之而依然不能尽得佛陀之微言大义^①，或则互相间差异太大，令人不知所从。与此相反，佛经之藏文翻译却以精确、可信著称^②，其对原典是如此地忠实，遂使兼通梵、藏两种文字的学者甚至不难将藏文之译文还原成梵文。因此，于大量梵文原典已不存的情况下，借助藏文译本来校勘、改正汉译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③。而《圣入无分别总持经》正好是可以用作尝试汉藏文佛经对勘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例子。该经有敦煌本与宋施护译本等两种不同的汉译本存世^④，其中敦煌本基本达意，而施护译本则根本无法读通，若将它们与藏译本相对照，则不仅优劣自见，而且读汉译本所生疑难之处亦迎刃而解。不难想见，‘吐蕃僧诤’时，汉、印、藏双方三地僧人间语言上的沟通曾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许多争论或因沟通的困难而变本加厉。我们对《圣入无分别总持经》之汉、藏译本进行对勘，其目的当不仅在于纠正汉译的错误，同时也希望能借此而指出双方是如何因语言沟通的障碍而对一些经义作出不同的解释……^⑤”

他这上边儿很明确地提到施护大师的名字，说“施护译本则根本无法读通”，这本书呢，作者是很有偏见的，大家高兴看就看看，但最好还是别看了～～看看“敦煌本”，还有韩镜清的翻译，加上我们这个阅藏本——《大正藏》里头抽出来的。这三个本子看看就行了。

他们的这种说法，怎么说呢……应该是多读读佛经才行，要是读的少了，看不懂、读不通，就像我们猛然间读《心经》一样，也是读着不知道在说啥，这都是正常现象……

2018年6月23日

咱们接着说《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这部经很重要，当初的“拉萨对辩”，这部经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是施护翻译的，他是宋朝很了不起的一个大师。在当时，他来中国，朝廷给他组织了个译场，请他主持，他前后翻译了一百多部典籍，但现在人对他的译本，评价不太高，这没有办法。因为前边儿有几个高标，一说翻译，不由自主的，大家都会说起鸠摩罗什、

^①好几个译本，对照都对照不出来。

^②这话是有偏见的，他的内心中间就认为藏文的清楚，汉译的不清楚。

^③写出这样的文字，作者确实是偏见极深。

^④韩镜清的译本他们不知道，当时还没有出版。

^⑤见19-20页。

玄奘等，你既然站在了他们的行列，人家就给你们比比，你超不过他们——唐朝以后译经这个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尾声了，这是时代的问题。大时代、大趋势，谁有啥办法呢？

真正翻译经典，从汉朝开始，到南北朝的时候大批量的翻译，一直到隋唐，基本上把重要的经典都搬到中国来了。至于说印度还有没有了？肯定还会有，但主要的，都已经搬过来了。就是说，你把搬过来的学完……甚至有些人，搬过来的也学不完，但基本上都能够把佛教的整体把握住了。即使后来再传过来一点儿，基本上一看，应该是能明白的——只要前边儿的把握了。

唐朝以后，翻译的经典已经不多了，宋朝这儿有翻译的——直到清朝还有翻译的……翻译的经典原本，大多不是印度梵文：最开始是胡文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以后觉得理解有困难……因为是二手经典嘛～～理解起来不顺也是正常的。于是就有人直接跑到印度去，要把印度的原本典籍搬过来。现在印度的经典基本上搬完了，后人再想搬的时候，印度没有了，就到西藏等地去搬，所以清末到现在，更多的翻译是西藏来的本子……

现在人经常说西藏人翻译的好，其实一样的。当然了，我们不能说西藏人翻译的不好，西藏人翻译的，其实跟胡文翻译的，它们都是第二等。第一等的是古印度当地人怎么说，印度人说印度话，要比转一手再理解，肯定要完善。所以说，我们现在人说的，读我们这个汉本读不通，然后去读藏本你能读的通……你别听他们胡说。汉本读不通，你通过藏文本读，藏文本也是二手了。汉文本要看是胡文转译的，还是梵文译的，要是胡文转译的汉本，这是三手，是会比藏文原本有损减，但要是跟通过古印度梵文译的汉本比，都是二手，同一个等级，能差到哪儿去？最开始是无奈，所以通过胡文翻译成汉本，然后有梵文本翻译的了，就好了嘛～～

现在竟然还有人说，“英文一看就明白”……你能看明白，那就奇了怪了～～如果说英文你一看就明白，只能说明你根本没看懂，经典由梵文翻译成汉文、藏文之类，然后在转成英文，它损失的次数更多——当然，也有从梵文直接译成英文的，也不能否认。现在流行的梵文本，通常是莱维等整理出来的，给原来的梵文还是有差别的，他的整理，其实也相当于一次翻译了：谁作事不可避免都要带上自己的想法，按佛教的说法，这是第七识的功能……

《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的“入”，就是悟入，也就是证得，“悟入无分别”就是怎样才能够无分别。因为我们凡夫的所有认识，全是通过分别进行的，不分别是没法认识的，凡夫都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通常说，我们的认识通过眼、耳、鼻、舌、身、意这些识，你高兴了加上七识、八识，这没有多大关系。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实际上就是意识在眼上的体现、在耳上的体现……实际上眼、耳、鼻、舌、身，全是意识的一块儿。至于第七识、第八识，第七识就是说，在第六识里头，有一个特殊情况，因为它太特殊了，我们把它给单列出来，叫做第七识，也就是“执著为我”这种功能，我们把它单列出来，实际上它就是意识中间的。

而阿赖耶识是什么呢？阿赖耶识就是说，我们新的记忆熏习进来了，它怎么来保护新成员呢？保护新成员的这个功能怎么实现？大家都是记忆的时候，就能保护了嘛～～就是说，当大家形成一个组织的时候，组织是可以保护它中间的成员的。就像佛陀经常举的例子，一滴水怎样才

能不干？一滴水放在大海里就不干。阿赖耶识实际上是什么？好多好多的记忆，形成一个记忆综合体……你猛然间看见一个事儿，马上就形成记忆，熏进本有的记忆里边儿，就可以保护它了，这个保护的功能，我们就把它叫成阿赖耶。所以说它其实仍然是意识。

意识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分别，所以我们现在全部是分别。但是分别的时候，它也是有层次的，有的是第一手的分别、第二手的分别、第三手的分别。就相当于说，我们有做梦的时候、有清醒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有时候竟然在梦中还要做梦……在梦中睡着，我做了一个梦，这情况也有的，就是梦中套梦。有第二手的梦、第三手的梦。

这样的时候，有些东西，在这个层次^①的，我们就把它叫成无分别，比如眼看第一刹那的时候，叫眼看。第一刹那的看，我们说它是现量，那个可并不是真现量。那就是说，把它叫现量。我们都是看见一个东西，然后来认识这个东西，全部都是这种情况。当然了，不一定认识到的是东西，也可能认识到的是抽象的规律。可以看见茶杯……当然了这是看具体的东西，看见茶杯、看见树、看见书本，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它还要认识抽象的规律，那这时候认识到的事实和道理，都算。

但是，当认识的时候，都有一个基本的、第一刹那看见的，那个是现量，然后在现量的基础上进行比量推理。但是真正的现量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抓不住的，于是你全部都是在比量中间折腾的——那个现量，你现在怎么知道有现量呢？是推理出来有现量的，可不是你现在直接现量的，现在你是指望不上它的。比量建立在现量基础之上，你现在有比量，所以说一定有现量，可并不是说你现在就能指望着现量。但是，你有时候还得说，我打眼一看就是现量，这是说说而已。说第一刹那，当我给你说第一刹那的时候，你已经不是第一刹那了。从理论上来说，第一刹那就是现量，但实际上你已经滞后于第一刹那了……

我们现在全是分别的，这就是凡夫。就相当于说，我们全是做梦，这在《金刚经》上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六如，我们就拿中间的如梦来说。一说什么东西，都当成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在做梦。在做梦中间，就是分别，那怎样才能够无分别呢？就是从梦中间醒来，梦中醒来就是无分别。但醒来是到什么时候呢？是在登初地的时候，登初地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无分别。现在是悟入无分别，先把这个路径搞清楚。

如是我闻：

通常来说，阿难尊者在第一次结集经典的时候，背出来经藏——我就是这样听佛陀说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都是这样听来的。我是听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大家又是听阿难尊者这样说的，一直传到现在……这样每一次说的时候，保证不要改、不要改、不要改，这还是强调一个“不准改”。为什么要强调不准改呢？因为你肯定会改的。我不是故意要改，而是不由自主地改。我也

^①这里说的时候，有在黑板上的比画。

没有刻意的把它给改了，但是我没办法，这就是众生的业力。我也想直直的往东走，但我只能走曲线，我走不直。我也想不改、不改、不改，一定提示自己不要改、不要改，要“如是我闻”，我就是这样听来的。

一时，

有那么一回。具体时间不要追究，印度的时间是追究不清楚的。如果是说，我给你说清楚了，是2018年6月23日，你骗人的～～这个千万不要给他追究，如果太清楚的话，是令人怀疑的。如果是说大体上清楚，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历史书上，毛主席指挥什么什么大战……解放战争有三大战役，说毛主席搁那儿指挥的时候，剥了块儿糖吃了——你要是说这么清楚，我只能说你胡说八道。

因为你太仔细了，你又没在现场，你有那么仔细，只能令人怀疑。你要是写小说，可以这样写。你要是写历史，不能这样写。写历史，那就是大体上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有什么证据，毛主席当时发那个电报我有，你有这个可以，你说毛主席吃个糖，那不行。像现在的学者们，研究什么什么人……我想研究研究永明延寿大师，行，可以，但我写永明延寿大师某一年搁净慈寺喝了一杯茶，那我只能说你胡说——太具体的话，是令人怀疑的。所以说，大体上有那么回事儿，就行了。知道他哪一年到哪一年搁净慈寺住着，就行了，你不能给他写得太清楚了。如果太清楚了……看过一本书，写当时六四的时候，香港出版的，说领导人搁那儿商量的时候，说的可仔细了，你太清楚了就是胡说，你又没有在现场，你只能胡说。说王震搁那儿拍桌子～～你这肯定是胡说了，太仔细了就令人怀疑了。所以说，大体上有那么回事儿就行了。“一时”有那么一回，就行了。

佛与无数百千大众俱，

佛陀呢，有很多人围着佛陀，给佛陀在一起。“无数百千大众”，谁也没有给你说清楚，实际上肯定有多少数字。但是你要是说的太清楚的话，那就不太像了。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有13亿人，这个是可信的。我给你说有12亿8千多少多少，精确到个位数，太精确了反而不可信了。所以说，有这么很多人就行了。

是诸大众恭敬围绕听佛说法，

这时候，在佛陀的周围，大众围绕着，听佛陀说法。

其所演说，谓以大乘无分别法而为发起。

“其所演说”就是佛陀所说的，说的是啥呢？是“谓以大乘无分别法而为发起”，这一场法会中间，他就是要讲“大乘无分别法”，用这一个话题，来展开讲。这部经，就是围绕着这个来讲的，就从“大乘无分别法”这儿开始来说。

尔时，世尊普观大会诸菩萨众。

佛陀说法的时候，看看大家，是什么意思呢？佛陀他是现量所观的，就是说他一看的时候，众生需要什么法，他是大体上他就给说什么样的法。一看大家都是……就像我们现在，他这部经没列出来，好多经典都列出来，什么什么罗汉、什么什么罗汉，什么什么菩萨、什么什么菩萨，都是说很多、说很清楚。比如说，我根据听众是谁，大概就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法了。我现在要作一场报告，下边儿坐的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你还能够说出来大法？你肯定不会的。下边儿坐着全是医务工作者，那你讲的肯定是与医疗相关的。根据你的听众，大概就知道你在讲什么法。

佛陀看看大家需要什么，看大家的时候，“普观大会诸菩萨众”，《金刚经》上说有“五眼”，一个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肉眼，就是我们的眼；天眼，六道众生中天道的那个眼，它比我们看的要精细、看的要多。然后是慧眼，这是见空性。还有法眼，就是见众生心，就是知道众生的心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一看，这是个人相，那是个茶杯相，我们看的都是这些，《心经》上说什么呢？“五蕴皆空”，就是“无色、受、想、行、识”，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你别看这是个人样子，实际上这都是心识的某一部分现行，就相当于说看云彩，你说这云彩像什么？我也不知道云彩像什么，但是这一块儿像匹马、那一块儿像什么，所以说这一块儿像个人……实际上这都不是我们的全部。

我们现在有个习惯，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我们的，但是在这儿一部分显现成了人的样子。我们只是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一部分，结果我们会说成什么呢？我们说成是“我的阿赖耶”，是阿赖耶自己的某一部分显现成了人，那一部分还显现成树呢，那一部分显现成别的呢……这些东西，阿赖耶中间它那么多种子，我们现在之所以成人道，以成人道的那一部分为主，其它的那一部分显现成山河大地，显现成器世间，还有一部分种子连显都没显现出来的……整体上都是，但是我们会说“我的阿赖耶”，其实阿赖耶的某一部分显现出来了我、显现成了现在的我，而不是我的阿赖耶。我习惯上这么说了，说着说着把真义给说忘了。

这时候，“普观大会诸菩萨众”，就是用法眼在看，看看众生心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时候给众生……就相当于说，心就是在跳动的……不是叫跳动，应该是分别。每个人的心，它的频率是不一样的，那我调的大部分都能接受我的频率才行的，给我说法基本上能够产生共振，要是不共振，我还说什么法？但是，你放心了，“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们经常是这么说的。

佛给人能听见的是人话，鸟能听见的是鸟话，反正就是啥东西能听见的，都是与它相应的……

插话：一切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

师父：对，如来悉知悉见，就是那个。

“世尊普观大会诸菩萨众”，因为这部经是在人间流通的，在我们这儿流通着的，他还得叫我们能看懂，我们都能看懂，所以这时候不管他们当场能听懂，那在我们人间流通的时候，还得叫这一部分能流通的。现在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不是在人间化生吗？老是说“人间成佛”，实际上是说释迦牟尼佛是在人间成佛的，可不是所有的佛都在人间成佛的。有的在畜生中间也可以，在地狱中间也可以……

但是，我们现在要把他说成是人间成佛。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这一世就在人间成佛的，我就这么说。这么说的时候，给我们最接近，我们更能够容易理解。你要是说，哎呀，我们这儿是叫三恶道啊～～地狱里怎么能成佛呢？怎么了不行？但是，不要那么说。现在就是说，在人间流行的这一部分，“世尊普观大会诸菩萨众”，这些大众需要什么法，需要该怎么传。

即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无分别光，

这时候，法会中间有一位菩萨，叫“无分别光”。这个名字，就是临时用一下子，在这一场法会中间叫一下子而已。有些名字比较固定，比如说观音菩萨、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些基本上是固定的，好多经典中间都出现。有些经典中间，这尊菩萨出现一次，就再也不出现了，很多地方都是一次性的，叫一下子就行了。叫一下子的时候，谁知道他是谁呢？你说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都行；你说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没关系。谁都行。

然后呢，菩萨这一次显示了，因为这一次的法会是“入无分别法门”，这个菩萨显示了，那就叫他无分别光，给“无分别”配合的，用无分别来配合这个法门，这场法会全是佛菩萨安排好的。

《大庄严经》中间说，佛陀要来人间说法了，他给安排好：提婆达多你来当个坏蛋，舍利弗你去当个好人啊，我们下去演场戏，叫大家来看看。这就是演了一场戏，现在要说这个法门了，这一次你来演，随时给你安个名字，在戏中间安个名字叫冯小刚，就行了，叫什么都行，反正是这一场戏中间用一下子就行了。叫无分别光。

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

无分别光菩萨起来给佛陀行了个礼，给佛陀说：我有个问题，我想问问。我想给你说说，请你说什么什么法。

“唯愿世尊，演说入无分别法门，令诸菩萨闻是法已，如理修学。”

我想听听“入无分别法门”，你给我们说说。“法门”，门就是进去的那个门儿、途径，进入无分别法的这门、途径，你给大家说说。让这些菩萨们听到这样的法，都能够“如理修学”，照着学。佛陀在讲经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一个人请问，然后佛陀来说，基本上都是这样。无问自说的经典，那是很少的。有人问了，就是给佛陀说法提一个引子，佛陀就开始说这个法。

佛言：“善男子，汝等谛听，我当宣说入无分别法门。”

真是一个好小伙儿，提出来这么一个问题，小伙子不错啊～～“汝等谛听”，你们大家都要好好的听，我就来说说“入无分别”这个法门。

时无分别光菩萨复白佛言：

这时候，无分别光菩萨就给佛陀说。

“善哉，世尊！愿乐欲闻。”时诸菩萨受教而听。

好啊，佛陀你说这个法，我们都很愿意听。当然愿意听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经典中间不愿意听的次数不多，《法华经》里头有一次五千弟子离席的^①，当然了，那也是个表演。就相当于说，我要演一场戏，剧本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他们就那样演出来的。

实际上佛陀说法的时候……佛陀来人间示现，可不是说他想与不想的，他没有那样的想法。只有大家能不能见到他的区别，啥样儿的人能够见着他呢？频率调对就行了。只有甲一个人调对，就只有甲一个人见着他，有甲、乙两个人调对，就有甲、乙俩人见着他……只有甲一个人见着他了，形不成规模，忽略不计，就说佛没有出现于世……当达到一定量的众生见着他了，成规模了，我们才说佛出现于世了。实际上佛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

二千五百年前，有舍利弗、目犍连、大迦叶等等一批人频率调对了，见着他了，于是我们说如来出现于世了……这是一条大河，我们在里边儿随水流而漂，就是被业力推着，自己作不了主……人生在大时代的洪流中间，基本上自己做不了主的。但实际上具体到个人，有的是能自己做主的，人有主观能动性嘛～～可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选择的权利给放弃了，随波逐流，大河把我推到哪儿就算哪儿，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你这时候跟着你自己的业力，前世的时候就跟着佛听，

^① 《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大正藏》第9册第0007页上栏。“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默然而不制止……”

这一世又跟着佛听、这一世又跟着佛听，一般来说，都跟着听了好多次。有时候听了，挺好，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给讲讲。

但有时候，机缘不是那么好，佛陀入灭了，你来了。那也没有关系，虽然说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佛陀的教法还在嘛～～我们现在就是。有时候，倒霉得很，佛陀入灭了，连教法也不显现了，你这时候出生，那你就听不见了。我们听过好多次了，但是我们没有连续的听。听一次，过一段时间，就忘了。到下一次的时候，猛然间又听到了，心里头好像有点儿感觉，有感觉就说明你以前听过，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啥时候听过，也不知道啥时候接触过，都没有连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听法，要把它给连起来。怎么连起来？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佛陀给说了：现在就听，然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你讲，阿弥陀佛又给你说，有那么一个世界，什么什么佛正在说法，他给你指点，哪位佛正在他那儿说法，你就朝那个世界去……说了半天，我去不了啊～～哪有去不了的？很简单的事情，哪有去不了的？你自己不大相信能去，都是很简单的，都是能去到的。

这时候就是说，我愿意听。当然了，他们是聚在一起了，佛陀才来的。佛陀就是大家能聚到这儿了，他才说的。他搁这儿说，都是愿意听的那些人，不愿意听的，根本就不朝那儿聚、没有机缘聚。

“时诸菩萨受教而听”，这时候这些菩萨，来到这儿，受佛陀的教化，听佛陀说法。

佛言：“善男子！若诸菩萨得闻增上无分别法，住无分别心，即一切分别相离。”

这句话有些憋屈。如果说这些菩萨听到了“增上无分别法”，我们现在前边儿说的是“无分别法”，怎样才能够悟入无分别法。无分别法在这儿得到了个“增上”，在我们这儿的时候，无分别对应的是有分别，有分别对应无分别，这样构成了一对儿。我们都应该知道，世间都是阴阳的，一阴一阳，是一分为二的，反正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现在的科学家说什么呢？粒子，还有反粒子的。你别看你在这儿坐着，其实那边儿的世界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就是说，你搁这儿一动，给你相应的那边儿的那个粒子也是动的，但现在你不知道它在哪儿，我们在找。科学家能不能找到，那就知道了～～有时候，科学家说的事儿，挺准的。可能过多少年以后，你能找着，当时多少年都找不着，那时候爱因斯坦搞那个“引力波”，现在不是找到了吗？过去好多年了，才找到了。没办法，有时候预测挺准的。我们不管它这个。

现在就是说，我们肯定是有两个对应的，这边儿是有分别，这边儿对应有分别的，有一个无分别，全是这样的。还有我们现在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其实也不能说不对……对不对？对，但是你这个是不对的——这是咋说的？你这个对是什么？是标准不统一才对的，你把标准给换了。标准换了，实际上是没法说话的，但我们说的可好了。

我们说这个“一阴一阳”，或者说是“一分为二”，这一个东西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他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好的一面的标准是这样说的，不好的一面又是那样的说的，他是两个标准。你是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你怎么判定？

拿两个标准，说了两个事儿，实际上是两个标准，两个标准实际上是没办法放在一起比的。你没办法放在一起比，是你笨，我们中国人都给它放在一起比，一定是一分为二。你一说，大家都懂，因为大家都沉浸在这个环境中间。结果人家都说我们不讲逻辑，外国人特别强调：中国人说话不讲逻辑。你没个标准，没法讲逻辑。后来，陈那差不多是讲“逻辑”——佛教是叫因明，现在很多人把因明就叫成佛教逻辑……因为他的学说没传过来，没推广开……现量、比量，我一个标准来，你还不是没推广开嘛～～

本来大家都不按一个标准，我们说了，我们的量先时立了好多好多种，至少有十几种，就是十几种标准。换个标准，也照样讲，对不对？好像也都能说得过去。我换个标准，发现还能说过去。你没一个标准嘛～～那我就立一个标准，我们的标准是什么？陈那就以认识对象为标准来判定——认识对象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相，一种是共相，于是，只能立现、比二量，就这俩量，不会出现别的量了。咋了不会出现？我看你这个样子，你在哭、你在笑，我就知道你高兴，还是苦恼，我觉得我是能看出来的。你悲伤地哭，跟高兴的哭，是能看出来的，叫姿态度量，我觉得这个行。可是，你这个标准就不合了，不合就不合嘛～～我不能说我看不出来吧？你敢说我看不出来？是能看出来！我也没有说你看不出来，但是你不合标准，按标准来，你这就只能是废量。虽然是废量，大家不也是挺高兴吗？一说大家都懂。你那对不对？对，对也不要。因为为什么？就你一小撮对，那会行？我还老说一句：因为你对，所以你错！

现在就是说，在我们这儿的时候，全是有分别的——这个是苹果、那个是书本、这个是茶杯……我们都是一个一个一个分别的。当我们都有分别的时候，有分别，必然有没分别的时候吧？我们现在就是要悟入无分别的。那你说，分别、无分别，你这还是同一个层次的。你把分别消灭掉了，你说叫无分别，可是你知道，你要是把分别一消灭掉的时候，无分别必然同时也就没了。就相当于说，东没有了，哪来的西？这是一个茶杯，肯定有看见的一面、看不见的一面，我把看不见的一面给它删掉了，那看见的一面，还是个茶杯吗？那不是茶杯，整个茶杯就没了。

这时候，我一定要“增上无分别”，我不要你那个无分别。增上无分别，就是超越。一定要超越那个分别。因为我们现在的時候，认为无分别才好，分别是不好的。为什么分别不好呢？分别有什么好不好？分别本身没什么好不好的。没什么好不好的，那你为什么今天不高兴呢？佛陀前边儿，他有他的打底儿，苦集灭道等等这些东西，世界的本质是苦，“此是苦，汝应知”，橘陈如马上就证道了，咱也没证道，说了半天，读了好多遍，也没证道……但不管怎么着吧，最开始的時候，佛陀给大家说什么呢？“此是苦”，他有了这些苦集灭道的打底儿，然后再讲这个东西。就是说，无分别才好，有分别不好。那也就是我们现在有分别的，有分别是不好的，那我就要把有分别对治掉。拿什么来对治？拿无分别。对应的，有分别跟无分别，它两个是平等的。

有分别是不好的，无分别才是好的，但是，有分别只要消灭，无分别同时就没有了。我们就把有分别、无分别都没有的那个、那一层，就是上一个层次，到上位概念，把它叫做无分别，那就叫增上无分别。

增上无分别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分别、无分别之说了。下位的时候，才有有分别、无分别的区别。到上位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叫成了无分别。因为给我们说的时候，认为有分别不好，所以说要无分别。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有分别好，无分别不好，那就变成了“增上分别”了。但是，佛陀给我们安立的是什么呢？佛陀给我们安立的是苦，所以说有分别是苦，所以现在给我们说的是“增上无分别法”。

“若诸菩薩得聞增上无分別法”，就是超越的那个无分别，不是对应于有分别的那个无分别，而是上位概念。这时候，若诸菩薩听到这样的法，那就住在无分别之中。那个“住无分别心”，就是从梦中醒来了，那就是上位的无分别，而不是下位的无分别。“住无分别心”就是没有了有分别、无分别对应的那一个。因为你没有“有分别”了，没有了分别，对应的这个无分别也没有了。你现在说上位的，你就住在了上位的无分别心中。

“即一切分別相離”，那就把所有的分别，都给它离了。所有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是书本、那是茶杯等等这些东西，但这是我们普通人说的。对于佛教来说，一切分别就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就这些。或者你给它说成“五蕴”也行，因为他下边儿说的就是五蕴。色、声、香、味、触，是分别所用的材料，而分别的时候就用它的材料代替了。分别，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材料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因为你已经安住在了无分别心中，自然就没有了色、声、香、味、触。没有了色、声、香、味、触，这个是圣位的境界。圣位的境界，可不是我们现在的看见色、听到声，而且根本就看不见、听不到，也确实是没有。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看见了不要执著，通常我们是这样讲的。而且是看都看不见！不会有的。

就相当于说，看见云彩中间有一匹马，我们说那是一匹马。你现在马都看不见，你能看见什么？这只是一个儿云彩，哪有一匹马？马都没有。但我们现在说，这是一匹马，这是一棵树，那是一个人，这个叫执著。而是马、人都没有。就相当于说，梦中间有只大老虎，醒来以后你还能看见那个大老虎吗？根本看不见。但是我们会认为，只不过是不执著，那是第一步是那么说。到上位的时候，连看都看不见。当然了，你到上位的时候，你连看都没有。连看都没有，是直观的心。我们现在的时候，有眼、耳、鼻、舌、身，到那时候只有意识。万法唯识，只有识；或者叫万法唯心，只有心。这就叫“即一切分別相離”，就是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这样的分别全部都没有了。

你要说无分别，离分别法，要想知道无分别法，你先得知道啥是分别，你才能离。我现在要不分别，你连分别是啥都不知道，你怎么来离分别呢？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学唯识的，一上去就要学《百法》。我学《百法》是为了破百法，可不是说要建立百法。我们学了十二因缘，可不是要建立十二因缘，而是要破十二因缘。我们学四谛法，是要破四谛法。你得知道你破什么。第

一步是知道它，第二步才能破它。结果我们学了四谛，真的有四谛；学了十二因缘，真的有十二因缘；学了《百法》，真的有百法……彻底给学反了，但是我们学的还很有劲儿：你要是不这么讲就不对！什么叫不对？你自己学的不对，还老说别人不对。

你要说无分别，那么——

此言无分别者，应先了知，从初自性有分别相。

要想知道无分别，就是“此言无分别”，这儿说的无分别到底是什么——就是这儿说的无分别“应先了知”，我现在给你说无分别，你就应该先知道“从初自性有分别相”，你得先知道那个有分别相是咋样的。

“从初自性”这时候呢，“有分别相”。“从初自性”，就是最开始的那个自体，“初”就是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你别给我说“最开始”，没有最开始的——曾经有人间第一个种子是咋来的，这就说明你没有明白唯识的种子理论。宗萨有个讲座，说我们不朝战场上来了就不行了吗？是，可你已经在战场上了，你只能与敌人，也就是你的贪、瞋、痴作战，你别无选择。“无始以来”，都是无始，你无始以来都是这样的。我给你说“无始以来”，我给你从哪儿开始？走都没法走，于是就从现在开始，禅宗说“活在当下”。就是说，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分别。你生下来就有分别，你要是没分别，除非你是化人，就是菩萨幻化的、度众生的那个化人、化身人，释迦牟尼佛他不就是化身佛嘛～～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释迦牟尼佛生下来的时候，他也给我们一样，出东门、出西门、出南门、出北门，然后在看见老人、病人……就跟个傻瓜一样。我们就觉得他那么聪明，学什么都会、学什么什么都会，但你看他出东门、出西门，看见老、看见病、看见死……你都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你连这都没见过？你连生老病死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呢？聪明，也挺聪明；傻瓜，也挺傻瓜。聪明的时候，你看他，简直是学什么什么会、学什么什么会，妖精似的。结果的时候，学的尽是些“不着调”的东西，完全跟生活脱节的东西。什么都学了，但是出东门看见一个老头，哦，这是怎么回事儿？看见一个病人，这是怎么回事儿？你学那东西都是搁半空中吊着的，一点儿都不给生活接触，就是人生的经验一点儿都没有，但是他什么都会，净会那些吠陀、天文之类——学吠陀难道就不给人打交道了？天天就是学的那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儿一样，学的时候，做题做的可好了，回来做个饭，不会做，什么也不会做，挺没劲的～～那一天，说我做那饭可难吃了～～

“从初自性有分别相”就是从最开始，这个“最开始”就是无始以来的时候，没法说，于是我就从这儿开始说。或者你在无始中间截一段儿，从安立的那个开始说，那个就是“安立的开始”。从最开始你就有分别，因为你一直有分别，我没法说了，截取任何一段儿，你都有分别，没有分别是不可能的。要不然你就不是在六道中间轮回，只要是在六道中间轮回，我现在给你说一个人，

说一个人是有分别的、说一个人是有分别的，因为六道轮回中间都是有分别的。从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从生下来就有分别，这叫什么？唯识把它叫做“本有种子”。或者说成什么呢？“从初自性有分别相”就是你本来就有，你生下来就有一一我们好多宗教把它叫成“原罪”，就是生下来就有原罪。基督教，什么教，他们都是这么说的。都是这样的。

生下来的时候，人是这样，而且对事物……“从初自性”就是事物本身，对事物本身起分别。对人也起分别，一看砸住我了，我疼。我一看，对桌子也分别、对茶杯也分别……对人、对物，全分别，这就是从一开始就有分别相。对人有分别，刚生下来的小孩，啥都不知道，但是很快他就知道，叫他妈妈抱，不叫别人抱，这是很快都会的。那刚生下来的时候，他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就是说，他是有分别的，然后妈妈就来教，这是茶杯、那是桌子，他是能分清的，这是能够分清楚的。也可能最开始就是说，不知道名字……小孩子刚生下来，不长时间，你搁这儿一叫，听着声音他会……那时候脖子还软，还不会扭，但他知道会动动，朝叫的那边儿去看，都会的，也都知道的。就是说，最开始就有分别。我们现在说的道家，说人要回到“赤子之心”，回到婴儿状态，只不过那个时候分别很轻。后来在社会的大染缸里头，越来分别越重、越来分别越重，但最开始就有，本来就有。

“从初自性有分别相”，从开始你就有分别相。现在就是说，现在要说无分别了，你得先知道最开始都是有分别的。那分别是啥？到底什么是分别？

分別相者，謂取舍二法，即此取舍是自性分別相。

“分別相者”，就是分别是啥东西，“謂取舍二法”，你的分别就是什么呢？要的、不要的，有一部分要，有一部分不要，你能够把它分清楚，最开始你就能把它分清楚。

“分別相者，謂取舍二法”，就是我要的、不要的，任何一法都能给它分清楚。最开始小孩儿的时候，都是以我为中心，人道都是这样，众生道都是这样，以我为中心，我是第一位的，然后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朋友、我的同乡、我的什么，以自己为中心，往外扩展，全部都是这种情况。近的要，远的就不要了，就是近的给远的比较，能先尽近的要，远的不要，都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喜欢的就要，不喜欢的就不要。就是贪、嗔，也就是表现。分別相也就是贪、嗔的表现。贪，好的就取；嗔，就不要。贪、嗔的底层逻辑是“痴”，就是无明，十二因缘中间把它叫无明，习惯上叫痴。分別就是取舍的二法，有贪、有嗔。

“即此取舍是自性分別相”，这个“取舍”就是自性。道珍你学梵文，那个自性怎么说？自性分别，就是“分別自性”。没讲？梵文的构成法嘛～～汉语是动词放前边儿，宾语放后边儿，梵文中间是反过来的。“自性分别”你就把它写成“分別自性”。“即此取舍”，就是要的、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分別自性”，就是分别这个东西本身。

“自性分別相”就是对这个东西本身就行分别。我给它分别的可清楚了，这是茶杯、那是桌

子，肯定不会搞混的。也可能我叫不出来名字，但我一看就知道它不一样，这就叫自性分别相、分别自性相。分别事物不同的样子，一分别的时候，我的样子跟他的样子不一样，那我就比他近，这种情况都是这样。

“取舍”就是对事物本身进行认识。我一看的时候，有的人糊涂，认识不清楚，反正是大体上不影响我生活就算了。一看，这是桌子、那是茶杯，我不把它搞混了，不影响我生活就算了。但有些人执著劲儿比较大，这个茶杯，茶杯是怎么回事儿？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这个茶杯，然后扩展到整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儿，找出来了四大、极微，找出来了分子、原子，又是什么东西，那就变成科学家了～～一般老百姓的时候，管它呢，不影响我生活就算了，这是只在这某一个层次上。但科学家的时候——你这个层次，实际上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东西？就相当于说，我们看那些哲学书中间的，我问的是这个，你老给我回答是那个。其实人家那个，是把底层逻辑回答了，上边儿的逻辑自然就没了。说，你那么复杂干啥呢？

我老是举那个“人是绝对的自由”的例子，绝对的自由？我想当总理，怎么当不成呢？认为这就把人家哲学家给破了。其实人家说的就不是这东西，人家在说那个，你搁这儿说这个。其实，你把那个底层逻辑破了，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结果你给我说了半天，写了一本书，我还是不知道～～就是这个问题。

我不是有《解惑录》吗？人家说，很多时候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搁这儿问个问题，你给我绕绕绕，把我绕了半天就是没给我回答。什么叫没给你回答？我不是说了嘛～～怎么没回答？但人家说，很简单，你就直接给我说。我直接给你说～～直接给你说，我是傻瓜。你那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回答，你还认为是什么东西。

每一次讲座结束以后，有人提问题……在外边儿讲课的时候，他要求你讲一个半小时，必须留十分钟时间给人家回答问题。说实在的，他能问出什么问题？从来就没听过，听一个半小时，不把你听糊涂就不错了，你还能问出来问题？根本问不出来问题的，问那问题挺不着调的，但是你还不能说他的问题不着调，于是就绕绕绕，把那时间浪费过去就算了。有时候他提那问题可不咋地了……那时候，叫我搁那儿讲了两天的因明，最后问我一个什么问题呢？因明有什么用？好没劲儿！有没有用，你问这干啥呢？你要是这么问，你就别问了，你干脆别设这个课，不就完了吗？你还设了这个课。在浙江宾馆吧～～讲了两天，很好玩的。

现在就是说，“即此取舍是自性分别相”，就是我是能够把这事情分清楚的，这才行。我要是分不清楚的话，那就麻烦了，有时候是会出问题的。比如说，苹果跟梨，你分不清楚，这个事情不大。但有时候分不清是啥蘑菇，是会出问题的。这个蘑菇跟这个蘑菇，看着都是蘑菇，你分不清的话，你一吃就会出问题的。“即此取舍是自性分别相”这个“取舍”叫什么东西呢？就是选择，“自性分别”，就是分别自性，梵文语法中间的。

由此即起有漏事相，以有漏相故，即有五取蕴。

“由此即起有漏事相”，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个分别，“分别”是啥？就是“取舍二法”，就是贪、嗔二法的表现。你有了取舍的这二法，取舍就是自性分别，就因为这个，就起了“有漏事相”，就是烦恼。就因为这个，所以说你的烦恼就起来了。我想取，有时候不一定能满意的，有时候想取却取不到，有的时候费了好大的劲儿，取却取不到，有时候扔也扔不掉。“取舍二法”，想取的取不到，想舍的还舍不掉，这种情况挺愁人的。这时候，烦恼就起来了。

有了烦恼“以有漏相故，即有五取蕴”，因为有了烦恼，所以说就有了五蕴，五蕴就是因为烦恼而来的。五蕴，我们平常把它叫成什么呢？蕴，就是堆儿，聚成一堆，同一类的放在一起，一个集合。五蕴，就是把世界分成五类，下边儿说了就是：色、受、想、行、识。观音菩萨说“五蕴皆空”，五蕴全都是空的。但他把它翻成了五蕴、五取蕴，五蕴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五取蕴是强调了一个“取”。

五蕴是你自己拿来的，怨不得别人。就是说，五蕴全是我们取来的，你要是不取，自然就没有五蕴。就是说，我一看见色，这也是色、那个也是色，不由自主的把它给分成集合。就是我们的意识马上就：唉，这是同一类的，它是同一类的。就相当于说人一样，这是我的，这是我一家人的。我一家人，就比我朋友要近吧；我一家人，就比我同乡要近吧……马上就分类，这个就是五蕴。你一定要分类的，这就是你天生的，叫什么？你生下来就是干这事儿的，也不是生下来就是干这事儿的，这是慢慢慢慢要断的，只能说你天生带来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业力”。

你说你不做行不行？不行，想把它甩了都甩不去的，这就是“取舍二法”，你已经拿来了，已经把它取过来了，取过来以后，想走？“请神容易送神难”，可难了，总是甩不掉。就是说，五蕴全是我们取来的，就是“取舍二法”，你取过来了，你取过来后，你要是不取，就没有了。“取”是什么东西？就是借债、就是造业。你借债了、造业了，它自然就来了，它自然就跟着你，想甩都甩不掉。

五蕴就是我们梦中间的，我们会做梦，不睡觉就沒事儿，但问题是你不睡觉，你觉得受不了，人太累了。一定得歇一段时间……像小孩儿们睡十几个小时吧，二十个小时？二十个小时。长大的时候，七八个小时就行了吧，你还是睡十个小时，那就太懒了～～一般来说，成年人最多睡八个小时，一般睡五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五个小时到八个小时属于正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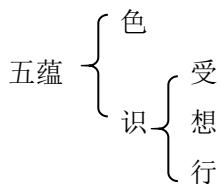
插话：我问一句，这个“取”是十二因缘中的“爱取有”的取吧？

中啊～～就是我们把它取过来了，那就这样了。所以我们的天性就是马上把它分类，马上分别这是桌子、那是茶杯。桌子给桌子放一类，茶杯给茶杯放一类。本来就是这样的，结果有的人比较懒，房间弄的乱糟糟的，不分类，没把它归置整齐。我的房间也够乱了～～

五取蕴是哪几个呢？

五取蕴者，谓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

五取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实际上是两类，一类是色法，一类叫心法。色法，就是色蕴，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些。下边儿的，受、想、行、识这些是心法，就是指我们的认识——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有顺序的。我们学《八识规矩颂》，说有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染净心、等流心……人的一念之间，把这几个步骤走完了，就算一念。唯识上说的详细点儿。这儿呢，受、想、行、识，简单的把它分成三步了。受，就是接触了、接受了、感觉到了。比如说，我眼一睁，感觉到有一个东西，感觉到了就叫做受，就是知觉，感受到了、接受到了，叫做受蕴。然后想蕴，就是形成概念了。我想想这是啥东西，我看的时候，哎呦，第一念间接接触到了、看见了，接着来分析这是啥东西，形成概念。行蕴，就是取、取来了，就是拿过来了，总体上来说，它就是识，三个成就了一念心识。色、受、想、行、识，色是色法，受、想、行、识实际上就是识。你们画的时候，可以把它画成——



识，平常把它叫心。识下边儿又分成：受、想、行。行就是把它拿来了。拿来是什么东西呢？应该是心把它拿来。佛教中间说“一切唯心造”，就是心把它拿来的，觉得这东西该归我的。但是，通常在对凡夫说的时候，身行、口行、意行，我们说心法的时候，把它说成意行就行了。因为意行就是心念，三业之中意业最重。因为只要意业一牵动，就能显发出来身、口，它是会随着动的～～就是因为意行导致了身行、口行。

前边儿他要说说无分别法门，菩萨听到这个无分别法门，心要住在无分别法门、无分别心上，这时候一切相分离。你要想知道无分别，你就要先知道知道什么是分别。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取、舍，它的表现就是取、舍，取、舍就是分别自性。因为有这样的分别，所以说有了烦恼，有了烦恼，所以说就有了五取蕴，就有了五蕴。有了五蕴，整个世界就起来了，你的世界就是这样来的。这个可以用不同的说法，他这里说成了有漏事相、五蕴。我们平时说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有色法、有心法，但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把它说成十二因缘，十二因缘也是构成三世六道轮回，整个世界也是这样解释的，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哪个都行。

好，这是第一段。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第二段。我们不是要离分别的吗？要想离分别——当然了，这个法门就是无分别，那我们都不能有分别。要想不能有分别，就得先知道知道什么是分别。知道了什么是分别，怎么来离分别？下边儿就说离分别的法子。

“善男子！云何得离自性分别相？”

怎样才能离分别？“离自性分别相”就是离分别自性相。你怎么才能离呢？你不能起这样的念头。

谓不现前别异作意，如是即离自性分别相。

你只要不这样就是。说起来倒挺简单，你只要别这样，那就是。问题是，我就是这样，我也不想这样。不想怎么样呢？“谓不现前……”现前就是现行、显现在面前。不要显现在面前什么东西呢？“别异作意”，别，就是另外的；异，就是不同的，不要这样想，不要有这样的念头——这是分两步的，我们先说最明显的这一步。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看见一个东西：色、受、想、行、识，色老是放在五蕴的最前边儿，因为现在的佛法，是在人间传播的，而人，最明显的是色嘛～～我们就先来说色，色就是看见的。比如说，我看一个东西，不是看见一个东西，看见的只能是颜色，你看见的只能是色，色只能是颜色，看见的就是颜色。当我看见颜色的时候“不现前别异作意”，不要有其它的想法，就是不要让别的想法起来。当我看见的时候，不要让别的想法起来，就是说，不要有另外的作意起来。这个“不现前别异作意”，就是，不要让另外的心念起来，不要有另外的想法。怎么不要有另外的想法？就是说，当我看东西的时候，就不要有想法，就是只管看，不要在上边儿再添加，不要再增益。就是说，我看的只是青黄赤白，不要想着：唉，这是不是个茶杯？不要想着这个东西是个茶杯，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看见的就是颜色。也就是说，只有现量的看，不要有比量的分别，就是不要分别这个看，就行了。这个就叫做“不现前别异作意”。

看的时候，只管看，不要分别它到底是啥。听见声音，也是只管听，不要分别它到底是啥。色、声、香、味、触，全就是这样。那就是说，该看看，该听听，该怎么着怎么着，但是不要起分别。说起来简单，不起分别、不起分别，我哪能做到呢？做不到。他说了，不要让我们起作意，也就是说，当你看见的时候，不要有别的作意；听的时候，不要有别的作意，就是不要让别的作意现前，色、声、香、味、触全就是这样。这样就叫做“如是即离自性分别相”，这样就没有了自性分别相。因为你看的时候，是有能、有所的一眼看，看见一个对象，这时候“离自性分别相”，就是离分别自性相，就是说，不要认为这个分别自性……就是分别这个认识对象是个啥，你就只管看色，看这个色、听这种声，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要知道你的看，实际上是个啥？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其实已经是描述出来的颜色，那是什么？那是佛陀给我们画的一个地图，你一步都没走。你即使把这个看见色、听见声——我们现在说看色、听声，不起作意，不起看见的是茶杯、听到的是鸟叫，而且你的这个“看”本身就是一个画像，就是你看见的本身也不是色。那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我看的色实际上是眼和意识两个的合谋——眼和意识它俩合谋，说我看见了青——色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色就是这样来的。也就是说，我给你说了只看，不准作意，可是你这时候老是拉着意识，两个来干活，

从来你就不单独干活。我叫你一个人干活，就是你一个人只管看、只管看、只管看，你老把眼识跟意识绑到一起……

插话：境、眼根，如果是相触，不把意识带进去……

我知道你做不到，你要是能做到就好了。

插话：那是现量。

结合的当下是现量，接着进入比量。

插话：对，我就是当下那一刻。

眼看色，眼认识色，它两个是什么东西呢？不准起作意，没有意识来参与，不准意识参与。但是，它（色）就是意识的结果，它已经是意识的产物了。我们现在说的时候，眼看色，但这个色，实际上已经是意识的产物了拉，想剥都剥不开了。所以，必须把它回到第二步来……

插话：这个地方太不简单了。

这是佛给无分别光菩萨说的～～但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不现前别异作意”，就是不能有作意、不能有作意，不能有别的作意。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叫有别的作意，不叫有别的作意，其实它已经是作意的产物了拉。

插话：这个应该是证道以后才可能，否则的话就是不行。

事实上是那样，但是你现在心里头得有个地图，现在这个地图得有。就相当于说，我现在准备朝那个地方去的时候，猛然间你连个感觉都没有，但是，比如说我朝某一个地方去，他给我画张地图，这个在这儿的……在这个地图上我知道，我现在是朝北边儿去的，这是有用的，也不能说没用。

“云何得离自性分别相？”只要这样就是做到了。这是远期目标。

若异自性取相是有所行，此不能得无碍相应。

“异自性取相”就是说，有别的东西认识，认识成了别的东西。

插话：认错了吗？

错不错？什么叫错？错是和共许的不顺了……就是比量了，就是说，只要有比量，就是有所行。也就是说，只能是现量，不能出比量。

“若异自性”就是当成了别的，“取相”就是认识，“异自性取相”就是认成了别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步的时候，说眼看见的是青黄赤白，结果我说我看不见的是茶杯，这就叫异自性取相。这是什么呢？“是有所行”，这就是有行蕴，“行”就是心行，这就是心搁这儿活动了，就是意识参与了，这就是已经有了意识，就是取不同自性的相，“异自性取相”或者说成这是个茶杯、那是个桌子，我能够把它分清楚。你只要一看它两个，一分清楚，那就是有意识参与。就是取不同自性的相，就是看见这个、看见那个，这已经是意识的参与了。

“此不能得无碍相应”，只要有意识参与，那就一定有障碍，障碍就来了。不能让意识参与。这个时候，我们得把它说成什么东西呢？眼、耳、鼻、舌、身、意，这样说，你不能在这儿说，眼识就是意识的一部分，眼识是意识在眼上的体现、意识在耳上体现，不能那么说。这时候我们先把它说成眼、耳、鼻、舌、身、意。只管看，不要叫意识参与。有意识参与，那就有障碍。有障碍，就是有分别。

“此不能得无碍相应”，这就达不到无碍，无碍还有个熟练的程度，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或者有一个什么人，他起了个念头，说造一个电脑就好了，当然了最开始也不叫电脑了，反正就是起了某一个念头，然后他就把这个念头，反复的熏习、反复的熏习，慢慢慢慢造出来了一个简单的电脑。随后又有别的众生来参与，最后好多人来参与，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么高级的电脑，而且它还一直在进化着，谁知道它以后会变成啥样。这就是说，先是有一个念头，最开始的时候，是不熟练的、是不成熟的，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我们说技术的成熟，是外在的成熟，但其实内心里的想法，也有一个逐渐成熟。于是就导致了这个东西越来越成熟。电脑是这样的，桌子也是这样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

桌子，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桌子……桌子是啥时候有的？以前的“胡床”^①是宋朝还是唐朝？反正不管怎么着吧，慢慢慢慢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就越来越复杂了，那就复杂点儿——就是人心的变化。人心的变化，在外在的变现，就不一样，结果现在生下来就有桌子，生下来就有茶杯……都是这种情况。孔子那时候，他肯定没想到过，生下来有电脑，那时候的人，还没有这想法。都是有了这样的想法，有了这样的念头以后，慢慢慢慢变成障碍了。熟练了，它就障碍了，这就是意识参与了。

下边儿要说修行的事儿了。怎样才能做到？这是一个目的，怎样做？大乘修行很简单，就是六度四摄。小乘的修行也是，禅定啊，说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大乘就是拿六度四摄来说事儿的。

是故应知，布施无色、无分别相，

怎么修行呢？我们要布施的时候，没有色、没有分别相。没有色，其实就是“三轮体空”。布施的时候，不是有法施、财施、无畏施吗？我们就拿财施来说，这时候财施表现就明显，你没有色，我送出去、布施出去一个东西，没有这东西，没有这色相。我们不能有这个色相，就是没有东西。还有一个“无分别相”，没有东西的时候，你咋分别呢？分别的时候，我送的是“四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只能送这些东西，但现在的时候，送的是什么？钱呀、吃的呀等，是这些东西，吃的是可以的，还有什么东西呢？反正我也说不清啥东西，各种各样的都有。经典说的“四事供养”就是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四种东西。

^①胡床，亦称“交床”、“交椅”、“绳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从附图中可见，马扎功能类似小板凳，但人所坐的面非木板，而是可卷折的布或类似物，两边腿可合起来。古代床的演变：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216/14/3328689_337593795.shtml

现在就是说，送东西的时候，这个是医药、这个是衣服，医药跟衣服不一样，你这是分别吧～～这是我送的，送的是这个……这是有区别的。

现在说，不能有色相。这个不能有色相是什么东西呢？有人比较，比较成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从经典上看见，那个老女人点了一盏灯，我们念过那部经。这个人送的是身上披挂的璎珞、珠宝，他呢，就点了那么一点儿油灯，人家那个比这个多，是这样的分别。最开始不要有这样的分别，不要有多少的分别。

我们现在一定是无色，就是说没有东西。你送的东西，其实送的不是东西。你送的东西，我们现在不要有“东西”的区别。东西它是梦中的幻相，它要引发你的那个心，引发起布施修行的那个心，那个才是真的，一切唯心造嘛～～要那个心，而不是说要——我送的东西挺值钱，你看你送的东西不值钱，不能这样。那个“东西”就没有，那就是没有这样的色。

没有分别，就是不要有意识参与。只有背后的无形的影响，你做事儿的时候，自然会熏习进去的。就相当于说，任运自然，春来草自青，它该有了，自然就有了。你送出去，自然就有。你不要想，送出去的时候：唉，这个值钱，我的功德就比他那个功德要大。没有这么回事儿。

说，没有东西，没有什么东西呢？没有这分别。没有东西，是说没有“我送出去的”，或者是说“我送给佛陀的”，不能有这样的想法。菩萨接受了供养以后，一份给释迦牟尼佛，一份给乞丐，这是哪部经说的？忘了。反正就是说，那东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不是说一个乞丐就没有佛陀高贵，一样的。我送出去，是对治我的贪心，而不是说比较他比他高贵，他不如他，不是这样的。所以，送的时候一定得“无色相”，但是我们现在无色相做不到，你不是做不到，你一定能做到～～慢慢慢慢，那就是个目标。一定不是送出去的东西，送出去的那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一定是梦中间的幻相。

“布施无色、无分别相”就是要三轮体空进行布施。

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无色无分别相。

“无色”与“无分别相”之间加个顿号，因为这个前边儿有个顿号，给它统一一下子。说，布施要这样，整个六度都是这样的，没有色、没有分别相，这样才行。为啥呢？我明明显显送出去了，怎么送了半天我没送啊？没有色、没有分别，咋了没分别？就像人家说，没有意识我还能活吗？肯定得有意识。为啥呢？看下边儿的解释。

何以故？谓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

“谓自性无色”，就是没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那只是梦中的大老虎而已。“自性无色”就是本身就没有。梦中间的一只大老虎在吃人，那个“梦中间的大老虎”根本就没有，这

叫自性无色。

然后“功用无色”，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学唯识的时候，学了一个“无体但有用”，差不多都是这么说的吧？体空用不空，扯！体空，肯定用空。没有的东西，怎么能起作用呢？但我们经常举的例子，我们也是那么说，那是第一步说的，第一步说是可以的。但第二步的时候，你不能老那么说。在《唯识二十颂》中间说“如梦损有用”，它前边儿说四个问题的时候，说东西是空的，但用还是有的。我们常举的例子是“杯弓蛇影”，喝进去蛇了没有？没有，但是真病了。还有淝水之战的时候，八公山上“风声鹤唳”，有没有？没有，但是把你吓破了胆。

曹操的“望梅止渴”，有梅子吗？没有，但说有，结果把将士的口水给勾出来了。这叫什么东西呢？有梅子吗？没有，哪来的梅子的用？没有东西，当然就没有东西的用。那个“用”是什么呢？那是心——就是说，东西的用是没有的，但是心的作用还是起来了，你的心是活的。就是说，梦中间的大老虎，梦见把你吃了——是真没把你吃了，梦中也真不会有吃人的这个作用的。但是，你的心中间有一个“老虎会吃人”的心念，它还是有的。你见过啊？没见过，妈妈教的，生下来，我奶奶就天天给我说：再哭的时候，狼把你抓走。差不多都没见过狼咬人吧～～你可能一辈子没见过一个，但是你看见狼就害怕，你见了狼你还不一定认识。动物园里见过狼，现在动物园里也没狼了吧～～有啊？网上有个笑话，买票参观，结果进去了，一头驴搁那儿拴着。说，我十五块钱来看头驴～～搞笑，我花十五块钱来看头驴，我村子里就有～～你有什么办法呢？

插话：你这说的跟以前说的不一样了。

这就是说，以前是那么学的，现在要把以前学的给反过来。就是说，当到最后学的时候，还要把这个反过来。它是一步一步反着的，打着滚儿的往前上，打着滚儿的往前修行，你不能老坐这儿不动。该往前走走，就得往前走走。没有说以前的错，就是说以前学的，只在那个时候使用。现在的時候，一定得把前边儿的破了。把前边儿的破了，才能往前走一步。最后的時候，你还得把这个破了。慢慢慢来。

现在这里说“自性无色，功用无色”，作用也没有，所以说体空、用不空，没那回事儿的。体空，用就是空的。用不空的话，那还得了吗？用一定得空，“功用”是无色的，作用一定是没有的。

然后“真实无色”，这一个麻烦——我给你说的真的也是假的！就这个，就这个意思～～

插话：这不是白说吗？

什么叫白说啊～～就是说什么东西呢？你所学的依他起，其实还是遍计执！我给你讲了半天依他起，我给你讲的那个依他起，本质上还是遍计执，就这个意思。我给你讲了半天真实，实际上我给你讲的真实，仍然是安立的、是个地图而已，就这个意思。梦中间给你讲了半天佛法，全是安立的。我给你讲的真实，都是安立的，何况那个假的，那就更是假的了。这就是真实无色。

现在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作用也没有，连我给你说的真实都是假安立的。

若起别异作意，欲离分别相者，即后有无色、无分别相可离；

这就是三个步骤，修行的时候三个步骤。第一个，生起了另外的分别，“若起别异作意”就相当于说，我看见了一个茶杯，你看见的实际上不是茶杯，你看见的那是色，第一步我说看见的是色。但是，你说这个是茶杯，这就是分别，这就是第一步。“若起别异作意”第一步，有分别。

第二步“欲离分别相者”，这就要把分别相破了，第一步有分别，第二步破分别。

第三步是什么东西呢？“即后有无色、无分别相可离”，就是把无分别也要破掉。

“若起别异作意”就是生起了另外的分别，这样的认识，就是有分别，“欲离分别相者”，还要离分别，“即后有无色、无分别相可离”，还得把无色、无分别离了。三步，一步一步都得做。

如是即有所行，而不能得无碍相应。是故应知空、无色、无分别相。

“如是即有所行”，这样就是修行，我们修行就要这样修行。这个修行本身来说，我们应该说是无分别的，但是你修行的时候一定是“有所行”的，就是说“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该走的路还是要走的。“如是即有所行”，这个就是有心行，“行”就是心行、心的造作，一定是在心里有造作。

也就是说，第一步的时候，我们有这茶杯、有这桌子，这个就是造作、心行。有这样的心行，但这样的心行是不对的，我们得有无分别这样的心行，你不分别仍然是心行，然后把无分别也得破掉，还是心行嘛。

但是，这样的心行，“而不能得无碍相应”，就是说，你这样了，实际上是什么？还没有“得无碍相应”，就是还是有分别，这就是在修行的道路上，这还在修行的路上。我们说，一步一步这样走，你这走还是有分别的，这还是在路上，还是有分别的，这时候还没有达到无分别的阶段，没有达到无分别。

“是故应知空、无色、无分别相”，所以说，你应该知道，要知道什么东西呢？空的、无色的、无分别的，一定得牢牢记住。就是说，一定得知道那个目标。这个是“路”，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还有所行，还没有达到无分别境界。但你的目标一定得知道，是“空、无色、无分别相”。“空”就是指的梦中间的所有的一切法，全部都是没有的。一定是梦中间的所有都是没有的，连给他说那个真实法，仍然是没有的，那个也得给它去掉。无色，就是一点儿东西也没有。无分别相，一点儿分别都不能有，有一丁点儿的分别那就不行。

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无色、无分别相。

把标点符号再加一下，就是“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无色、无分别相。”“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是一回事儿。到具体说的时候，或者在字典上查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儿不一样。就是因为对一个东西描述的时候，有人强调这一方面，有人强调的是那一方面。

“真如”就是如真，就跟真实一样，就像真实那样。因为它像真实，所以我们干脆就把它叫成真实了，但实际上它还不是真实，它是真实的边儿。什么东西，都得知道那个边际，这是有分别的，那是无分别的，在有分别马上就进入无分别的时候，到边儿了，就挨住那个无分别了，挨着的那个边儿叫真如，已经像真实了。

“实际”就是真实。“胜义谛”，圣者所见的那个真理。我们现在有一个胜义谛，有一个世俗谛。世俗谛，就是大家说它是真理；胜义谛，就是圣者说这个才是真理。世俗谛，就是说大家说它是真理，实际上它不是真理。就是说，世俗谛实际上不是谛，但大家非要说它是谛，那你也没办法。大家都说它是，那你就跟着说是吧。不然的话，大家不让你活了。大家都说它是，那就说吧，但事实上它真不是。

“法界”我们把它分成了“十法界”，通常把它说成是十法界，就是佛、菩萨、辟支佛、罗汉，下边儿是六道。十法界是什么意思呢？都是法界，就是说，十法界我们之所以把它分成这十种，是因为我们需要，事实上没有。

十法界，实际上是一合相，但是我们要把它分成十份儿。地狱的，你就是坏东西；佛的，那就是好东西，实际上没那回事儿，没有好坏之说。我们说这个是菩萨，那个是佛，这个就比那个低点儿，佛就比那个高点儿。我们说，这个叫六凡，那个叫四圣，实际上凡圣本质上都是清净的。但是，我们现在说凡夫是染污的、杂染的，圣者才是清净的。

为什么我们一个圣者都没见到？为啥你见到的全是凡夫呢？因为你自己太差了、自己太瞎了，老是看不见圣者，你看见的全是凡夫。但是，我就想出来个圣者，我没见过佛，但是我想着有一个佛。你没见过，你没见过有人见过，舍利弗见过、目犍连见过，可问题是连舍利弗、目犍连都没见过。舍利弗、目犍连都没见过，但我见过书上的，书上的不也是现代人写的吗？这套佛经不是杨新宇他们编的吗～～那就是，慢慢慢慢给它推过来，实际上是什么？你自己需要，你内心不安。但人家给你说，这里边儿能安，于是你就抓一根救命稻草，到底能行不能行？人家说行，我就先抓住吧。到底行不行，可能修了一辈子，也还没觉得行，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法界，实际上是一合相。我们现在是把它分成了十个，然后把它合起来。你放心，十个你也没把它分开，你想分，也没把它分开；你想合，也合不住的。就相当于说一个人一样，我们把人分成了头、颈、躯干、四肢，你也没把它砍开，想砍，人家也不让你砍。你说你把它合起来，根本就没分，需要你合吗？也不需要你合。所以说，砍也没砍，合也没合，一合相本质上就是一合相。但是，我们现在说，这是十个呀，它明明显显分了十个。你分什么十个了？你不全是人吗？说那个人是圣者，那个人是圣者吗？在你的心目中，他真是圣者吗？未必。只要是圣者，你肯定

见不了的。你见到的全部都是凡夫。

我们现在把它解释成什么东西呢？圣者一显圣迹，马上就离开了，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看见的都是凡夫，这一个人如果他一显现圣迹，大概快死了。永明延寿大师，他们说是阿弥陀佛化身，临死的时候才显一下子阿弥陀佛化身，是不是这种情况？没有活着的时候，哦，我是阿弥陀佛！那你是神经病，你肯定是个魔鬼，经常都是这种情况。

好，今天先说到这儿。阿弥陀佛！

2018年6月25日

我们还接着说《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当时莲花戒跟大乘和尚摩诃衍，他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双方的讨论，现在人的评议也挺多的，专门有一本《吐蕃西藏僧诤记》，还有一本《顿悟大乘正理诀》，当时的辩论……都说禅宗大乘和尚说一切都不思、一切都不想……但禅宗是这样理解的吗？……

插话：当时的讨论，是在啥时候？

唐朝。当时，汉地的佛教传入西藏，印度的佛教也传入西藏，结果两边儿传的不一样，因为他们两边儿的说法不一样，于是就进行了辩论。辩论了好长时间，反正就是来来往往好多次。当时他们都说汉地的摩诃衍是禅宗和尚，但他们讨论的，真不是禅宗的问题。按现在人的解读，以前的人都说，在藏地的资料中间，都说汉地的大乘和尚输了，于是西藏就变成了密宗的天下，就是现在的密宗。他们都是这么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

但现在搁敦煌文献里找出来了当时讨论的问题，他们中间讨论的来来往往好多回合，都找到了……西藏僧诤并不是一次性的辩论，他们辩论了好久，有一度汉地和尚还占了上风，于是藏王下令，以后允许你任从传法^①。但后来的时候，汉地和尚呢，汉地人到高原上……于是他就回来了。他这一回来呢，你当面说我的坏话了，我还可以辩解辩解，可是你走了，怎么都没办法了～～人家愿意怎么说你，你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结果现在都是密宗的天下——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汉地佛教传播速度过快，这才是拉萨对辩的主要原因。佛教传到藏地，一下传播速度过快，于是吐蕃赞普让莲花戒等对阵摩诃衍，莲花戒一方有三十人，而摩诃衍一方只有三个人。组织这场辩论，目的就是要遏制汉地禅宗在藏地传播的势头。杨富学先生、王书庆先生就有这观点^②。大家可以想一想：佛教传到汉地，先时有一两百年悄无声息，到汉末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佛教一下子大发展，这速度超出了中国文化的心理承受预期，就因为这传播过于快，所以有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的灭佛。佛教的教义严谨，从理论上中国文化很难遏制它，才有了三武一宗的暴力灭佛事件……

^① 《顿悟大乘正理决叙》原文为，“大宣诏命曰：‘摩诃衍所开禅义，究畅经文，一无差错，从今已后，任道俗依法修习。’” <https://wenku.baidu.com/view/1b07275c4431b90d6c85c76e.html>。

^② <http://www.tlfjw.com/xuefo-221852.html>。

现在藏地人介绍拉萨对辩的时候，还说大乘和尚影响极坏。说一切都无思、一切都无想……现在人解读的时候，你要是一切都无思、一切都无想，你那还是佛教吗？但禅宗是这么个意思吗？你看看这部经中间——当然了，这部经翻译的比较晚，是宋朝翻译的，但唐朝的那个汉本，那是敦煌文献里找到的，那应该比这个要早，他们看到的大概是那个本子，那个本子人家也不是这样讲的。咱们不管怎么着吧，反正是没办法了，就是“无奈的既成事实”，因为人家的那种话，已经传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已经接受了那个东西。

学者们说，我把那个文献找到了，你一千多年来一直在说谎。你说谎说了一千多年，还不改过来？但老百姓才不管你那么多，学者们说我有文献证明，确实不是那么回事儿。但外边儿大部分人，谁听你们学者的说法呢？没人听他们说。于是谎话说了一千年，就成真理了。说了一千年的谎话，谎话就变成真的了。就是那么回事儿，没办法。

这部经，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无分别光菩萨，起来请佛说说怎样才能够入无分别法门？因为我们在凡夫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都是有分别的，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世间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分清楚这个是茶杯、那个是桌子、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都是这样给它分开的。实际上这么多的东西，我要是不把它分开，就乱套了，那就没办法交流了、没办法生活了。但是佛陀说什么呢？他说“五蕴皆空”，就相当于说，笼统的给你说五蕴皆空的时候，我也能够给你分析分析。比如说，我们讲《心经》的五蕴皆空的时候，色、受、想、行、识，一个一个给你分析，你分析的都对，我都承认，但中间的时候，由这个分别怎么过渡到无分别呢？我该怎么做呢？这时候讲的就是怎样才能够进入无分别。

进入无分别的时候，怎样进入呢？让我们的内心进入……就是说，我们的内心真正的来体证到无分别。现在这个东西，他就是再说，你都进不了～～为什么呢？他说的方法很简单很简单，简单的就是重复重复再重复，天天就重复，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叫我天天干这个，我都烦～～就像人家说，再好的东西，你要是天天吃，你还不烦呀？你没有什么不烦的。一定得要干干歇歇、歇歇干干，就相当于我们干活，我们现在干五天活，就得歇两天，你总得叫我休息两天，你天天叫我搁这儿想着……

干什么事，其实任何好的方法都没有，就是一个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让它熟练。熟练了以后，到时候一看见，马上这是好、这是假的，一看见马上就是假的，慢慢慢慢熏习，熏习的时间长了，自然就出来了。就相当于说打乒乓球一样，你这个错误的姿势，教练有什么办法呀？把正确的姿势练上个几千几万遍，就行了。当球一来，你自动的反应，正确的姿势就出来了，你就没事儿了。就那么简单。

《心经》中间讲过，现在这部经，其实跟《心经》讲的一模一样，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那里说五蕴皆空，然后十八界皆空、十二处皆空，然后四谛皆空……都是这么说，现在说的，不还是这东西吗？还是这个东西。就是每一次说、每一次说、每一次说，这时候我们说这是《金刚经》上说的、《心经》上说的、《般若经》上说的，我一本一本读，把它抽开读，放在一起的时候，它

也挺重复的。《阿含经》你把它翻一篇儿，还是这个东西；翻一篇，还是这个东西……《般若经》，不也还是这个样子？其实都是这个样子，这个道理其实都是这个道理，没什么办法，就是不断地重复。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呢？桌子、凳子、山河大地，我们都能够看到，你这个东西，自然是在重复了，你重复的遍数实在太多了，不知道你重复了多少世了，无始以来你就是搁那儿重复，重复的太多了，那就是有了。

无分别光菩萨就说，你给我们说说这个入无分别法门。好啊，那我就给说说。其实再说，也还是给别的地方说的一样，不过是话变了，理还是一样的。

上一次咱们说过了，“若诸菩萨得闻增上无分别法，住无分别心，即一切分别相离”，就是那东西。什么叫无分别呢？“应先了知，从初自性有分别相”，分别相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取、舍二法，这都是很简单的。别看解释的时候，好像很复杂似的，你想想的时候，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不过猛然间读的时候，话有些别扭而已，这是因为时代的关系。也不知道宋朝人说话像不像我们现在人说话，唐朝人说话像不像我们现在人说话，可能我们给他们都说不成话。他们说话，我们说不了，我们也听不懂，我们说话，可能他们也听不懂。这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他们的文字，能看懂。他们这些文字，跟文学家写的文章不一样。文学家写那文章是刻意训练出来的，他们那些人写的文章，相对来说变化还不算太大。像我们现在人读唐诗，你别看那个东西觉得就跟大白话一样，“远上寒山石径斜”，好像现在也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候人说话跟现在人说话，至少在文章上来说，跟他们觉得没什么隔阂。但那是什么？那是从训练的人那儿出来的。而他们这些是什么人呢？一个印度人跑到中国，你还经过汉语语法训练？你根本就没经过那个训练，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怎么想就怎么说”，那算完了～～这就导致一个什么东西呢？现在人说话，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是大白话这样写出来了，过了不久，马上就看不懂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话变化实在太快了，像现在人给那儿说话，说着说着的时候，猛然间说些词语——那是什么词语哟，你哪能听得懂呢？根本就听不懂，人家说“普大喜奔”，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不知道吧～～那是什么？临时用用，过了不久，它马上就淘汰。这叫什么？网络用语，马上就淘汰，根本就不知道这东西是啥。人家说“图样图森破”，你说这叫啥东西？是江泽民的一句话～～江泽民英语发音又不标准，用汉语给他标出来就是那个东西：太年轻、太肤浅……现代人说话的时候，你要是怎么想就怎么说，真的很快就看不懂了，它过时得太快了。

现在人读唐诗、读唐朝文人的文章还是能够……当然了，有的东西只能体会。我们现在评价的唐宋八大家，评价王安石的时候，像“高山”什么东西；评价苏东坡像“流水”什么什么……反正一系列的山山水水，你也不知道它是啥东西，但是体会它那个意境。有的人像很高的峻山，有的人像山坡，温和，但是你能体会出那个感觉。现在人看的时候，虽然你说不出来，但是那个感觉还是有的。就是说，经过训练的人写出来的文章，给大白话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一个印度人，跑到中国，他没有经过训练，就相当于说，玄奘法师的文章怎么那么憋屈，看着那么憋屈。人家说鸠摩罗什的翻译怎么那么好、那么顺当，都能够流传，玄奘法师那就不行，就是因为玄奘法师没有经过训练，从小就出家，确实是不会写文章。而窥基法师写的文章，那气势，就比他师父写得好。当然了，他师父讲讲，他写写，但那气势就不一样了。

当时我在九华山的时候，要编语文课本，人家说我们就读《古文观止》，这个当然好，但在那文章的背后，它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是无声息的影响你，所以这时候我让选点儿宗教的。选莲池大师《竹窗随笔》，这个也不是不可以，光选这个，就太单一了，得选好多人的才行。你光选一个人的时候，文章的风格太单一，就不行……

学语文，学啥时候？学汉朝到隋唐，因为这一段时间有大量的佛经翻译，翻译佛经都受当时时代背景的影响，所以用这时候的语言更好。老师说：我选不来，要不然你选～～我就选了好多篇……唐朝的时候，我就选了好几篇窥基法师的文章。当然了，窥基法师也没有专门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序言之类，比如《因明大疏》的序，写的就很有气势，让咱写个序言，也写不了人家的气势。人家真是大家族出身，本身气质就好，受的教育好，经过训练。玄奘法师从小就出家，他确实没经过训练，写的文章挺糟糕的、挺不好的。当然了，准确是准确，你那文章没经过提炼，至少他翻译的不是太好。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则是团队的力量强大……

现在我们读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的话，叫他搁那儿说的绕绕弯儿……这篇文章很重要、很好，但是读起来憋屈，用词不好。现在人对它的评价很低，说读不通，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是能够读通的。我倒是认为，因为他是印度人，所以写文章写不好，但至少人家能说清楚。不是他们说的那些，说人家没说清楚。不是没说清楚，那是他们理解的不到位。

在《圣入无分别总持经对勘研究》那本书里头，沈卫荣基本上是研究藏传的……藏传佛教有一本书可流行了，叫《四宗要义》，中间就讲经部、有部、中观、唯识，他是把中观当成最究竟的。把中观当成最究竟的也没有关系，你说它最究竟，那是你学的那个观点。就相当于说，我学天台的，当然我说天台最究竟了；我学华严的，当然我说华严最究竟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歪曲别人的，你光说你的好，你别说人家的不好。你如实的介绍别人就行了，没必要说别人的不好。结果他全是歪曲的搁那儿讲，也可能是他真没理解到……当然了我们都比较熟悉，他说的时候，他讲的唯识，几乎可以说不是我认为的唯识。虽然他讲的时候，也是这本书中间怎么说、那本书中间怎么说，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有出处——这是学者的基本素质，没啥的。可惜，他的理解，从总体上来说，就是错的。就出现那么种情况。施护翻译的这个，也不是像他说的人家没说清楚，人家说是说清楚了，但是他自己对唯识太陌生，所以说他对人家评价不好。这是这么个问题。

我们现在是先读经论，而后总结出理论体系，而人家是先有体系，然后才去读经论，要把经论往自己已有的体系里头装。所以就出毛病。

现在我们搁这儿说的时候，上一次说到这个地方，其实下边儿的每一次……实际上还是这个

东西，反反复复的重复。

前边儿说，你要想得无分别法，怎么得无分别法呢？那你只能“得闻增上无分别法，住无分别心”，把一切分别都给离了，都不要有一切分别。那么，分别是指什么东西呢？什么是无分别？你得先分别，而后再无分别。你要是连什么是分别都分不清楚的话，你想无分别，根本没门！

其实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学佛，学出了一个傲慢，我们说科学家不对，哲学家不对等等。科学家那个不对，但那是必经的过程！你得先把他那学清楚……就相当于说，我说这个茶杯，我要说茶杯没有，只是一个幻相——是，茶杯没有，但第一步你得先把茶杯搞清楚。把茶杯搞清楚了，你才知道怎么个没有法儿。而不能笼统地说茶杯没有就完了～～你想要说什么东西没有的时候，我能给你做出来，然后再没有。你现在给我做不出来，就不要说它没有……就像有人卖嘴，说不要名利，少扯了～～你是现在没有名利，没有名利的时候，就不要说不爱名利。当你有了名利，这时候你要是放下名利，那才是真的。郭德纲先时有一个相声，《我要下春晚》，这是他上不了春晚，所以过过嘴瘾而已，后来他不也上春晚了嘛～～现在国家在反腐败，贪官大多是穷出身～～

林国良老师说，你们坐着高铁、坐着飞机，还说人家现代科技是假的～～这哪行啊？你不能这样～～

第一步你没搞清楚，你不能上去说第二步的～～也就是说，你要想知道无分别，你得先把分别搞清楚。分别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如说“高铁”，高铁是从怎么来的？你给我搞清楚，你给我讲清楚，你讲不清楚，你就要老老实实地说我不清楚……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知道。古人，他们那时候，知识本来不多——中国人说“文史哲”不分家，理工不分家……什么东西都在一起。那时候一说孔子，射、礼、乐、书、数，还有一个啥？六艺嘛～～噢，司机，开车，是叫御。没有他不知道的，就是知识总量不大嘛～～中国的圣者这样，印度的圣者也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年轻的时候也是，学什么什么都会，你学的东西总量不大……

知识总量的“爆炸”，是啥时候的事儿？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把人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人们才知道好多东西。以前的时候，确实是知道的东西就不多，所以说你一下子能学完。当时的那些人，确实是很厉害。亚里士多德，简直没有他不知道的，植物学家、天文学家，什么什么家，现在人给他加上了各种头衔，这是现在人给他叫什么学家了，以前人家根本就不分的～～

现在就是说，你要想无分别，第一个你把分别先搞清楚。你搞不清楚，你就老老实实的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们现在的时候，知识总量这么多，你给我说说跨海大桥是怎么造的、高铁怎么造的……这些东西咱就不说，咱不懂嘛～～你们说你们就说，你们说的时候我听着也就行了，我不参与讨论这个事儿。但我们知道，它内部的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总体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只是一个工具。这个东西是什么？是我朝无分别去的时候的一个工具。当然了，工具不是只有一个，我还有别的。高铁我说不清楚，但有些我能说清楚，就捡我能说清楚的，把它说清楚。就是说，证明一个结果，它的方法不是一个，我不需要用一个我不知道的方法，我用一个我知道的

方法就行了。

我记得那一年我上学的时候，考试，老师就出了一道题，你用十几种方法给我解答出来，你就满分，结果我用了三种方法，就再也没别的了，后边儿的就不知道了，你知道三种就知道三种。但我把答案也解出来了，你不能没有答案。答案是有的，但你方法不够。人家考试要方法的，你没办法。就是说，我用这种方法也能找出来，另外一种方法，也能找出来。说高铁的时候，你把高铁这个东西搞清楚了，说不清楚就把它放一边儿，找一个我能说清楚的就行了。

所以，这时候要无分别，就得先分别，分别之后，才能进入无分别，这是必经的过程。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取、舍二法，就是分清楚哪是要的、哪是不要的。我取一个我能够说清楚的，高铁我不要，因为我说不清楚高铁，就不要，先把它给分出来。取舍，这是什么呢？“即此取舍是自性分别相”，分别是要分别什么东西呢？要取舍二法，实际上要取舍什么东西呢？取舍这些“自性”，对自性进行分别，也就是分别事物本身。两种说法：一种是，在我们这儿，你要分别，你要把事物那个境，给它分清楚，到最后你把心分清楚。你把境也得分清楚、心也得分清楚。当然了，我们佛教的本质，是要心分清楚。但是，你要想把心分清楚，第一步你得把境分清楚。因为你现在说你的心，你搞不清楚的～～你先把境分清楚了，境什么样，境是心显现的——境什么样儿，心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就相当于说，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消灭了一个，另一个同时就灭了。要是有能耐了，你就消什么呢？有能耐了，你就直接从心上入手；没能耐的时候，你就从境上入手，把境破了，心自然就破了。就是说，我茶杯破了，你肯定没有了认识茶杯的这个心。把那个事物的自性破了，把事物本身破了……事物本身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五取蕴”，色、受、想、行、识，这些就是你拿来了，就有了色、受、想、行、识。要是不拿来就沒事儿，问题是已经拿来了，现在已经把它拿来了拉。你想不拿来，没这种可能了，你只能说把它甩掉。

怎样才能够“得离自性分别相？”就是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别作别的想。是茶杯，就是茶杯，是什么东西就是什么东西。“谓不现前别异作意”，就是说，看见显的是茶杯相，那你就一定得给茶杯相应，显的一定是作茶杯的认识、起来茶杯的认识。你不要看见一个茶杯相——人家显现的差别相，就是说内心显现的差别相，你把它认成了一个书本相，那就是不对的，当然了茶杯跟书本差别忒大了，差别忒大，你不会搞混的。香蕉跟芭蕉，你有可能搞混的。有点儿像的东西，你是容易搞混的。“不作别异解”，是它就是它，不能把它当成别的，这就叫离自性分别相。

“云何得离自性分别相？谓不现前别异作意”，不要有别的认识，它是什么，就认成什么。“如是即离自性分别相”，这样才能够给它离掉。要是异了，要是“异自性取相”，那就是心有所行，那就是你想了……就是说，我看的是色，那你就是看见的色。但是，你现在给想成了什么呢？我看的是一个茶杯，那就是作别异相了。我看的是茶杯，你就当承认茶杯，把茶杯认成茶杯，这就是对的。但是，你把色认成茶杯，那就是不对的，这就叫有心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呢？大乘的修行，就是六度。布施的时候是这样，布施的时候“无色、无分别相”——也就是三轮体空。六度，都得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确实是没有的。这就是“谓自性

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自性无色”就是本来就没有色，这是佛陀给我们说的。为什么本来无色呢？要先知道有色，然后再把色破掉，中间是有过程的。自性无色，东西的自性是没有的。“功用无色”，色本身就没有作用，为什么？它根本就没有体，哪来的作用？不存在的东西，是不会起作用的。还有“真实无色”，那个真实也是没有的。第一步先把这个东西给破了，第二步你还得拿这个真的去破那个假的，你把这个真的也得破掉。

接着往下说，基本上跟上边儿说的一样的，还是反反复复的，再讲的时候还是这个道理。

“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无色、无分别相。”注意把名词后边加顿号，“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真如”像真实那样，真就是真实，如就是像真实那样，就是跟真实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是凡夫，有虚幻相、有真实相，我们要从生死证到涅槃……当然了，实际上生死里边儿就有涅槃，但是在我们这儿，一定是俩，这样才是凡夫，不然的话就不是凡夫了。这是虚幻的、那是真实的，到虚幻的边儿了，要进到真实里边儿了。在我们现在的時候，猛然间看着是俩，但是到边儿的時候，你说在中间的时候，到底是这儿，还是这儿？你分不清的，你没有那个能耐把它分清楚的。远处看的时候，你能够看清楚，但是你仔细的话进到里头的时候，你是分不出来的。这是真实的，已经到真实的边儿了，那个就叫做真如，就像真的一样了，我们就把它叫成真如。

还有“实际”。“实”还是真实，“际”还是边儿，边际嘛～～就是真实的边儿，还是真实的边儿。这是虚幻的、那是真实的，真、假，已经知道那个边儿了，已经到那个边儿了。当然了，我们现在还远着哩，还得三大阿僧祇劫，还得到金刚道后，“金刚道后异熟空”，那是到金刚道的时候，你现在还没有。实际，就是真实的边儿。

还有一个“胜义谛”。“胜”就是殊胜，“义”就是所对应的那个境，“谛”就是真理。殊胜的智慧所对应的那个境、所显示的道理，就叫胜义谛。也就是说，这是圣者的境界。殊胜的智慧，胜就是殊胜的智慧，所对应的那个境，就是义，义就是境。殊胜的智慧所对应的那个真相，谛就是真相、真理，这就是胜义谛。

然后“法界”，也是这样的。“界”就是分类的时候，你分出色、受、想，你分出眼、耳、鼻、舌、身，为什么把它给分分？就是因为这个跟这个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跟这个不一样呢？它们的边儿在哪儿，你得把它们的边儿分清楚，那个界就是边儿，边界、界限，把它的边儿分清楚，那个就叫法界。

现在说的“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都是圣者所对应的。“真如”只有圣者所对应的，那才有真如、如真。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如）假”，看到一个茶杯，就像一个真茶杯一样，这都是虚幻的。圣者的那个，才叫如真。“实际”，真实的边儿，然后“胜义谛”，殊胜智慧所对应的……全是这种情况。

圣者这里“无色、无分别相”，没有色……色就是色蕴，前边儿不是有五取蕴吗？它是没有色蕴的——说色蕴，是以它为五蕴的代表了，其实五蕴都没有。我们这儿是有色、声、香、味、触的，这些都算是色蕴。然后还有心法中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但在圣者那儿，根本就没

有色蕴……就相当于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子呢？七宝池、八功德水，到处是亭台楼阁，到处是鸟语花香，一行一行的树，还有什么什么的花……他给你说的，就是那些东西，其实到那儿一看的时候，完全不是这种情况。当我们真的往生到了那儿的时候，怎么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呢？不一样就对啰～～如果是一样的，就说明你根本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其实还在这儿……

现在就是说，“无色”，没有色蕴，“色”就是质碍，挡住了。无色，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挡住你，没有什么能够障碍你。然后“无分别”，分别是心法。无色是没有五蕴中间的色蕴，说色蕴没有；而无分别，就是后边儿的受、想、行、识四蕴没有。就是说，没有色蕴，没有分别相；没有色相，也没有分别相。也就是五蕴全部都没有。圣者是没有五蕴的，也就是《心经》上说的“五蕴皆空”。

说了半天，真实是什么样呢？真实就是没有色、没分别，就这个。我们这儿都是有色、有分别，圣者没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儿有五蕴，圣者没有五蕴、五蕴皆空。

何以故？谓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

说，为啥这样呢？“谓自性无色”，因为本来就没色，只不过你们想着有、想着有，这种执著、执著，执著得时间多了……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于是就是一个比较粗糙的东西。后来的时候，想法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精细，于是你这个世界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真实……

人家说，最开始的时候，我想了一个东西——其实最开始是某一个人想的，某一个人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房子？”当时也不叫房子了，叫草窝也有可能。最开始，人的生活挺不方便的，怎样才能够弄个窝住着，把风吹雨打给避免掉，怎么办呢？就搁洞穴里住。在洞穴里住着，想动这个的时候，洞穴没法弄，于是就想造一个住处，这样，有巢氏就盖了房子。后来，房子怎样才能舒服呢？先时有的是个大框架，简单的能住，然后就越来越仔细、越来越仔细，于是那个房子就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漂亮……我们现在跑去看林彪的行宫，觉得副主席用的家具，比现在一般人家也不强～～有人说，现在人，比以前的地主都享受，你还不满意～～以前的地主都没这样。这是时代的问题，地主那时候是最好的了，拉到现在，就不行了。

“何以故？”为什么呢？“谓自性无色”，因为本来就没有色。物质，本来就没有，色蕴本来就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没有的。是先一个人想，一个人想的时候劲儿不够，后来大家全民参与了……也不是全民都参与了，而是好多人、大部分人都参与了，就像现在的互联网，于是这个就牢不可破了～～想把它破了……历史上有几次大分工，最开始手工业从农业中间分离出来，然后又是什么从什么中间分出来……这是我们学《社会发展简史》的时候讲的～～

就是说，本来没有，但先是有一人有这样简单的想法，随后这个想法越来越丰富，又有更多的人来参乎，于是这个东西就真的造出来了——高铁也出来了，汽车也出来了，航天器也出来了……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出来了的。最开始简单点儿，后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到啥时候人们不需要它了，不需要就不需要～～没有关系，不需要的时候就没了。人们就不再想它了，转向想别的了，就不再想这个东西了。

常举的那个例子，就相当于说，以前人坐马车，现在人坐汽车。以前坐马车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巴黎还是哪儿？巴黎，在当时就是个大城市，住那么多的人口。有那么多的人口，它就有那么多的马车。就像现在一样，路修多宽，车就能占多宽，一样的道理，当时也是那样的。你有多少人，对应的就有相应的多少马车。马是要吃东西的，吃东西自然它就要拉屎，街上就有许多的马粪，处理不了。现在呢，汽车尾气，也是处理不了。当时的马粪就没法弄，人们就想了好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可是后来呢，根本不用解决，自动就没有这问题了。为啥？因为人都坐汽车，没有马车了～～不再考虑那个问题了。当人们在想着坐汽车的时候，都来享受汽车的时候，马车自然就没了，马车没了，马也就没了，就没有马粪了，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你不用搁那儿想着解决，自然它会没有的。

同样的道理，有些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想出来的问题。像现在说的 PM2.5，这根本就不是现在的问题，不过是现在人们提出来了而已，以前人都是这样过来的。以前人也不说它，也都这样过来了，过了多少年都没事儿，到现在了他们非说有事儿，你有什么办法呢？以前的时候，天气预报的时候：今天有大雾，我印象中曾经有雾大得迎面看不见人——还是河南的事儿，当时我上初中。今天他给你说 PM2.5 多少多少，把你给吓住了～～其实不就是一场大雾吗？不过雾里边儿掺杂了什么颗粒呀，就是雾霾嘛，以前都有。

以前的时候天气预报，就说“一场大雾”，也就完了。你也不害怕，现在给你说 PM2.5 值多少多少，而且说的多么可怕，其实没多大的关系。还有一个例子：现在人的癌症挺多，那是因为以前人不知道而已，以前人得癌并不少，害了癌症，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因为现在诊断技术高了～～人死了以后，现在知道怎么死了，以前是稀里糊涂就死了。要是诊断出来，总是有办法治的，实际上死的要比那时候少，但是在人们的感受中间反而是多了。这个癌症、那个癌症，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都是这种情况。

现在就是说，“自性无色”根本没有，都是你想出来的。当你想得多了的时候，它自然就有了。一个人想的时候，劲儿还不大，当很多人参与的时候，这事儿就不好整了。就相当于说，现在全民都在玩淘宝呢，玩的多了，要是没有淘宝了，你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了。

插话：你有吗？

师父：我没有～～但大部分人都有吧。我还不会～～我要是需要买东西，就让文文给我买，我自己还不会，文文不高兴了，不给我买，我也就没辙了～～

我记得有个故事，法拉第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市政官员们来参观法拉第的实验室，

税务局长看了后，觉得这个东西毫无实用价值，说：你花这么大功夫，即使成功了，又有啥用呢？不就是一个玩具吗？法拉第给他说：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对它收税了～～现在，哪个地方能离了电？离了电，整个城市就不能运转了^①。最开始一个人有这想法，大家都说人家是个傻瓜，但现在的时候离不了拉，慢慢慢慢全民参与，就真离不了拉，于是就越来越觉得真实、越来越觉得真实。

“自性无色”，它根本就没有，但是慢慢慢慢，天天这样想、天天这样想，越想、越想，想的多了，它就“有”了。

经典中间经常有些例子，讲“意业”最重——有个故事：一个苦行林中间有一个丑和尚在修行，国王跟他的妃子，两个人最开始可好了，后来国王生气了，骂妃子：走吧，不要你了！妃子哭哭啼啼就出来了，出了城到苦行林中间，看见这个丑和尚，因为她一肚子火嘛：你长这么丑，我看见就生气，弄了些尿，倒到和尚的身上。和尚忍下来了。国王呢，过了一会儿，觉得是自己心里不高兴而已，其实不怨妃子，又把妃子叫回去了。妃子想，我把尿倒到和尚身上，唉，好运气就来了。她就把这个当成真的了，随后遇到倒霉的事儿了，就跑到这儿往和尚身上倒尿。后来和尚忍了几次以后，不忍了，就用神通力把这整个城给毁了^②。就是说，意业最重，我也不用动手杀你，起了这样的念头，因为他是修行人，他就能够下石头，把整个城给毁了。意业最重，当你起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就不得了。

自性是没色的，但是你这样想、想、想，一直想、一直想，而且不光自己想，裹挟住大家一起想的时候，这种力量可大了～～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他很荒唐，以后变着变着的时候，一点儿都不荒唐。

还有一个“功用无色”。色的自性是没有的，色的功用当然也是没有的，没有的东西它怎么会起作用呢？根本就没有一个茶杯，我看你怎么用茶杯喝茶？那你就喝不了茶。就是说，第一个是自性没有，第二个是功用没有。那你说，有的到底是啥？有的是你内心中间的那个念头，内心中间的那个念头，它力量可大了～～它的力量大了，结果就显得这个茶杯能喝，显得是“杯弓蛇影”，就以为是那样。这就是，颠倒了因果。这个原因是内心，结果你把它当成了无体但有用！

^①<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7305618.html?fr=iks&word=%B7%A8%C0%AD%B5%DA++%CB%B0%CE%F1%B9%D9&ie=gbk>。这里说是税务官格拉道斯通。

在燔煥强主编的《电学之父法拉第》（浦东电子出版社，2002年3月）137页里头说是当时的财政大臣问：“法拉第先生，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回答，“啊，阁下，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收它的税了。”见http://book.chaoxing.com/ebook/read_8124309045b5206acfe20ffed079dc596f082129f.html。

^②窥基法师《唯识二十论述记》中原文是：……昔有仙人。形甚醜陋。世間斯極。修得五通。山中坐禪。有一姪女甚愛於王。王亦愛之。後觸忤王。王遂驅出。姪女入山。見仙醜陋。謂是不祥之人。恐有不祥之事。姪女切念。我今被出。是不吉祥。若還此不祥。我應吉祥。乃取糞穢洗不淨汁。令婢送山。澆灌仙人。仙人忍受。不生瞋恨。有婆羅門。為仙洗浣。姪女自後。王還寵之。有一國師。亦有衰惱。姪女語曰。以不吉祥。還於仙者。必還吉祥。國師依言。以糞汁洗。仙亦忍受。弟子婆羅門。還為洗浣。其後國師。還得吉事。事既皆驗。人普知。之。王後欲征。國師進諫。以不吉祥。與仙人者。必獲吉祥。王復遂語。山中起屋。恒取糞汁。洗灌仙人。征遂得勝。自後若有不稱心事。輒以糞汁洗之。仙人不復能忍。心生恚恨。乃雨石下。王人皆死。唯事仙者。得免斯苦。須臾之間。國成山林……见《大正藏》第43册,第1005页中栏-下栏

然后“真实无色”，有色就是错误，要破这个错误的观点，拿佛法来破错误的观点，这个佛法也是虚幻的。意思是说，有了这个错误的，才需要你佛法。错误的都没有了，正确的佛法自然就没有了。这就是真实无色，连真实都是没有的。就是我给你说的真实，同样不是真的真实。我给你说的依他起、说的遍计执、说的圆成实，实际上全是遍计执。只要是说出来的，全是遍计执。

是故应于无色、无分别相，不异性观、不作意离。

所以说，就应该对“无色、无分别相”，要“不异性观”，就是说，不要认成别的，把它认成是它。就是说，无色的，就认成无色；无分别的，就认成无分别。不要把无色的，认成色；不要把无分别，认成分别。但我们现在都是把无色的，认成色；把无分别的，认成分别。这就叫不异性观，就是不要认成别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如实观”，一定要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什么就认成什么。要把是什么认成什么，那就只能是现量了。你只要是比量分析，那就不是“不异性观”、不是“如实观”。

这“无色、无分别相……”其实就是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认成五蕴皆空，我们现在经常把五蕴皆空讲成五蕴皆有。当然了，《灵山海会》上还不得不登了那一篇文章，《什么是四大皆空》^①，不登吧，还不行。其实那是错的，错的你也得登～～佛教界也挺奇怪的，上海的蔡老居士，去世好多年了，原来是上海居士林的，可有名了，经常写些文章，我编《甘露》的时候，他也投过，我印象中有《杨度的佛教思想》、《梁启超的佛教思想》之类好多篇。后来我知道了，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抄袭别人的文章。他多是抄啥时候的文章呢？多抄民国时候人的文章，我们现在很少看见那时候人的文章……现在的互联网很方便了，你想抄袭是很难的，一查就出来了。但那时候的，抄就容易些，可能他有那时候的期刊之类——清末民初办有很多佛教期刊的。他抄了以后投给我们，我们又没有看过，以前想看书可难了～～现在则都能看到了。他把别人的文章改头换面抄抄……他后来抄了一篇谁的？何云的。何云就给他说：你是老前辈了，你咋抄后学的文章？蔡老居士咋说？都想不到：我看你这篇文章不错我才抄的，你要是瞎的话，我还会抄啊～～把何云给气的……何云给我说：哪见过这样的人啊。蔡老居士去世好多年了……

就是说，无色的，你就不要认成有色的；无分别的，你就不要认成有分别的。但我们现在颠倒见，就是这种情况，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颠倒见，把无色的认成有色，非把这个认成茶杯。你给我说没茶杯，我还给你犟半天。那是第一步，第一步是把它认清楚。第一步的时候，茶杯，你给我说说茶杯的具体情况，它怎么做出来的等等，你不会吧？你给我说说这个大桥是怎么建的？不是让你亲自来建，你把它的原理给我讲清楚，你不一定讲得清楚！这个东西，你把原理给我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不一定能讲清楚。人家还搁那儿烧砖瓦，北方烧砖瓦，南方有没有？也有啊～～你给我说说，这个砖瓦的蓝色是怎么来的？砖，有青砖、红砖，那颜色是怎么来的？

^①<http://www.lingshh.com/11-a/sidajiekong.htm>

你不一定能说的清楚。天天在用，你不一定能说的清楚。灰的？哦，这边儿叫灰，我们那儿叫青、蓝，青砖。你给我说说这个颜色是怎么来的？你别看光搁这儿用，你说不清楚的。这个手机，你给我说说，它是怎么回事儿？你说不清楚的。人家都造出来了，你在用的时候，好多功能你都不会用。我记得参加电脑培训的时候，北师大那个老师讲得极好，人家给讲的可好了，搁那儿学了二、三天，后来又忘了，经常不用那些功能。后来又到杭州的那个学校培训了一次，他讲得不好。他说，你们想知道啥，我来给你讲。这就不行了，我又不知道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该用啥，我要是能说清楚，我自己就慢慢的去琢磨了……

现在就是说，你光知道第一步是有色，但是你说不清楚。也就是说，你要想无分别，你必须得先分别。可是你认为你现在分别了，其实你分别的还不够，你一定要分别清楚。你现在是，分别都没做到，你何能无分别呢～～所以说，第一步先把分别做好。分别，可不是说这个是茶杯，那个是桌子……这些，连小孩儿都知道。你得把它说的很清楚。说清楚，然后才能够破……他们现在经常举例子，当然了他们举例子，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说也就够了。就是他们说的——现在量子力学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他说那对不对，我也不知道，量子力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报纸上看到过：霍金来浙大，是讲过一次讲座吧？不止一次？他们说，好多人都是看热闹一样去看了，其实人家讲的啥？大部分人是不懂的，确实是不懂的。只不过是因为霍金太有名了，大家喜欢看看而已。谁知道他在讲啥？他讲什么“弦论”，谁知道什么是弦论？搞不清楚～～确实是，人家说那东西真是，你连分别都没搞清楚，你何能无分别呢？

现在就是说，你不用给我讲的再清楚，你讲的再清楚我都不信～～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没讲清楚。那一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了一套书，叫“第一推动丛书”，那是第一流的科学家来做科普，《时间简史》也是中间的一本。我看《可怕的对称》，那倒是看了看，不过没看懂～～当时的时候，第一推动丛书，那是很有名的书，就买一套来看看，结果看了看，妈呀，这是在说啥？不知道在说啥，真看不懂。他们说，那就叫真科普呢～～叫什么？深入浅出，那咱水平真差。人家讲的“深入浅出”了，咱还真看不懂。大科学家在做啥？真不知道他们在做啥，还认为他们在玩儿呢，主要是看不懂嘛。

那就是说，分别没搞清楚，所以说你想无分别……有些人搁那儿讲的时候，讲的慷慨激昂的，好像讲的怎么对，但是他现在分别都没讲清楚，不是说他无分别没讲清楚，重要的是他分别都没讲清楚。叫咱讲，咱也讲不清楚。现在科学家在搞那个“量子力学”，他们搁那儿说的“量子纠缠”，这个词现在炒的可热了，到底在说啥，不知道。真不知道人家在干啥，就是说咱对人家的分别没搞清楚。但是，现在人一动说什么？科学来证明佛教，是吧？这种方法坚决给它撂一边儿。不能干，坚决不能干！那是民国的时候，西方科学传到中国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的“佛学与科学”的文章，现在也有这样的文章。一看见这样的文章，就不要再看了。那东西，只能说他们在胡说，那是科学也不懂、佛法也不懂。现在科学在干啥？真不知道。这就是说分别还没搞清楚。

这时候说“不异性观”，千万要是什么就认成什么，别给它搞错了。

然后“不作意离”，“不作意离”比“不异性观”更提高了一个层次。“不异性观”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把什么就认成什么——是茶杯就认成茶杯，没有色就认成没有色，不要把没有色认成有色，那叫不异性观。而“不作意离”是什么东西呢？我要离、要离，离什么东西呢？就是无分别。你要搞清楚，你说的那个无分别，其实是分别而已。你说的“要离、要离”，你要离开那个分别，其实就是一种分别！你一定是“不作意离”，也就是说“离的想法”都不能有。所以说，莲花戒跟摩诃衍的争论，就在这儿。你连个想法都不要有——你到底是想，还是不想？你要是不想的话，你入无想定啊？无想定是外道啊～～佛教小乘是灭尽定，你要是无想定，就是外道了。他们两个就是搁这个地方纠缠起来了。我们看的是这本子，那个本子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说这个时候，就按这个本子说。莲花戒跟摩诃衍讨论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到底是想、还是无想？不想是怎么回事儿，讨论这些问题。

现在就是说“不异性观”，一定要：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连离的想法都不能有，这才行。

若别异作意离者，

“别异”就是不同的，“别异作意”就是不同的作意。不同的作意是什么？看见茶杯，你的作意马上就是茶杯。本来应该是什么？我们知道在佛教中间，他说是由心显现境。但是，我们凡夫的时候，由境勾起心。但它二者之间是同时的，就是境跟心是没有时间先后的，它是同时有的，就相当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是同时的。你说，是它主，还是它主？但佛教说是以心为主、境是幻相。人家凡夫说什么？境是真的，有了境，把你的心给勾起来了——看见这个东西。它二者之间，你说它有没有先后？没有先后，它是不需要时间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朝一堆儿一碰，两个都有了，没有时间先后的。

现在就是说，看见茶杯，一定是“茶杯”的作意。现在说“若别异作意离”了，就是不同的作意了。不同的作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你看，看见茶杯了——给前边儿接着，这是说修行的。我们现在说看见茶杯，有茶杯，哦，有茶杯是不对的，要没有茶杯。没有茶杯，可是你看见的明明是一个茶杯，你非要说没有茶杯，这就叫别异作意离，也就是你作意离了。第一步，我把它认成茶杯了，你说我是凡夫。我要是说离茶杯了，你说这个才是佛教——结果这个也是不对的，也不能这样。

“若别异作意离者”就是说，你要起了离茶杯的……起了茶杯的作意，你说我是凡夫。我起了离茶杯的作意了，这叫什么东西呢？

即于无色、无分别相后有所得。

结果还是没有茶杯，没有茶杯的分别。“后有所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一个“不作意”

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你说的不作意，其实是个作意，就这么个意思。你说的不分别，其实就是一个分别。“后有所得”，得的一个什么？得的一个分别。

如是乃为有所行，

这叫什么东西呢？要这样的话，这还是“有所行”，还是分别。

即不能得现前无碍相应。

这个还不是真实。“现前无碍相应”，“现前有碍”就是说，我想往前头走，桌子不是挡着的吗？茶杯不是挡着的吗？这就是有碍，有桌子的想法，那我有一个“没有桌子”的……桌子是空的，桌子是不存在的，这样的想法。有“桌子不存在”——照样还是作意，还挡着你。就是说，你说桌子，桌子挡着你；你说“没桌子”，它还照样挡着你。也就是说，只能连这样的想法都没有。这样的想法都没有的时候，干脆你就不知道有桌子才行。你只要一知道有桌子，已经晚了拉，你就是晚一步。但是你现在已经知道有桌子了拉，你现在来不及了。怎么办？让它自然过去。就相当于说，怎么解决这个马粪，下一步就彻底没了。需要多长时间？你放心，用不了多长时间，几年就过去了。人类文明大概……你有这东西、你有这东西，也不过就是几千年吧，现在是三千年吧，说的时间长了，五千多年吧？差不多五千年的時候，整个世界就如此的丰富了。再过上五千年，这都没了。但是你要想成佛的时候，三大阿僧祇劫，没关系。三大阿僧祇劫那么长时间，怎么过？你要是搁这儿过的时候，就会一直是这样。你就在哪儿？你就在这儿天天熏习：这东西是没有的、这东西是没有的。先有这一步。这一步的时候，一动我就停了、一定我就停了，没关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让阿弥陀佛给你讲，天天给你讲、天天给你讲，天天给你说、天天给你说，都把你说的不好意思有～～现在的時候，妈妈老给你说有，生下来妈妈就给你讲、老师给你讲、朋友给你讲，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都是有这个东西的观念的，慢慢慢慢的時候，你看到那个地方，天天给你说没有。当然了，“没有桌子”——他根本就不给你说这样的话，他天天给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五蕴皆空，什么什么……当然了，连五蕴皆空都不会说的了，你放心了，绝对不会说五蕴皆空的。当给我说“五蕴皆空”的时候，那就是有五蕴了……

你放心了，那是一个阶段。你搞清楚，那是第一阶段，是要把分别搞清楚的阶段。

现在的時候，你要是往生极乐世界……有人写的那个是假的，就是因为这个。因为它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现在看了真的跟经典上描述的是一样的，有那个莲花池可漂亮了，什么东西可漂亮了。有的是照着经书写，有那是胡写开了～～写着写着就胡写了，看见那个鸟、看见那个树，当然了经典上也描述，你说这个你见了就见了吧～～他还说见到了什么东西呢？那里边儿的男女，都是由一个菩萨搁那儿管着的，菩萨把开关一扭，全是男的，开关一扭全是女的……《极乐

世界游记》，还有《地狱游记》、《天堂游记》等，这样的书挺多的，看这些东西，你为什么往生到兜率天、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现在搁这儿学《瑜伽师地论》，学唯识经典，学多了以后，这些东西慢慢沉浸到你心里了，沉浸到你心里以后，啊，天天是弥勒菩萨给我讲，到西天，到西天后弥勒菩萨给我讲，实际上讲的是《瑜伽师地论》，但是他讲的可仔细了。于是，你在禅定中间的时候，这样的种子又显现出来了，你就会认为，哦，生到天上了。其实那是你搁那儿想《瑜伽师地论》，结果你就真的感觉到天上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道理。也就是什么东西呢？那句话怎么说？“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净土宗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就是那样子。人家讲的挺清楚，但有些糊涂法师讲那个糊涂法，没办法～～

所以说，你应该对这“无色、无分别”，不作异性观、不作异作意离。这个正面说说，反面说说。反面说的时候，佛教中间叫什么东西呢？遮诠法，用遮诠法，不用表诠法。表诠法，是从正面说。用遮诠法讲的时候，一定是超越的境界。要是你作别异离了，那实际上还是有的，就这么个意思。

何以故？

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这种东西，全是这种解释法，初地怎么样、二地怎么样、三地怎么样。初地是这样的、二地也是这样的……所以都是这样的。他是这种解释方法，古印度都是这样的说法。全部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全部都是这样的呢？我一个一个给你说，你看初地是这样吧？二地是这样吧？三地是这样吧？全部是这样吧？这种讲法，这怎么也是2500年前的他们的说理方法，这是时代的问题。我们现在说是时代的问题，当时的时候，可不说这么说。现在人这样说的时候，可能感觉到，这种说理方法可能力度不够。“何以故？”为什么这样呢？

谓初地所得法，

你看，他说这全是证圣果的、登地以后的事儿。这里边儿只有什么呢？我们知道圣者只有识，他没有再多的了。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最后十地，通常说来还有等觉、妙觉，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就是这么多。地，还只有十地，所以他就从初地开始说，当然了，它没有一个一个地说，初地这样乃至十地全都是这样的。

说“初地所得法”，就是初地所证的那个境界。你不是说没有吗？你怎么又说“所得法”呢？没有的是凡夫的，有的是圣者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现在要转识成智，我们现在阿赖耶识中间有很多很多种子，有种子都是杂染种子。什么叫杂染种子？就是说，有脏的、有净的，还有无记的，这就叫杂染。那你说这是净的，净的也是杂染，当然脏的更是杂染了。就是说，好的还不能

要，坏的怎么能要呢？当然更不能要了！你不能说，坏的不能要，我要好的，好的也不能要。

现在就是说，你看，我这里边儿有很多杂染的种子，那我这里有一部分它是显现的，有好多它是不显现的。有一部分呢，我们现在读经典，读经典熏习进去的是什么种子呢？是成佛的种子、是法身种子。我们平时的时候，都是杂染种子，但是你阅读经典的时候，成就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法身种子。法身种子的数量越来越多的话——他们叫清净种子，注意，这个清净可不是对应的那个清净、不是二元对立的那个清净。其实就是法身种子。这样呢，你说你这里边儿有很多很多的种子，那是本有的种子，你现在新熏的，新熏进来的那些新熏种子，你熏那些清净种子——本来是一潭脏水，朝里边儿注清水，清水越来越多，相对来说这个比例，是不是脏水越来越少了？脏水越来越少的时候，不需要多高的比例，吕新国说百分之十～～不管他多少吧，反正就是达到某一个程度，就是初地，百分之十就是初地的时候，那百分之十他就可以有见了……

我现在也有清水啊～～也不是没有。没有清水，那我就白读这些经典了。我读这些经典，那肯定是有清的了。这些清净的法身种子，但是数量还不够，连百分之十都没有，要是百分之十就证初地了～～还没有。

这样就是说，有了清净种子，那就是有清净种子的所现吧？染污的种子就显现出来了这些——我现在的见闻觉知，但清净的种子，它现在老不现，它数量不够，还没现出来，就是说还没发芽呢～～但它是活的，它不能是死的，要是死的话，就麻烦了。种子都是活的……阿赖耶识就是保证这些种子成活的。进到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即使它现在没发芽，它也是有活性的，不然的话，就是阿赖耶识失职了。要是进一个死一个，那还得了？所以说，阿赖耶识是能够保护这些种子的。

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有清净种子了，有清净种子就有清净种子的所显，到了百分之十的时候，就能够被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觉察不到，它也是有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有信心。量不够的话——它显现出来，也需要缘起嘛～～佛教说的缘起。要缘起的时候，老是脏种子跟脏种子碰，那肯定生出来的都是脏的。你现在清净种子太少，清净种子碰不住清净种子，这时候就显现不出来好的境界。到了百分之十的时候，唉，清净种子现前了，显现清净相了，那就有所得了：注意，其实是能够觉察到了。

清净种子的相显现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切唯心，就是所有的心，一切都是心，就是一切唯心造。这时候在看的时候，就不是桌子、凳子这些东西了，是什么？都是心在做各种各样的梦。就相当于我们看那个火烧云一样的感觉～～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就算是吧。看到火烧云的时候，这像一匹马，那像一个……你根本不会认为它是一匹真的马。我们现在一看，唉，这是一匹马，那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一看就是一匹马，那就是有桌子、有茶杯，到时候一看，唉，以前看见的茶杯、桌子，根本就没有，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样，“初地所得法”就是初地所相应的，他的所得，没有了五蕴，自然就得到了一个……得到一个啥？

插话：有得吗？

有，有，有。到那时候叫什么东西呢？没有了五蕴，自然显现的那是啥？我们把它叫做心。你可以把它叫做心——注意心识，可不是《八识规矩颂》里学的八识，那是心识的图像而已。叫心是叫心，但那个是一切唯心造的那个，叫识也行，叫心识也行……如果没有真实，那就变成断灭见了。你没有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说的“一切皆空”，指的是你所见的一切皆空。你现在所见的一切，全部是空的。把这些空完了，自然有什么显现出来，就是什么，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没见过……

插话：清净的种子。

好，那就叫法身吧～～那就是法身。全部是清淨的记忆，那就叫法身。它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想显现什么都可以显现什么。当然了，显什么就是什么、显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缘就显现什么……注意、注意，那可不是他显现什么，而是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说，它就是记忆了，不需要它显什么东西。而是说什么呢？我能看见什么。他也是心，我也是心。舍利弗看见的佛陀，那就是一个人样子；我们看见的佛陀，也就是个人样子。结果猪看见的佛陀，那就是一个猪样子，就是说，它给猪能够相应，我们给人能够相应，这样才能够给我说法……这是化身佛嘛～～我们把它叫化身佛，其实那是法身佛的一部分……

插话：真实？

真实无相。真实无相是给你说的。真实无相就是没有你现在的相，你现在所有的见闻觉知的这些相都没有，那就叫空性。

插话：我理解的空性就是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可能呢？

插话：是你以前说的。

我是以前说的“什么都没有”。我说的“什么都没有”是“我的什么都没有”。佛的什么，人家还有的。是吗？我给你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你所有认识的，都是你的，是不是？你的认识桌子、山河大地是没有的，这就行了。但是，你要搞清楚，实际上不就是你一个。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众生心。我的心，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吧？人家的心，是不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也就是说，我们两个怎么看起来是一样的呢？因为我们两个太近了。我的业、他的业，我也是人道的业，他也是人道的业，所以说我们都能看见这张桌子、都能看见这个教室……那就是因为什么呢？实际上是我完全变了，并不影响人家，一点儿都不影响人家。也就是说，我现在空了，但在他这儿什么都有。

……【这儿有大段的讨论，省略】

现在说“初地所得法”，就是与初地相应的空性，或者说成真如、实际、缘起，都可以。就是真如与空性相应，初地的时候有与初地相应的空性，那个是一种性质，性质就是抽象出来的。那它是什么呢？

无色、无分别相；

就是我们现在的五蕴，是没有的。我们现在说的，全部是用的五蕴。所以说，我们描述的极乐世界，也是用五蕴描述，这些东西全部得破除，不破除你就没有证初地。

乃至十地所得法，亦无色、无分别相；

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全都是没有色、没有分别相。初地到十地就是圣者境界了，圣者境界没有色、没有分别相，就是没有五蕴。我们的五蕴全部没有，只要有五蕴就是凡夫。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圣者到底是什么样？不知道。我们只能按他上边儿说的，没有色、没有分别相，那就是。随着你清净程度的不同，那就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的不同，只能这么说。他说，我们为什么没色？因为梦中的心识……我们现在有色，是因为我们一直熏习的就是有色的种子，到那一切唯心造的时候，心事实上是什么东西呢？是造不出来五蕴的——种子现行显现一个相，显现出五蕴的相：注意这个“五蕴的相”，是方便描述而已，因为我们现在内心里有五蕴，所以描述成了“五蕴的相”而已。它显现的是五蕴的相，被我们当成了真的五蕴，我们认为就是有桌子、有山河大地，在我们这儿就是有的。实际上这都是五蕴相——桌子相、山河大地相，是虚幻的相，但被我们当成了真的。这就是“心如工画师，画种种五蕴”……

得无生法忍，亦无色、无分别相；

这是一笼统的说法，初地到十地这是一种说法，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一直到十地……然后换个角度，说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无生法忍。在字典上查的时候，有说初地的，有说八地的，还有说成佛的。另外，还有说“声闻之八人地……”不同的典籍中间有不同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这儿，佛陀这儿投射到我这儿了，每个祖师的说法，也投射到我这儿了……也就是说，我现在你别看是我一个人，实际上我现在背负了那么多人的观点，但我这儿没法把他们统一。这一个投射到我这儿了，这一个也投射到我这儿了，这一个也投射到我这儿了……我这儿还没办法把它们融摄。

不管咋着吧，“亦无色、无分别相”，也就是说，只要登地，初地、二地、三地、四地，都没有五蕴，只要一到圣地，圣者全部没有五蕴。那个见道位，是一个彻底的天翻地覆的感觉，到那时候，改变凡夫的一切，见道见的啥？就是没有凡夫的东西了，没有凡夫的所有一切，我们就把它命名为空……当然了，命名为啥都没关系，反正是你怎么说都没关系。因为现在你没有证得，怎么说都不是，只能这样。

得授记别，亦无色、无分别相；

“得授记别”，佛给你授记了。佛授记了那是什么？发菩提心。我也发了，怎么没授记呢？因为你发了还会退。因为你一会儿发，一会儿退；一会儿发，一会儿退……前边儿发了，过去以后就忘了，我都忘了我曾经发过。下一世到地狱里去啰，下一世又到畜生道里去啰……我根本把那回事儿忘了。到下一次又遇到佛菩萨了，我再发发菩提心，后来又忘了。发菩提心坚固了，不再退了，佛就给你授记了。就是到啥时候不退了，世界观就改变了。我们现在一定是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到那时候真的是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从理论上明白了就行。注意，一定得“受持”。我们现在，你叫我讲的时候，色，我能给你分析分析没有，但是过一会儿还忘，就退了。我们现在其实很简单，就是说，现在从理论上知道了，怎么办呢？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叫阿弥陀佛给你讲、阿弥陀佛给你讲、阿弥陀佛给你讲，讲的时候呢，天天给你讲、天天给你讲，耳朵都能听出来茧子，你还能忘了？后来阿弥陀佛给你说：去去去，到什么世界去，那个地方的佛正在说……于是你就到另外一尊佛那儿去。再后来那尊佛又说：去去去，到哪个哪个世界去……这样，你一直在佛的边儿上，在佛的指点下，你到那个佛那儿去，你到那个佛那儿去，一直不退。你放心，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会退了。因为什么？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佛给你说你该到哪儿去、你该到哪儿去。我们现在倒霉——到这儿了，释迦牟尼佛入灭了，没见到，那就没办法，忘了嘛～～

“得授记别”的时候，“亦无色、无分别”，也没有五蕴，没有色蕴，受、想、行、识也都没有。

得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亦无色、无分别相；

“得严净佛土成熟有情”，所有的众生成佛，都是在自己的净土成佛的，你不可能跑到别人的净土去成佛。到别人的净土去成佛，那是什么呢？化身，到别人的净土去帮助别的佛。当然了，你放心，人家释迦牟尼佛在这儿说法的时候，别的佛也有他们很多的菩萨来我们这儿帮助，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法。释迦牟尼佛呢，当然了，他也到别的佛那儿，去帮助人家弘法。

看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中间，一动观音菩萨来嘎嘎嘎说半天，《观音菩萨普门品》不就是吗？他搁那儿说。我们的《心经》，不也是他搁那儿说吗？他搁这儿说了，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还说。我搁这儿看他的经典，都看不明白，到那儿的时候，我烦死他了～～^①那怎么办呢？他还搁那儿帮着说。说就说吧。说就说，搁他那儿还说。也就是说，观音菩萨到那儿的时候，阿弥陀佛入灭之后，是观音菩萨成佛；观音菩萨入灭以后，是大势至菩萨成佛，反正就是这样挨着。到他

^①注意一下：当你真的烦的时候，他是不显观音菩萨身的——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度之。所以说，你不知道是他的，这样也就不烦了。

那里之后，观音菩萨还在说法。观音菩萨搁我们这儿就是一个什么呢？化身。搁那儿，仍然是化身。

释迦牟尼佛搁我们这儿是化身，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观音菩萨也早就成佛了，但他显现化身来了，他搁那儿仍然是化身。他这样化身来的时候，那个我们知道，极乐世界是谁的净土？阿弥陀佛的净土——阿弥陀佛搁那儿发愿成就了他的净土。那我们现在也得发愿，要成佛，成佛的时候——当然了，我们现在还在发着糊涂愿呢，反正光知道要成佛，你要成佛你就努力做，努力做、做、做，最后能够成就你自己的净土。成就你自己的净土，其实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努力的学法，这些学法的记忆，就是法身，就是法身种子。法身种子能够同时显现你的正报、显现你的依报，你的依报是什么？就是佛土。

这时候就是“得严净佛土”，就是有净土成就了。“成熟有情”，就是说每一个人他要想成佛，都不是一个人，都是缘起法，成佛也是缘起的，什么都是缘起的。缘起的就是，他来这儿成佛，他在自己的净土里成佛，他有眷属的～～就是有些人给他关系比较近，或者是听他讲法，到那时候他到这儿来讲法，也还跟着他去听法，那就是他的眷属。那些眷属们也即将成就了，他才能够搁这儿显示的。或者说是眷属们也即将证果了，然后他就化身——才能够看见他。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凡夫，到那时候你们即将成就了，他才显现，其实他早就搁那儿呆着，到那时候你才看到，你们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你们是人，他就是人；你们是畜生，他就是畜生；你们是地狱，他就是地狱……也就是说，净土哪里都有。但是，你说我要是个地狱，那给他类似的都是地狱，他会看到别的都是地狱，其实人家未必是在地狱里，但是你看见的都是地狱。舍利弗、目犍连等等，他们即将证果了，释迦牟尼佛来显现，给他们点化一下子，就证圣果了。这就叫成熟有情。这是化身，我们现在把它叫成什么呢？神通入梦，他用他的神通进入了我们的梦中，我们不都是在凡夫中间做梦吗？他用他的神通进入到我们的梦里边儿，然后来度化我们。就是说，我们即将成就，我们是什么样子，他就显现什么样子，这就是成熟有情。

这时候呢，“亦无色、无分别相”，当然了，化身哪有什么色？但是我们看见的可是有啊～～就是说，他那儿没有，但我们这儿有！就相当于说，佛陀，他不就是个老和尚吗？有什么关系？他也会腰疼啊，也会背疼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看见这些东西，我们看到的就是人嘛～～但实际上在他那儿，根本就没有五蕴。没有五蕴你怎么吃饭呢？是你在吃，看到的是他在吃。他是在化现。“亦无色、无分别相”，圣者眼里都是没有色、没有分别，但凡夫这儿是有色、有分别的。

乃至得一切相智，亦无色、无分别相。

“一切相智”就是一切种智，我们通常叫一切种智，就是佛智。到成佛的时候“亦无色、无分别相”，成佛的时候，哪有什么色啊相的，当然没有了。

如是所说，谓以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

所以说，就是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因为他说的全是圣者境界，从初地到十地，没有吧？无生法忍，这是换一个角度，没有吧？严净佛土，没有吧？得授记别，没有吧？成佛，没有吧？你看，怎么说都是没有的，实际上全是没有的。

若菩萨于是诸所得法，起异所得、分别相别、异作意者，

这有点儿读不通了。这样，“若菩萨于是诸所得法，起异所得分别相、别异作意者”，把他那个标点符号给改改。日本人读中国文字，是有点儿障碍的，有点儿小障碍～～把它改过来，读的时候这样来读就行了。就是说什么呢？要是这些菩萨，“若菩萨于是诸所得法”，就是对于这样的所得法，也就是圣者所得法，就是初地乃至十地乃至成佛的所得法。初地所得法、佛地所得法，这时候他们的所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依他起，或者你把它叫成真如，你把它叫成空性，你把它叫成实际等等，怎么都行。不管怎么说，那个东西实际上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无五蕴。说成“无五蕴”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遮诠法，遮诠表示最清楚。你说它是什么，通常会理解错的、会出问题的。

“若菩萨于是诸所得法”，就是没有境，只有心，也行；唯能无所，也可以。“起异所得分别相”，就是起了，我是初地的话，给初地所见不同的分别相、给佛地所见不同的分别相，就叫起异所得。异所得，就是不同的所得，这样的分别相。然后“别异作意”，就是把它认成了别的。就是说，没有五蕴，认成了五蕴；没有色，认成有色，这时候的作意就叫别异作意。这儿说的就是圣者所证的境界。如果说这个修行者，对于他所得的法，起了不同的作意，那个就是错误的。“起异所得”，看见了跟圣者不一样的，跟圣者不一样的所见、跟圣者不一样的作意。

即于一切无分别相，悉起别异作意，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是错误的，整体就是错误的，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我这个茶杯给佛说的一样，别的这一个给佛说的不一样。你只有一个给佛说的不一样，你全部都是不对的。也就是说，整个集合中间，有一个换了，就是整个集合换了，就已经不是这个集合了。“即于一切无分别相，悉起别异作意”，就是一切都错了。

如是即与无分别理而不相应，

这就是跟无分别不相应的了。

彼不能入无分别界。

那就是没有证得无分别，那就是错误的。

若菩萨住三摩地，心入无分别界，

如果说这个菩萨“住三摩地”——就是入正定了，“三摩地”就是三昧、正定。“心入无分别界”，入正定了，心是无分别的。

而于所入起无所得想，

这时候，“于所入”，就是对你所入的，起了什么呢？“无所得想”，就是说，在定中对所入的境界断分别，离了分别。

彼正相应，是正所行，

“彼正相应”，这个就是一个正的相应，相应就是瑜伽。“是正所行”，就是说，你这样的修行是对的。

是正所修、正所作事，是正作意，

这都是对的。

住无作行而无发悟，是名真入无分别界所行清净。

“住无作行”，就是没有作意，心没有作意，“而无发悟”，而没有“我要证初地”这样的分别，没有“我要证果”这样的分别。就是说，我现在是凡夫的时候，我才想着我一定要证圣果。当你真正证了圣果的时候，连证圣果这样的想法都没有了。“发悟”就是明白了我……就是开悟了。我们现在不是常说“开悟”吗？就是证初地。这时候就是说，我心没有作意了，就是没有想法了。没有什么想法呢？没有了“我要开悟”这样的想法。真正开悟了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就是：当你想开悟的时候，就是你还没开悟的时候；当你真开悟的时候，连这个开悟的想法就不

会有了……

那么，这个就叫做真入无分别界所行清淨，这就对了。也就是说，你在凡夫的时候，有这个开悟的想法，当你真的到了开悟的时候，你就不应该……你就不会有，就不会有“我要开悟”这样的想法。《金刚经》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就那个道理。

好，今天说到这儿吧。阿弥陀佛！

2018年7月2日

还说这个《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这部经呢，实际上给《金刚经》、《心经》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用了另外一种说法而已。

“入无分别法”就是到初地了，从这儿开始，往后，都没有分别。《金刚经》、《心经》就是在说这个境界——《金刚经》是以须菩提为当机者，《心经》以舍利子为当机者，他们都是阿罗汉，给他们讲般若。罗汉是以四谛等破烦恼了，般若是说四谛等法其实也是空。般若是佛菩萨给讲的，明了般若，就要见道了、要登初地了，接下来开始正式修道……难道登初地以前的所为，不算是修道吗？那是资粮位、加行位，确实还不算修道，那是修道的前方便，见道位之后才算是修道……

做为一个修行人，我们就应该把所有的所得，全部给它破除掉，一点儿都不能有。破除掉了现下的所有之后，你能够见到什么东西？你见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够增益。有时候我们光读一个“五蕴皆空”，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五识，光是这样无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没有一点儿感觉的。比如说，我们说无桌子，你那时候真是无桌子；说茶杯，无茶杯，你是没有感觉的……确实是，经上说无色，这是对有色的人说的，你学会了说无色，其实你这说无色，是“有‘无色’”，本质上还是有。也就是说，你对无五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经上有发狂的例子，就是疯了，发疯的时候，他看见天上有很多天兵天将、看见很多什么东西。你能看见，就说明你是疯子、是病人。我们这儿就不说疯子了，就说是在做梦，是梦中人、是凡夫。凡夫就是能看见茶杯、桌子、山河大地、人我是非等等。但是，一个清醒的人、一个正常的人，你能看见吗？一点儿都看不见。你看见一个人在发疯，但是这个人他所看见的东西，什么天兵天将等，你是一点儿都看不见的。也就是说，清醒的人能看见这个人发疯，这就是有“众生心”——佛也是一颗心，他能够感觉到众生心，但是众生心中间所显现出来的那个，他是一点儿都没有的。我们现在看见桌子，这就是一个疯子搁那儿看见的天兵天将，一个清醒的人，是没有这个桌子的，无色、无受，无五蕴。无五蕴是什么样子？你想不到的。佛教称这个为“非有缘性”。你能想到的是，一个疯子看到天兵天将，在一个清醒人是看不到的，真没有～～我们现在光搁那儿说一个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说的时候无五蕴、无十二处、无十八界，这怎么了没有呢？桌子怎么可能没有呢？山河大地怎么可能没有呢？就是一点儿都没有无五蕴的感觉。就是说，那些东西确实是没有，而在我

们这儿，一定是有才能没有。

所以佛陀说，修行的时候，要想无分别，你先得分别清楚，然后才能一步一步破。但这种方法，实际上做不到——不是说实际上做不到，这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佛法，实际上它只能对治我们所说的这种佛法，比如说五蕴皆空，实际上是能够使我们比量中间，产生一个正比量而已。也就是说，仅只是能够让你理解他说的逻辑上对，因为你是用语言说的，用语言说的，只能觉得他逻辑上对。你说真的能叫你看见，那必须是现量，现量上没有就是真的没有。

现在我们说，无分别到底怎么来。上一次我们读到了“是名真入无分别界所行清净”。我们把前边儿的稍微再读一下。“若菩萨住三摩地，心入无分别界，而于所入起无所得想”，“若菩萨住三摩地”这是禅定的事儿。禅定有等持、等至、等引等等，等至、等持、等引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大家现在没有怎么来做这个，所以感觉不到。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一个房间中间，我想把这个房间打扫一下子，其实不是太难的，你就拿扫帚扫就行了。但是现在你为什么你扫不下来？就是你怎么扫、怎么扫、怎么扫，怎么都扫不下来。扫着怎么那么难呢？按道理上来说，灰尘嘛，烦恼嘛，打扫净就完了，但是为什么打扫不净呢？主要是因为你内心里的东西实在忒多了。你如果仅只是扫地倒没关系，但是你房间里有个桌子，你得怎么扫？你得把桌子拿走才能扫的……所以，现在就是说，扫地并不难，难的是什么呢？腾东西，难的是你自己心目中有桌子、有山河大地——这一个东西把它甩掉，那太难了。

只要真的是烦恼，仅只是烦恼，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困难的，你扔了就完了。但是现在是烦恼的时候，你又认不清它是烦恼，不感觉它是烦恼，你觉得它挺好，觉得它能够对治烦恼，这个才麻烦呢。想叫你把这个扔掉，真是难。小乘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来对治烦恼，这个可以，但是最后你要把四谛、八正道等法也舍掉，舍不掉的～～要甩这个，可难了……

扫地，一下一下地扫，这就是等持啊～～，你把垃圾给归置到一起了，这叫等至。你把垃圾归置到这儿了，则其他地方就干净了，这叫等引……开始修定就是这样的……星期天讲《解深密经》，这段时间一直是在说《分别瑜伽品》，到现在还没有说完，不过也快了。那是讲止观的，什么等持、等至之类的，其实都算是奢摩他里头的内容，不过《解深密经》里头没有这么展开来讲而已……展开的话，细节就太复杂了，光《分别瑜伽品》，咱们是从去年六月开始讲的，要是再展开，更不得了。这里就不仔细说了。朝下头进行吧。

善男子！所言无分别界者，以何义故名无分别界？

所说的“无分别界”，界就是界限，这个跟那个不一样，边界在哪儿。我们现在是有分别界，要到无分别界，它两个之间是有界限的，是不一样的。就相当于说，我们把世界分成了世间法、出世间法，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界限是什么东西？后来佛教说，实际上全部是一，称之为一合相。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世间法，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但我们这儿，一定得把它二者

的界限搞清楚。搞不清楚的话，就合不起来。“所言无分别界者”，你说的无分别界到底是什么？“以何义故名无分别界？”既然是无分别界，你给它取了个名字叫无分别界……取名字的时候，外边儿的表现是取名字，其实你内心深处，一定是分别。也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无分别，其实还是分别。既然是分别，你为什么把它叫做无分别界呢？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说的登初地，其实不是太高的一一当然了，这已经很高了……

插话：师兄那一天给我说，龙树菩萨才是初地……

对。龙树是初地，无著是三地，我见过这说法的，我也说过，不过我是沿袭别人的说法^①。我印象中，在整理文字的时候，我还给加了注，注出来了别人的说法在哪儿。现在我也记不清出处了……

现在就是说，你所说的无分别，你为啥把它叫无分别呢？因为它明明显显是分别呀～～你为什么把它叫无分别呢？这是不是名不符实？有无分别的时候，你下了个定义，你划了个标准，他划了个标准，说什么样就叫无分别……我们汉地，比如说窥基法师，我们的分别，说有自性分别、随念分别、计度分别，他说那个无分别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随念分别、计度分别，自性分别还是有的，只有自性分别就叫做无分别。就是说，我们把定义给它划过来就行了。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东西？

谓于一切色过诸分别。于一切根过诸分别。过一切分别境界。

无分别是什么东西呢？无分别就是分别过了，已经过了分别的界限了，那就叫无分别。已经分别过了，不需要分别了，那就叫无分别。分别给无分别，构成了整个集合、整个世界。“一切色过诸分别”，一切色我已经分别了，这就是色，那我下来还分别吗？不需要了，超过了分别的界限了。也就是说，我们说分别是什么东西呢？我说这个是茶杯、这个是桌子，这是方便吧？你为啥说它是茶杯、这是桌子呢？它两个不一样，所以我能把它们两个分清楚，它们两个不会重复的。我说把这个（电脑）叫茶杯，那你说我不对，这明明显显不是茶杯，你怎么能说它是茶杯呢？就是说，我能够分清楚。我们现在就这两件东西，就是桌子上边儿放了个茶杯。当就这两件东西的时候，你能够把它分别清楚，那这个就叫做分别。

但是，当你分清楚以后，它不是茶杯、不是桌子，那有了分别，必然对应的是什么？对应的是无分别。那你说的无分别是什么呢？按我们这儿，分别对应的是无分别。那你要要是有了分别，那一定是没有无分别的。你要要是说有分别，那就没有无分别。要是没有这个分别，那就一定有无

^① 《瑜伽师地论释》中有，“龍猛菩薩證極喜地。採集大乘無相空教。造中論等。究暢真要。除彼有見。聖提婆等諸大論師。造百論等。弘闡大義。由是眾生。復著空見。無著菩薩位登初地。證法光定。”见《大正藏》第30册第0883页下栏。

太虚大师《瑜伽真实义品讲要》中有说，“中国相传无著位登初地，证‘法光定’；西藏谓其已入三地。按法光定与三地之大乘藏法光明定甚相契，故谓其证入第三发光地，亦未始不合也。”

<http://www.liaotuo.org/fjrw/hcrw/txds/104477.html>

分别……有没有搞错？说着说着像绕口令一样，就绕住了～～

要是有分别，那就没有无分别。要是有无分别，那就没有分别。这次对吧？分别、无分别，有A无B，有B无A。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他必须得有一个，有这个就没这个，有这个就没这个。但是，事实上是，你只要没这个，肯定有这个，因为你有二。这个呢，本质上就是分别，你说的无分别，实际上还是分别。

现在必须是，把你说的无分别给超过，超过了——既没有分别了，又没有无分别了，那个就叫做真的无分别了。就是说，你说的分别、无分别——你说的“无分别”，也是分别。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无分别，才是无分别，你说的那个无分别不对。就这个意思。

“谓于一切色过诸分别”，对色的分别，没有了，超过了，过了这个分别的阶段。这个分别、无分别，得上升一个阶段，超过这个分别、无分别，没有分别了，永远没有分别了。就是说，现在有分别，到真没有分别的时候，那就永远没分别了。但是，他永远无分别了，是他证得的境界。就是说，那一定是证得的境界。但在我没证得的人的眼睛中间，他就在分别，他还在分别。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无分别根本不相应，在我这儿的，什么都是分别，你说你的无分别，在我这儿也是分别，只能把你拉下来。佛菩萨要把我们的境界提升，让我们到上位，可我们总是把佛菩萨说的上位，拉到下位来理解……

所以，他说这个“色过诸分别”，色就是色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我给分清楚了，这是色，那个不是色，你说他有分别也好、无分别也好，其实全部都是有分别。所以对于这些不要分别，而且是永远无分别，超过了分别的阶段，就是上一个层次了。前边儿是凡夫的阶段，已经超越了凡夫的阶段，到了圣者的阶段，那就永远无分别了。

不光有色，还得有什么呢？根。色是对的境。根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通常是根对境，根对境生识。根是内的，境是外的，就是说内外都不能有。外边儿的不能有，内边儿的就有了吗？内边儿的有也不行。“于一切根过诸分别”就是说，对六根，它也不能分别，永远不会分别了。就是说，他永远不会分别了，但在我现在看来，他照样在分别。就相当于说，我们看着，你释迦牟尼佛怎么啦？你不是也会头疼吗？你不是也会背疼吗？那我还修个啥呢？我觉得我不用修了。这个就不对。这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现在学佛，是一定要把心思贴到佛的眼光上来看，你别老搁那儿加强我执啊～～我们现在修的，其实你在修我执，你还认为你在修佛的？但是我们说：我在学佛。我在学佛？你在学我执！

这就是说，色得“过诸分别”，根也得“过诸分别”，不能有分别。这个是眼根，那个是耳根，眼根耳根不一样。眼是看色的，耳是听声的，还给它一个一个一个分析，分析的好清楚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分别。你不能再分别，得超过这个阶段。那你说，我让眼去听声音，行不行？行啊。观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根根是互通的。那我这时候是不是叫无分别？我们现在分的时候，眼是对色的，耳是对声的，到那时候没有这个事，哪个都可以，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是超过这个分别的境界，一定要超过这个分别法境界，不能有这样的分别境界。这是眼根，那是耳根，

还分的清清楚楚的，这个都不能要。你要是还这样分别，那你就是凡夫。

注意，我们说的根，还要知道应该是啥？“识上色功能，名五根应理”，至于我们现在说的眼只能看色、耳只能听声，以及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等等，这其实都是分别——用名言表述的，都是遍计执。思维也是名言。

前边儿那是境，第二个是根，接着的“过一切分别境界”，则是把根和境一并再说一下子。他们有时候把它说成“六尘”，但说成六尘的时候，又回到前边儿了，就变成了“一切色过诸分别”了，“一切色”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那个实际上就是六尘。所以这里的“过一切分别境界”，应该是色境也包括、根也包括，内外全包括进来。“过一切分别境界”就是所有的分别，只要是分别，就是第六意识中间的全部都是，全部都得超越。第六意识的所有分别全部都超越，这样才行。

第六意识还包括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不是学“八识”吗？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识、阿赖耶识，你分的阿赖耶识照样是第六意识分别。也就是说，我们学的《八识规矩颂》，眼识怎么样、耳识怎么样、意识怎么样，然后阿赖耶识怎么样，你学那阿赖耶识都不是阿赖耶识。也就是说，你是把阿赖耶识实际上当成了认识对象。当你把它当成了认识对象的时候，那就不再是它了。因为识是能认识，结果你把它当成了所认识的对象，那就已经不再是它了。就是说，识是能，不是所。但是你来分析这个阿赖耶识，它有什么什么特性，有什么什么什么，还搁那儿分析了半天，那实际上是把它当成了所，它就不再是能了。实际上那个东西，照样是分别境界，这个也不能有。

过一切表了，

“表”就是表现出来的那个，它是什么？相，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它是表现出来的，是现象，不是本质。还有那个“了”，对所表现出来的样子，进行的了别。表，是表现出来的那个相；了，是对表现出来的那个相，进行分析、判断。

“过一切表了”，我一看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桌子的样子，你看见这个样子，分析出来——它是个桌子。当然了，这个好分析，有些东西，不知道是啥，刚开始没见过的时候，研究研究，研究了以后，把它的性质什么东西搞清楚了，你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了，那个叫“了”。最开始看见的那个“表”，是表象，不是本质。

“过一切表了”就是所有的“表”也不能有、“了”也不能有。按我们现在说的，表就是表面现象，了就是它的本质状况，对它的现象、本质全部给它搞清楚。这个都不能有，把一切表、一切了，全部都给它去掉，这才行——我们真的看见了天兵天将，这是因为我们病了，佛是真没有看见。

表，就是显现出来的一个相。了，就是进行了别。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相去了解它的本质的，

通常叫透过现象看本质。

一切烦恼、随烦恼障无所摄藏，

“烦恼”通常指的是根本烦恼，但实际上烦恼是把“随烦恼”包含进来的。有时候随烦恼还有大随、小随等的区分。随烦恼，就是烦恼中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切烦恼无所摄藏”就是所有的烦恼都不是。什么是烦恼？大乘里边儿以“分别”为烦恼，就是所有的分别全部都没有。什么是无分别？就是没有分别。把分别去掉，就是无分别。你要是都去掉的话，分别都去掉了，那无分别不也掉了吗？那个才是真的无分别。我们说的是真的无分别，而不是二元对立的无分别。

一切只要是分别的，就叫烦恼。我觉得挺好啊，我一看东西，我一分别的时候，有善的、有恶的，于是我就选取善的，不取恶的不就完了吗？不，你选取善的就是不对的。就像那句话：好事儿都不准做～～什么？不让我做好事儿，难道叫我做坏事儿啊？好事儿还不准做，怎么可能让做坏事儿呢？坏事儿更不准做！所以，一定都得把分别去掉。“无所摄藏”，都没有，这里边儿全部都没有。他下边儿举了个例子，叫虚空，“与虚空等”，虚空是什么东西呢？啥都没有，就叫虚空。那叫“虚空无为”，一定是啥都没有。我们现在说虚空里边儿有东西，有什么？空气。少来！以前没这个空气的观念。

“一切烦恼、随烦恼障无所摄藏”，烦恼也好，随烦恼也好，都是障碍，所有的分别全都是障碍。我把它分了个好的，好的也是障碍，那分的坏的，就更是障碍了。所以“无所摄藏”，一点儿都没有。

是故说名无分别界。

你看它这里边儿，所有的分别都没有，色没有，根没有，一切分别都没有，一切表了都没有，所有的烦恼、随烦恼全部都没有。啥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无分别。连分别都没有了，连无分别的没有了，我们就把它叫成“无分别”。说，分别也没有，无分别也没有——没有二元对立了，所以说就叫做无分别。

于是无分别界中，无色、无见、无住、无碍、无表了、无种种相，若菩萨如是了知，已如是安住无分别界，是即入无分别智，

第一步分别，第二步无分别。在无分别这儿，什么色、见、住、碍、表了、相等都是没有的。色是色声香味触等，见是见解、见地，住就是静止、不动，碍就是妨碍、就是关系，表了是对表

现出来的进行分析……菩萨应该这样，这才能安住于无分别。

这个“无分别智”就是根本智。证初地的时候，有根本智，证得根本智的当下，根本智、后得智是同时显现的。有了根本智就有后得智，后得智可以度众生，没有后得智的时候度众生，都是有缺陷的。

“是即入无分别智”，这个就叫做“转识成智”，这个就叫做登初地了。通常说转八识成四智，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圆。

与虚空等，

“虚空”就是空间，跟空间是一样的。什么叫空间呢？就是啥都没有，一点儿东西都不能有，那个才叫虚空。就是这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状态叫虚空。佛教中间说个“虚空无为”，虚空是个无为法。那个无为法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于是他就用个比喻的说法，就叫做像虚空那样的无为法，简称虚空无为。

于一切法无所观而观，

就是所有的一切法“无所观”，就是没有所观的一切法，“于一切法无所观”就是没有所观的一切法——这样的看法、这样的观点。后边儿是“而观”，什么都没有，才中。“一切法”你所有的一切法，就是你现在所见到的就是一切法，包括见、闻、觉、知的。把这些当成了对象，“所观”就是对象嘛～～就是把它们当成了认识对象，把它们当成了认识对象的时候，把这些全部的认识对象，全部都没有掉，这样才行。就相当于说，做梦，梦醒了，在梦中间彻底醒过来了。梦中间有山河大地、有老虎吃人，等等这些东西，可是你醒来以后，老虎也没有，吃人那个事儿更没有。梦中间见到的一切都没有。

“而观”这样的观，就是指梦中的一切法全部都没有这样的观，就是醒来以后的那种看法——有真实法，所以说，跟《心经》、《金刚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多了个“而观”。前边儿的“一切法无所观”那就是《金刚经》、《心经》，后边儿多了一个“而观”，那就是真实法。这种真实法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唯识，我们现在把它叫唯识，就是“第三时”。要是没有这个了，就是“第二时”，有这个就是“第三时”。

“一切法无所观而观”，就是什么？我们通常把它叫成“唯能无所”，就是一切唯心，就是有心无境。只有心没有境，就是所有的境，全部都没有。有的只是一个心，“而观”，这样的。

得大乐行，

就是登初地了。初地叫什么？极喜地、极欢喜地。初地就是欢喜地，翻译成极喜地。就是极其欢喜，就是超越世间的这种欢喜。你世间见到的所有的欢喜，跟它们没法比了，就是“大乐行”，行，就是心行，就是内心的感受。“得大乐行”，这时候内心里有一种极其高兴、极其欢喜。

增长大心，

“大心”就是成佛的那个心。最大的心就是成佛心、就是菩提心。登初地的时候，前边儿不是发菩提心吗？发菩提心，但是你还没有见道，没有成佛，菩提心不圆满，到转识成智的时候开始有了体验，真的体验到了菩提心的那种大乐，随后慢慢慢慢就增长了。我们现在资粮位、加行位的，我们叫摸着石头过河，这里边儿肯定有，但是哪一个你还不知道。但到欢喜地的时候，找着路了。就相当于说，现在还在黑屋子里，肯定有一条路，但那条路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就是摸摸摸，终于摸到了，就是登初地了，到这时候你就一步一步盯住方向了。现在还不知道方向在哪儿，还没找到方向。资粮位、加行位，就是还没找到方向，到了见道位的时候，真的有方向了，就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只管往前走就是了。那就叫增长大心，那个心彻底会增长。你现在在摸的时候，摸对了就摸对了，摸不对了还可能会倒着走、拐回来走。但是你放心——就像个球面，你朝哪边儿走，都是向上走，因为只有这一个方向。像北极，到那个极点儿上，哪一个方向都是南。但你即使在北极点儿的时候，也只有这一条路，哪一条路都是南。但在你这儿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也就是说，朝哪边儿去都是北。就是说，我知道朝南边儿走，但是那一条路是南？就相当于说，我在地球上站着，我知道往高处走，哪一个都是高处，都是南，但中间只有一个对～～

“增长大心”朝成佛的路上一步一步的走。

得大智慧，

然后得“大智慧”，这时候随着你的修行，初地、二地、三地，初地的时候，是不知道二地的，二地的时候是不知道三地的……但初地、二地的时候就是往前走了，二地就比初地要圆满。大小就是个比较，二地就比初地大，三地就比二地的智慧大。注意，这是后得智的比较，可不是我们现在的比较，别搞错了，不能有我们现在凡夫的这种比较。

大说无碍。

“大说”，对应的，咱们都知道“小说”，以前，小说就是指不登大雅之堂、来源不可靠的，后来成了一种文学体裁。这“大说”呢，就是指正规的、能登大雅之堂的。在这里也就是指大乘佛法，它是正规的。“大说无碍”就是大乘佛法是没有障碍的。因为有障碍是什么东西呢？不知

道外边儿的那叫障碍，他知道里头的这不叫障碍。就相当于说，小乘他也不知道大乘，因为他老认为他已经是圆满的了。我们现在在经典上看的，这是罗汉、那是菩萨，罗汉还能问出来一个问题。少来！他问不出来的。他这样的罗汉，那是装罗汉的，他本身就是菩萨，他显罗汉身。

你叫我问问题，我哪问得出来呀？我认为我挺圆满的，我觉得我啥都知道。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空间，就是160亿光年，这160亿光年就是全部了，你还有比这大的吗？没有了！你就是佛比我这大，也只能看到这160亿光年，在我这儿，这就是全部。我这已经是全部了，你还有比我这大的吗？他不认为有比他大的，佛，佛也是大阿罗汉嘛～～我也是罗汉，佛也是罗汉，我认为佛给我是一样的。这样实际上障碍了他往前走，因为他认为圆满了，走不动了。你再转，也是搁这160亿光年里边转。但实际上，菩萨能够把他含摄进来。“大说无碍”就是说，能够把罗汉包含进来的，在他那儿是障碍，但在这儿不是障碍。

于一切时、一切相，普为一切众生作大利益，

所有的时候都能够度众生，就是说没有时间限制。我们现在认为咋没时间限制呢？有时间限制的。佛陀他在人间显示，他的显示就跟玩儿一样，他来了八十年，他走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八十岁已经很稀了，一般人很少活八十的。我们中国刚解放的时候，人平均有五十岁？那时候能活四十、五十都是正常的。人家说，司马懿怎么厉害呢？他啥叫厉害不厉害，他不过是活的大。曹丕当了皇帝，我把你熬死行了吧～～魏明帝，我给你熬死了，你再厉害你活不过我，有啥法子？电视上看《大军师司马懿》，曹睿活着的时候是挺憋屈，一个小孩儿把司马懿整的也是没脾气，但我把你熬死了。你活不过他……在那时候，觉得他活了八十岁，这么大。朱总司令活了九十多，那么大岁数，活九十，不得了了。现在九十多的老人有的是，一百多的都有，觉得不稀罕了。周总理活了七十多吧，毛主席八十多，人家朱总司令活了九十，就觉得可大了。

佛陀活了八十，在当时已经是大岁数的人了。但是在佛教，八十年算个啥呀？一动都是多少多少大劫，你这八十等于没有啊～～也就是说，这八十年是有佛的，是有佛度众生的，可是大量的时间是没有佛的，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我现在想见佛，你哪见得了，没了，佛已经入灭了。这是有时间限制的。什么叫没时间限制呢？到登初地的时候，一切时空都是不存在的，他不会有障碍的。什么叫一切时？就是没时间限制。时是什么东西？是心不相应行法，是你瞎想出来的。当人都说它有、都说它有的时候，它就有了，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一个共同体，国家、时间都是一样的。人家说，他是一个卖国贼，他卖什么国呢？你国家就是一个想象共同体，时间也是这样啊。它就是一个想象共同体，但它就起作用。“一切时”就是没有时间限制，在他这儿根本就没有时间，时间是你瞎想出来的，但想出来以后，它会起作用。

柯云路写过一本书《你想害病你就害病》（《破译疾病密码》），大概是那个意思。他就搁那儿想，今天这儿不舒服，明天那儿不舒服，还真的想出来他有病，结果真的害病了。你到医院检查

的时候，真是一点儿都检查不出来。有病变，你能检查出来，可一检查一点儿病没有，但他又真是害病。心病？心病～～就是那种情况，他就是那么想的，你也是那么想的，不光是他一个人这么想的。他一个人那样想了，人家会说这是神经病，当大家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时候，那就不神经了，这是什么？共业。大家都说这是一张桌子，你非说这不是桌子，那你就是神经。你别看是错误的，错误的反而是对的。这就是说，“于一切时”就是没有时间，突破时间限制，时间在他这儿根本就没有。

于“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做梦，时间就是做的梦，所有的相也是做的梦。梦中间有一只大老虎，老虎还能吃了你？但你见了老虎你怎么会害怕呢？你就是做梦梦见老虎的时候，你的心噔噔噔跳的都不正常，你害怕。“一切相”，没有这些相限制，有相才有限制，看见一个色，听见一个声。一听见一个声，马上觉得挺好听，跟着跑了。听见唰唰唰下雨了，马上就跑出来了～～被相牵引，被相限制了。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唉，这是啥东西？想再看看，被色限制、被声限制，色、声、香、味、触，这就是一切相。

“普为一切众生”，没有众生的区别，突破众生的限制，没有众生。也就是说，布施的时候，要三轮体空，相也是这样的。你认为我布施给他什么东西，全没这回事儿，那都是做梦中佛事，就是常说的“建水月道场，做梦做佛事”。“普为一切众生”，没有众生的区别，那都是梦中间的。“作大利益”，都是要帮助众生的。帮助众生的时候，你说我都是帮助众生的，一切时帮助众生，需要，我就来。那你说为啥我需要，他不来呢？你少来，他来了你会害怕的。叫什么？叶公好龙是吧～～觉得龙挺好，很喜欢，真的龙来了，你会害怕的。你天天念药师佛，你见了药师佛你不害怕？肯定不怕？你肯定害怕！

“普为一切众生作大利益”就是哪一个需要，谁都度。你只要需要，他就来度。这时候，他能够使你提高一点儿，他就能帮助你一点儿。比如说，我在街上走路，以前车站的地方有好多讨钱的，现在车站不让进了。以前搁安徽才好玩呢，一个小师父走的时候，抓一把硬币放在口袋里。人家来了，小孩儿嘛，给他几个。过一会儿，又一个来了，又给几个。过一会儿，又一个来了，又给几个……最后的时候，我不给了。我哪儿来那么多啊～～一个小姑娘就不高兴了：怎么回事儿？我弟弟来你给，我来了你怎么不给～～重男轻女啊？欺负我呀？人家那是一家子～～就是说，是给还是不给？你见了讨饭的，是给还是不给？我也不知道该给不该给。我那一阵儿心里高兴了，就给；不高兴了，就不给。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那不一样，人还是会有高兴不高兴的……

佛陀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众生心嘛～～每一个人实际上他都是一颗心。我们现在是没能力、没神通～～佛陀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饿着肚子，我就给你吃。我给你吃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是说，给你了这一碗饭，结果你以这个因缘修行了，你能够与佛结缘，以后你就上道，愿意修行了，那我就给。他要是搁那儿琢磨个什么事儿，他肚子饿了，他吃了以后，他做恶，那我就不给了。

“普为一切众生作大利益”就是说，能够让你在成佛的路上提高一点儿，他就帮助你提高。

他不是说我一下子叫你成佛，那我也没这个能力，路都是一步一步走的。但能够提高一点儿，他都帮你。这时候如果不是能够提高一点儿，而是给了他以后让他更快乐的在六道中间轮回，那就不能说让你高高兴兴在六道中轮回，那我帮助你干啥呢？但要想解脱，凭什么不帮？我们要做慈善的，慈善你做，要做你就做，我也不反对，这些事儿我不帮。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要干啥。给你更多的时候，差不多是增长了你的贪、嗔、痴吧？差不多是这样的。有人做，我们也不反对，也不要人家做。但我们的目的是让你在修行的路上，能前进一点儿，那我们帮助。你如果说不是这个方向，那就不帮助。毕竟来说这都是小众的。

“普为一切众生”就是：有一个，我就帮助；有两个，我都帮助……你要是挤在一堆儿，那我就显佛身了～～你要是有一个，当然了对他来说是显佛身，但对别人来说不会承认的。比如说，佛陀无数次来往我们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就认为那一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一世来，我们认为他是佛，其他的都不一定是，都把他叫佛，实际上他就是佛。但我们都不把他叫佛，为什么不把他叫佛呢？影响不大。那一世来的时候，一下子度一大堆儿，舍利弗、目犍连都成了，这样觉得影响很大，那就把它叫佛。度了一个，而且这个人还不是个有名的人，那算完了，就不叫佛。但我该帮助还要帮助，该度还是要度的，也没有说没度。所以应以什么身得度，就显什么身度。有时候菩萨还显愤怒相，菩萨怎么显愤怒相呢？菩萨怎么了不能显愤怒相呢？前边儿说过那个故事，一个人老画地狱变相图，结果把自己画的面目狰狞，后来画菩萨、画菩萨，人都变得慈祥了。菩萨是个什么样？本身就不是一个人样子，菩萨就是个境界，但我们认为观音菩萨就是那个样子，佛陀就是那个样子，这就是凡夫，凡夫才这样认为的。我们认为慈悲的是菩萨，狰狞的是地狱——其实根本没那事儿，这是凡夫才那样认为的。

得勇力增长，

度众生的路上，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初地的时候度众生，只能度给你相应的，低的你能度得了，高的你度不了。到二地的时候……升一级，度众生的数量，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翻翻儿的增长。

“得勇力增长”，随着你修行阶位的上升，度众生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于无发悟佛事得大轻安。

“发悟”就是我要发心，我要发心开悟，我要发心成佛。“发悟佛事”，发心做佛事，那就不是佛事。“无发悟佛事”就是真正的做佛事，当你有心去……有一句话叫“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发悟佛事”就是我要发心做佛事、要度众生，有这样的心事儿的时候，还是凡夫。“无发悟佛事”，就已经自然而然了，天天都在做佛事，那就不用发心了。这时候“得

大轻安”，“轻安”在《百法明门论》中间说是什么？就是要修禅定，在即将得定的时候，那么一种轻松安宁的状态，叫做轻安。这是狭义的了。也就是说，一直想做佛事的时候，这还是凡夫。到那时候一直在做佛事、一直在做佛事，自然而然在做佛事，而没有这种做佛事的念头，但始终在做佛事。或者我们说成，我这时候在梦中醒来、醒来、醒来，真醒来的时候，在醒来而又未十分清醒，即将醒来的时候，一醒来，那时候的梦中大老虎本来要吓唬你，这时候的大老虎都没了，轻松安宁。最开始大老虎追着你跑，把你吓得不得了，这时候醒来了，这时候没有了大老虎，没有了那种感觉，轻松安宁。这就是得大轻安。

下边儿，佛陀说了个例子。

善男子，譬如一处有一大石山，

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石头山。

于其山下，有大宝藏众宝充满，

这一个山是一个宝矿，有很多矿石，其实是在山里头埋着的。什么宝呢？可多可少，可宝贵了。

所谓银宝、金宝及种种异宝，复有大摩尼宝出大光明。

“银宝”，后边儿还有金宝等等，给金宝比起来，要差一点儿，但是，银矿也还是不错的。“金宝”金矿，“种种异宝”，各种各样的宝藏，这些东西都是有价值的，银子是有价的，金子是有价的，“种种异宝”也是有价值的，反正都是宝贝，都是好东西。“复有大摩尼宝出大光明”，说，这个山里边儿，不光有银子、金子，各种各样的宝，还有一个“大摩尼宝”，地藏菩萨手里拿的那个就是摩尼宝珠，摩尼宝就是如意宝。金子就是金子、银子就是银子，但这摩尼宝珠呢，有了这个宝珠以后，你想什么什么来、想什么什么来。就是那么个如意宝。海龙王有一个如意宝珠，人家说海里的水为什么能清，你看看黄河水浑吧？流下去以后，大海里的水并不浑，就是说河里的水可以带很多泥沙，但海里边儿不会浑的，就因为海龙王有一个摩尼宝珠，所有的水到他这儿都是清的，不会有浑的。“大摩尼宝”，这个宝是无价的。山里边儿有很多宝贝，银宝、金宝，种种宝，而且还有一个极其好的“大摩尼宝”。

是时，有求宝人。来诣此山，欲求珍宝。

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山上寻宝。佛经中间经常见到这些寻宝的，入海寻宝的、入山寻宝的，这样的人很多。就相当于说，我们人碰运气的，现在人不是也有很多吗？他干啥呢？天天去买彩票，想中个彩票～～一样的道理。有的人你没福报，今天买不中，明天买不中，老也不中。有的人有福报，买一次，哇，就中了。那一年杭州有一个中的，是非典那一年：一个人搁公交车上坐着，旁边儿的人发烧，他就赶紧下车了，他要换下一辆车，下来这辆车之后，发现零钱没有了，边儿上有卖彩票的点儿——那就买张彩票换点儿零钱吧～～结果竟然中了。有的人老买，老不中，有的人无意之间买一下子，中了。这是广播上播出来的，要是中的少了，也不值得广播，但具体中了多少，哪记得这个呢～～搁中天竺的时候，韩廷杰老师才好玩儿呢，给从北京回来，圈着不让他出屋。好，那我就不出屋。他干嘛呢？你们给我送饭的时候，我不出屋～～饭一送来，吃了后照样出去转。我不搁人里边儿转，跑到对面的山上转。可他吃饭的时候就不出屋了……

这时候，有人到山上寻宝来了。

彼有一人，先知其宝所藏伏处，

先有一个人，他知道这个宝在哪儿。

见来求者即谓彼言：

他看见有人来求宝了……这个地方有个山，山里边儿有宝藏，甲来求宝，乙知道这个宝在那儿呢，就给甲指点了：

“汝求宝人，当知此处，大石山下，有大宝藏众宝充满，复有大摩尼宝出现光明。”

你不是到处寻宝吗？这个大石头山下就有好多好多宝，不光有通常说的宝，还有无价的摩尼宝。

时求宝人闻其言已，

甲听到乙给他说这儿有宝，

即时勤力坚固作意，

甲就起了意，我要搁这儿挖宝。“勤力坚固作意”，很精勤、很努力的发心，一定要挖、一定

要挖。发心了～～发心挖大摩尼宝，就是要成佛，就是比喻这个的。“即时勤力坚固作意”，修行的时候，最开始要有分别，为了无分别，先得有分别，知道什么是分别。要想无分别，你得知道什么是分别。

开凿彼山，取大摩尼宝。

“开凿彼山”这是实践，前边儿是发心作意，修禅定等等这些修行方法。“取大摩尼宝”，他的目的就是一定要取到摩尼宝，证佛果。

开已，乃见银宝现光、石无光现。

挖宝嘛，挖了一段时间，唉，看见宝藏了，但还不是摩尼宝，这是修行境界还不够。“乃见银宝现光”，这时候挖到银宝了，银宝有光，但“石无光现”，石头无光，就是那些烦恼法。把石头挖开，挖住了银宝。

是人见已，不作大珍宝想。

这人一看，银宝我不要，我要的是大摩尼宝。“不作大珍宝想”，不把银宝这个东西当成是宝贝。

时先知宝人亦如前人，

这句话比较奇怪^①，在敦煌本里边儿，没有这句话的对应句子。敦煌本这个例子是这样说的：“善男子，譬如有一胜妙石藏之下，而有种种杂宝光色灿烂异常。所谓金银琉璃赤珠等诸杂宝藏。或时有人欲求宝藏，来诣彼所。有知宝者而告之言：咄！男子，此胜妙石藏之下，有大宝藏光色灿烂异常，彼下有如意宝珠。汝应最初掘此石藏。掘彼藏已，便见银石，於彼汝不应生於金想。识彼相已，而更掘之。此见金石，於彼金上，不应起於大宝藏想。”这中间刚好没这句话，和这里对不住。他挖出来银宝以后，他说这个东西我不要。

“时先知宝人亦如前人”，这句话有点儿突兀。按字面意思，就是说，甲搁这儿挖宝，挖出来银子他不要，他说这不是我想要的。“时先知宝人”就是乙，“亦如前人”或者说跟这个甲一样，实际上他不应该跟甲一样，应该是知宝人，他不应该是挖宝人。他要是挖宝人就不对了，也就说

^①把前边儿的“是人见已，不作大珍宝想”这儿改成逗号，这儿的“时先知宝人亦如前人”连成一句话，这样就通了。“是人见已，不作大珍宝想，时先知宝人亦如前人”，就是说，知宝人也不把银宝当成是宝——先知宝人和求宝人在这一点儿上是一样的。

不通了。

“亦如前人”，要是那样想也能说得通，怎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净土宗，他力——唉，能解释通。最开始我给理解成那个了，理解不通了。如果是理解成“他力”帮助，像我们中国的禅宗啊、华严宗啊，都是凭“自力”修行，但中国还有一个净土宗是凭他力的。我们给它解释成他力，这时候我搁这儿挖宝，挖着挖着挖出来这东西了，怎么办呢？他力，佛来帮助我。“时先知宝人亦如前人”，就是他来帮助我。前边儿那个求宝人挖着挖着：这不是我要的呀，他再来帮助帮助我，把它解释成帮助我，这样理解也行。

“时先知宝人亦如前人”，把这句话单独给它拎出来，把它说成帮助也行。它给后边儿呢，我猛然间想到这个的时候，还得跟后边儿的通一下子。先把这句话放一下，先按我前边儿的那个想法说。

这时候就是说，甲搁这儿挖宝，乙是知宝人，甲是挖宝人。挖宝人是指菩萨修行，知宝人是指佛。佛一路陪伴着我们，随时指点。

开凿彼山而取其宝，

“开凿彼山”就是说，甲搁这儿挖，挖出来银子以后，他“不作大珍宝想”，他不要这个，于是还接着挖。“开凿彼山而取其宝”，他又搁这儿接着挖，就是接着修行。

开已，乃见金宝现光，石无光现，

搁这儿挖着挖着，“开已”就是又一层了，又深了一层。“开已，乃见金宝现光，石无光现”，登了初地，我不是不动了，我还要登二地、三地，往下一直挖，还有“种种异宝”嘛～～一步一步要挖的。第一步挖到银光了，第二步的时候挖到金光了，“石无光现”，石头越来越少，把石头给挖走了，就是烦恼越来越少。

是人亦复不作大珍宝想。

这还不是我要的。

时知宝人，乃作是言：

这个地方，到关键处了。前边儿是挖挖挖，挖到这儿了，怎么我还没见呢？我怎么老不见呢？这时候一个关键的地方，什么东西？石头你已经挖光了，石头你挖着挖着，到金光这儿……烦恼

已经没了，怎么还没见到大摩尼宝呢？重要的一点儿在这儿呢。“时知宝人，乃作是言”：

“汝求宝人，不应勤力坚固作意而求大宝。

前边儿说，你来挖，就在这儿——这是叫你分别的。到这时候给你说什么呢？说你呀，不要再有心做了，一定得放弃这个心，你不能老分别——你老分别、老分别，你这个心被分别占住了，你就看不见宝了，你必须得无分别，你才能够见到大摩尼宝。

“汝求宝人，不应勤力坚固作意而求大宝”，你不能搁那儿想着：我要成佛、我要成佛、我要成佛。该放下了，不是叫该放下了，是什么？你做到以后自然任运才行，你这时候一直搁那儿做，一直还没任运的。最开始的时候“汝求宝人，当知此处”，搁那儿挖，那是开始发心，到这时候是登地，给前边儿反过来了。前边儿要发心，而这时候不要作意了：注意，主要是任运了。

若不作意者，应得见彼广大珍宝；

你只有无心去修行，因为你一直任运，不用专心自然就修行了。“若不作意”，不要搁那儿老想我要开悟、我要成佛。“应得见彼广大珍宝”，也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发菩提心，那个仍然是分别，到这时候才能无分别。到无分别的时候，那就真见了。“若不作意者，应得见彼广大珍宝”，你不作意就见到了。

以作意故，宝不能得。

因为你作意，你就不能够见摩尼宝。因为你有作意，你就还是凡夫。

若有得彼大珍宝者，即得大富，

就是说，你不作意，你就见到宝了。真的见了宝以后，证无分别智了，见根本智了，也就证欢喜地了，那就是成圣者了。“即得大富”，这时候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布施就布施，想持戒就持戒，都能够做圆满了。“即得大富”，证初地了……因为下边儿还有一个“普遍施作”，就是说布施的。想做布施的时候，我都没有，我怎么给人家做呢？你见了大摩尼宝珠，想布施的时候都能够布施，“即得大富”，就没有贫乏了。

如意自在，自他俱利，

“如意自在”，你这儿全是度众生的事儿，想怎么度众生就怎么度众生，该怎么度众生就怎么度众生。“自他俱利”，度众生的时候，对自己有利，我把东西布施出去了，虽然说是梦中布施，就是我们常说的“做梦中佛事，建水月道场”……布施出去了，三轮体空，就是说没有东西布施出去。但是我留下来了布施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是有的，清净心的种子是有的。清净心的种子有了，那这个清净心就叫做法身种子，法身种子成就的是你成佛的种子。叫什么？吕新国说法身种子百分之十那就是初地～～你现在不够。当你全是清净种子的时候，那就叫法身。“自他俱利”，对自己来说，你是清净心成就自己的法身。对他人来说，帮助别人往上提高一步。一下子让别人成就，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可以让他提高一步。

普遍施作，悉得圆满。”

“普遍施作”就是普遍的做布施等。“施”就是布施，初地的时候不是布施圆满吗？二地叫持戒圆满……做布施的时候，普遍的做布施，想怎么做布施就怎么做布施——不是想怎么做，而是该怎么做。“悉得圆满”，全部都能够圆满。

这是个比方。它到底在说啥呢？下边儿，佛陀把他这个比方，这个是比啥，那个是比啥，给说了一下子。

佛言：“善男子，如是等事以喻说故，

我不是说“入无分别法门”吗？我把入无分别法门这个事儿，就用了比喻来说。

若有菩萨知是义者，

如果菩萨听懂了我这个比方，到底在说啥。你知道我到底在说啥。

即见是义如先所言。

你听懂了我的这个比方，你就能知道我前边儿说的那个道理。我光讲道理，有时候呢，就把你讲糊涂了，这时候我再给你举一个比方，说一个故事，这样更形象、好理解，你就理解了。

“若有菩萨知是义者”，如果你明白了我举得这个比喻，那你就知道了我前边儿说的“即见是义如先所言”，就知道了“如先所言”，我比喻之前所说的那一番道理。

下边儿，他给合一下子。

一大石山者，

这一座大石山，比喻的是什么？

即烦恼一法，

一个是比喻烦恼。大石山比喻烦恼，我在大石山里头挖矿，也就是说那个矿就是摩尼宝珠，摩尼宝珠就是我们的真心，成佛。真心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烦恼中间。我们现在表现在外的是烦恼，但实际上里边儿有真心。

二处作行增语。

“二处”是指烦恼以及烦恼所产生的果。一个是烦恼，一个是烦恼所引起的后果，这就是二处。一处是烦恼，烦恼所产生的果，或者说成因果，都行。二处，一处是因，一处是果。“作行”就是造业。“增语”就是编一个话，就是多出来的一句话。“增”就是增加，增加了一个名字。也就是说，本来是烦恼、作行，结果我给你说成了一个大石山，我就加上了个大石山的名字。我这大石山就是指的这两个东西。“增语”就是多出来的话，我给你取了个名字，安立了个假名叫大石山。也就是说，大石山指的一个是烦恼，一个是造业。或者是因、果，指的都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大石山。“增语”就是增益出来的，就是本来没有，我现在假安立了一个。也就是说，事实上是没有的，但是我假安立了个名字。假安立的名字，就叫做分别。

我说的这个比喻，大石山指的是烦恼、造业、因果，等等。

山下有宝藏，

就是山下头的那个宝藏。那个宝藏是什么东西呢？

即无无分别界增语。

看敦煌本咋说的，“善男子，为了彼义而作此喻：此中胜妙石藏者，即是诸行并诸杂染，喻此二种增语”。他这上边儿说“即是诸行并诸杂染”，这里说“即烦恼一法，二处作行增语”。“诸行”就是心里的造作，还有个“并诸杂染”，杂染就是清净的、染污的、无记的，也就是造作的，跟这个是一样的，就是造业。

敦煌本接着是“下有大藏如意宝珠者”，这里是“山下有宝藏”，“即无无分别界增语”，敦煌本是“即是无分别增语”，恰巧是反着的。他说“是”，就是“是无分别增语”。这里是“即无无分别界增语”，两个无，“无”给“无分别”合在一起。“增语”还是指取个名字，取个名字叫山下宝藏。山下宝藏指的是什么呢？按他上边儿说，指的就是“无分别界增语”。因为这本经叫《入无分别法门经》，是要无分别的。而他这里的“无无分别”，无分别是给分别对应的无分别，它叫分别，它叫无分别。那没有无分别，也就是超越，这个就叫做无无分别。所以说，这样的理解是能够理解的通的。也就是，“山下的宝藏”指的是没分别的，就是无分别增语。把无分别的境界叫成“山下宝藏”。

彼求宝人者，即是菩萨增语。

寻宝的那个人是谁？指的是修行的菩萨。“增语”就是指取个名字叫“求宝人”。

彼知宝人者，即是如来增语。

“知宝人”指的是如来。

石自性者，即是有分别自性增语。

“自性”就是分别出来的。这是桌子、那是茶杯，这就是分别出来的自性，石头也是。

开凿取宝者，即不作意增语。

“开凿取宝”，这是实践了，“不作意”，实际上就是指的思维佛法。实践的时候，我得修的吧，我得念经吧，这就叫“开凿”，就是只管凿，不要想。我们现在是想想想～～“凿”就是指思维佛法、思维五蕴皆空，最开始是这样，然后“不作意增语”就是只管念、只管念、只管念，只管想、只管想、只管想，只管想一个什么？别分别～～不要想这些东西，佛陀怎么说，你就跟着佛陀的思维就行了。

也就是说，你不要搁那儿瞎想了，你所有的瞎想都不用，一定要让自己的思维跟着佛陀，用不着你去思维……对，就是按着经典来。我们老想什么呢？老想着经典怎么理解不通呢？怎么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反着的？老认为佛陀给我们反着的。你不用那样想，佛经中间怎么说，你就怎么想。你不用想、你不用想，就跟着他想了，只管跟着他就行了。

石下有银光者，是自性分别增语。

分别自性，就是分出来了这是桌子、那是茶杯，分别出来我不要银光。

石下有金光者，是空等分别相增语。

就是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金光”就是指的这些。用四谛、八正道来破我们的烦恼。

石下有种种宝光者，是有所得分别相增语。

这都是有所得。我们有烦恼，我们还用这个佛法去破那个烦恼，破了以后这个佛法也是得破掉的。

念求大宝者，即是乐入无分别界。

这些东西我都不要，我要摩尼宝，我要的是无分别，我要的是成佛。

这说的是比喻。把前边儿稍微再回一下子。我们在凡夫修行的时候，佛陀给我们说要无分别，一定要达到无分别才行。为了达到无分别，第一个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分别，佛陀就给我们讲要怎么怎么分别、要怎么怎么分别。知道了分别以后，然后你才能知道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呢？没有一切的分别，那就叫无分别。也就是说，一定得把我们凡夫所有的见闻觉知全部破掉，有一点儿破不掉就不行。只有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破掉了，那时候才算。为了讲通这个道理，佛陀讲了这么个例子。

这里的例子，跟敦煌本比较起来，有些地方还不一样。按刚才说的这两个也能说得通，不是说不通。按他们的说法，这个翻译比较差，读也读不通。我们现在不管它哪一个对、哪一个错。我们知道，只要是文字相，经过千百年，中间肯定有错的。这本错的，敦煌本中间错的，这里知道是错的，那里不知道它是错的，反正都有错的。谁的完全对，谁也不敢肯定。我们把它两个放在一起比较，稍微有一点儿不一样，那也不可能说这个地方是这儿错了，那个地方也是这儿错了，当然了也不能说没这种可能性，但同一个地方错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读的时候，我觉得能读的通，他们都说施护大师翻译的不好，这是为什么呢？我总感觉到他们从总体上，对宋朝的翻译评价不高。宋朝的翻译，施护大师是代表喽。因为大家对他总体上评价不高，所以就认为他这一个不好。其实也未必不好，我觉得能读通，不是说读不通。

佛陀举了个例子，用这个例子把前边儿的道理，又重新讲了讲。要入无分别，但要入无分别，肯定得分别。但分别的时候，一定不能乱分别，一定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分别。这个规则从哪儿

来？按照佛陀的经典来，经典中间给你怎么分别的，你就怎么分别。因为我们现在分别的时候，你会乱想，你会按照我们凡夫的眼光去想，凡夫的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想法都有了。我们分别的时候，要按照佛陀讲的那种分别。就是说，为了无分别，一定要分别，但分别，一定得有所依的分别，这就要照着经典上给你说的——经典上说的是色、受、想、行、识，它这里的色是什么？受是什么？拿这样的分别去分别。

你别老搁那儿——我们跟藏传讨论的时候：你别给我说空，你给我说说这个茶杯怎么样。佛经中间说的是色、受、想、行、识，没有说茶杯，在古印度还没有茶杯。那时候吃饭用的是钵，当然了，是中国人翻译成“钵”的，到底叫啥？谁知道它叫啥。人家叫应量器。佛陀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按他说的，因为我们是学佛的，他有他的原则，你可以按照他的原则举一反三，没有关系，跟现在是能够统起来的。但我们的想法，通常是很奇怪的想法。我们对佛经没有一个总体了解的时候，就是他的那个大纲不了解的时候，这时候的想法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挺害人的，一定得照着佛经中间的想，就行了。就是说，要无分别，先得知道分别。怎么知道分别？应该怎么分别？照佛经上分别，别搁那儿自己瞎琢磨。因为什么呢？你心里的瞎琢磨，实际上是搁你的知识背景里头转，跟佛教的知识背景完全是两回事儿。这就会导致一个——比如中国人说的“三教合一”，这种情况挺麻烦的。

三教合一的时候，对在世间流传很有用，但跟解脱了不相干。我们现在看，人家说佛教就是佛教，儒教就是儒教，你不可能说“三教合一”。三教合一的时候，在表象上可以合一，两个东西朝一堆儿放的时候，必然有一个相交的地方，不然的话他们两个没法谈话，他们两个必然有一个相互讨论的平台，但是二者的核心是绝对不能统一的。如果说佛教的核心教义跟儒教的核心教义，这二者之间是一回事儿，那就用不着是两个宗教了，那一教就完了～～人家说，俩东西朝一堆儿碰，浅层次碰还行，如果深层次碰的话，那会爆炸的，那会出问题的。所以佛教就是佛教，儒教就是儒教。合一，仅只是在表象上在一个平台上可以相互交流、可以谈话而已，佛教就是佛教，儒教就是儒教，它二者绝对是不能同一的。

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尤其是南北朝，争议可大了，宋朝以后提倡三教合一，就不争议了，究其实质，那是找一个共同的平台而已——现在用不着跟儒教合一了，儒教想抬起来，几乎没那个可能性了，它很难再起来了。你说过了多少年，能不能起来，也不见得。但至少目前来说，看不到这种希望，也可能是咱眼光浅。几百年后忽然又起来的也不是没有……

我们要和他进行剥离，一定得是佛教就是佛教、儒教就是儒教，二者之间不一样。以前从宋以后，我们千方百计的把它合起来，现在的时候要千方百计的给它剥离出来，是儒教的就是儒教的，是佛教的就是佛教的，你别给我朝一堆儿搅。

佛教是让你干嘛的？是让你解脱的。儒教是干嘛的？是治国的，是搞政治的，不是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吗？当然了那只是赵普的说法了，那是管理国事的，治理国家是世间法，是世间中间怎样和睦相处的，而给解脱不一回事儿。现在提倡宗教要中国化～～这时候不用说儒教的事儿，

要说马克思主义的事儿，我们要找一个跟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平台，把儒家先朝一边儿放放，已经给儒家合过了拉，现在给它剥出来，我不给你玩儿了～～现在给谁玩儿？给马克思主义玩儿，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弘法的平台。以前儒教是我们的主线，那是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现在的時候，马克思主义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要和它合，这就是中国化。

插话：它讲暴力。

不，它现在不这么讲了。胡锦涛时候就提出了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是不是胡锦涛时代提出的？这就是什么意思？这其实就是马列主义也在中国化着。现在要求我们宗教中国化，其实第一步先是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列主义中国化现在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给它怎么合，但都在探索。它没完成，它才一百多年嘛～～一种思想真正深入人心，一百年是不够的，说实在的。儒教真正的在中国……汉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到了宋朝才真正成为全民的思想规范，这么长时间^①。佛教进入中国，也是四五百年之后才行的。马列主义它没有一两百年是不行的，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它快快地也得一、两百年吧。当然了，到那时候，这个朝代会咋样儿呢？不知道～～马列主义现在是官方意识形态，但真心信仰的，确实没几个人。这时候我们与它合，但一定得把握度，不然的话，恐怕成了：政治上使佛教不被边缘化、不受打击，但使得民众分不清二者，这也会使得佛教失去人心的……

好了，这话题不能再说了。阿弥陀佛！

2018年7月5日

这部经呢，其实后边儿就不是太复杂的了。主要是打比方这段儿话，特复杂。比方原文咱就不说了，把比方跟实际修行再合一下子。

上一次说到“即是乐入无分别界”这儿。咱稍微再回一点儿，前边儿打比方的那个故事就不再见了，也就是有求宝人、知宝人，求宝人去挖宝，知宝人给他指点，就事儿。故事说完之后，“佛言：善男子，如是等事以喻说故”，就是我们要入无分别界，我们现在在有分别界里头，要进入无分别界。就是说，凡夫要转凡成圣，习惯上说成“转识成智”。要转凡成圣的时候，实际上挺麻烦的。他就举了个比喻，用这个比喻来说。“善男子，如是等事以喻说故”，就是说转凡成圣这个事儿呢，我用了比喻来说，打了这么个比方。

“若有菩萨知是义者，即见是义如先所言。”我们这些修行人，修行人就是菩萨。有人说我就生天就行了、我就证个罗汉就行了，没这回事儿。你现在生天，你现在即使是想生天，也没关系。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不就在六道中间转吗？我们要成佛，你放心吧，这是因为什么呢？你见了佛经，所以说你要成佛。你要是没见到佛经，成佛这个事儿，你是根本想不到的。

^①其实儒教是明朝才真正普及至官方、民间的。

我们看《华严经》里头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去见这个、见那个、见那个、见那个，拜这个、拜这个、拜这个、拜这个，总共拜了五十三个。我们现在搁经典上看，他去拜观音菩萨、拜德云比丘等等。你还认为真是什么什么比丘、什么什么居士、什么什么神等等，其实那就是佛，那是佛显的罗汉身等等，他搁这儿学的就是……我们就来慢慢比方自己，比方自己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时候，经典中间好象把时间给压缩了。比如说，陈忠实写了一部《白鹿原》，中间写了好几代人的事儿，时间有近百年。咱们来看这本书的时候，五、六十万字，一周怎么着也能看完了。也就是说，他那近百年的过程，我们要在一周左右给它压缩着过一遍儿。

五十三参，你别看善财童子跑这儿、跑那儿，其实是上百年、上千年、上万年，佛教是论劫算的，我们就把这相关的事儿给拉过来了而已——演一场戏……说书的嘴，唱戏的腿，百里千里，一下就到了，十年百年，一下就过去了。

他搁这儿的时候，拜观音菩萨，他为什么去拜观音菩萨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事儿，所以去学——我们看经典，所以知道了，实际上是背后有人一连串地给指点。当他在具体现场的时候，当局者迷，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佛，光知道要学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学了了，然后给他说你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现在说，他到德云比丘那儿，德云比丘不就是个和尚吗？其实那就是佛，那就是佛的化身。那就是说，搁德云比丘这儿学了这么个法门，但这个法门，实际上就是成佛的法门，只不过在那个阶段，他给你叫成某一个法门。也就是说，对这个人，你不要给他说是成佛的法门，在这一个阶段，实际上他成不了佛。在这个阶段成不了的，唯识中间把这个话说的太明了，让人讨厌，它说“五种种性”，你不能成，胡扯！我在这一个阶段之内不能成，你非给我拉恁长时间干啥？在恁长时间，我是可以成的。但是，你在这一个阶段，就是不能成的：注意，在恁长的阶段里，这其实是他的全部，这个不要搞错了。

就是不能成，你也不用给他说不能成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接触到了佛法，你说不能成佛，他心里就反感，其实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一点儿都不反感。你就给他教一个法门，念佛。念佛干嘛呢？生天，生天不是有“六念法”吗？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六念法就可以生天，其实这就是生天之法，生天之法只是成佛之法中间的一个环节，实际上也就是成佛。所以这时候，你即使说不能成佛，这时候你给他讲了生天之法，其实生天之法就是成佛之法中间的一个环节。这时候我给你讲了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也是成佛路上一个环节……

这样，我们把“五十三参”给它统起来，五十三参其实就是成就了这个法门、那个法门、那个法门、那个法门，有好多好多法门。学这个经典的时候，我们没有切身体会，所以搁这个地方所学的这个法门，你知道它是成佛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在现场的时候，他不知道是成佛中间的一个环节，他根本不知道。而且，我们一下子把它拉那么长的时间，他跑了五十三个阶段，五十三个阶段不就是五十三个位次吗？通常说是五十二位，加上究竟就是五十三个位次。为什么这样？其实是他搁这儿的时候，他把前边儿忘了。他学德云比丘的时候，他把前边儿的这个忘了，他就知道这一个法门——注意，我说的“他”，可不是善财童子，善财童子是知道剧本的，我们

不知道剧本的人，才是学这个把那个忘了、压到心底了。

我们在经典上看的时候，是他给他指点着朝那儿去的，实际上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像我们现在的时候，他不一定知道。现在的時候佛陀就给我们说，你前世就学过好多了，所以说你相信佛陀。当真的没有佛陀给你說的時候，你真不知道。但是，背后的那些种子，它在起作用吧？照样在起作用，不然的话你怎么在六道中间轮回？就是你内心中间有那样的种子。那你怎么会跑到那个比丘那儿去学呢？内心的种子显现了，所以他就搁那儿想起来：啊，前世好像有人给我们说过。当然了，冥冥之中就是有人推着你，就是业力推着你。

这时候，说，“善男子，如是等事以喻说故”，我给你说了这么个比喻，用比喻来理解入无分别的事儿。“若有菩萨知是义者，即见是义如先所言”，这些修行者，你要想知道我的比喻到底是在说啥，那你就能夠明白我前边儿给你說的那个法。我说的比喻给这个法是一样的。但我们现在的时候，会出现比喻是比喻、法是法，你会把它分成两个的。我们说的“南辕北辙”，这是寓言故事，说一个人想朝楚国去，可是却朝北边儿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你还认为真没这样的人？还真有这样的人。这就是冥冥之中他就朝那边儿跑，就相当于说，我想朝某一个地方去……我们以前就干过这样的事儿：那一次，我从合肥下了车，朝九华山去的那个车站，就在望江宾馆的边儿上，而且我们经常到那个地方去坐车。它不是在大车站，就相当于说我们现在的南站、北站、东站、西站，朝东边儿去的，大概在东站；朝西边儿去的，大概在西站。大概是这样的方向。当时的合肥就一个总站，朝南边儿的大概就是在望江宾馆边儿上那儿，那儿叫南七。现在那里已经算是城里边儿了，就在那儿设了个站，以前是没有的。车就停在望江宾馆旁边儿。结果我就是找不到望江宾馆。下着雨，雾蒙蒙的，我经常去的……迷路了嘛～～结果就朝反方向跑。我有一次还搁这个地方迷了路呢，我朝杭州佛学院来，结果我朝那边儿走。奇了怪了，人家说你走反了。因为你现在是清楚着的，你知道朝楚国去怎么朝北边儿跑呢？在现场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还觉得，明明楚国在南边儿，你怎么朝北边儿跑呢？他不知道南北了嘛，糊涂了嘛～～

现在就是说，我给你說这个比喻，比喻是比喻，我说的道理是那个道理，得给它合起来呀～～你还认为能够合起来？真的有人合不起来。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比喻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有这样的人，犯这样的错误吗？就是我们想不到有人会自相矛盾——谁会拿自己的矛来戳自己的盾呢？自己能直接看見自己的脸吗？真有人犯这样的错误，你想都想不到～～因为你站在外边儿的时候，你觉得挺奇怪的，其实你要是在现场的时候，一点儿都不会感到奇怪。

说，“若有菩萨知是义者，即见是义如先所言”，就是前边儿的那一个，说一个比喻，你合不起来的。我现在给你合一下子。

“一大石山者，即烦恼一法”，这个山是什么呢？“即烦恼一法”，就是我们的烦恼。佛陀成道的时候，“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唯以颠倒执著不能证得”，就是那个东西，它搁那儿挡着叫你前进不了。

“二处作行增语”，“二处作行”，烦恼以及烦恼产生的后果，就是因、果，要不然在因上着

迷，要不然在果上着迷。我们平常说的“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你还认为呢？众生的时候在果上着迷，菩萨的时候在因上着迷，这不是证果的那些菩萨，证果的那些菩萨就不会有这事儿了。我也发心了，我就搞不清楚这个因果怎么回事儿。“作行”就是心里搞不清楚，再造业。作行，就是心动了、造业了。“增语”，这些话根本就没法说，所有的话都不是，都是烦恼。佛给你说的，佛说的也是烦恼，但是你还得照他的烦恼，才能破得了我们的烦恼。照佛说的法，来破我们的法。但它本质上来说，它也是烦恼，也得把它摆除。

“大石山”，我说的石山就是烦恼，以及烦恼的表现、烦恼的果，搁这个中间着迷，迷了。“作行”就是心行，行就是我们常说的身、口、意三行，重要的是心行。身、口就是心的表现。我们现在说身、口、意，实际上是意在底层，身、口就是意的表现。意，因为心行扰乱，结果就导致了身行、口行出问题了。意是底层逻辑。

“山下有宝藏，即无无分别界增语。”山下的那个宝藏，就是没有无分别增语。“无分别”就是没有分别，“无无分别”则成了没有无分别，那就是有分别，就是我们现在有分别。“宝藏”，是好东西，宝藏本身是好东西，比喻的是好东西的，但宝藏下边儿又分成了银宝、金宝，什么是银宝，什么是金宝，银宝、金宝都得要扔掉，所以宝藏都要得仍掉。我要无分别，你现在没有无分别，那就是山下的宝藏，就是金宝、银宝。你现在没有，没有怎么办呢？“增语”，给你加一个，没有？说你有你就有了～～你说我有就有了？那是说的轻，说得狠了你自然就有了一一今天给你说有，明天给你说有，后天给你说有，说着说着，可能真有吧？不然的话，怎么他老说我呢？说着说着，你自己就不由自主地就感觉到有了。就相当于说，今天说你是个坏蛋，明天说你是个坏蛋，后天说你是个坏蛋，说着说着自己就感觉到自己是个坏蛋了。

“彼者，即是菩萨增语。”“求宝人”就指的是菩萨，“菩萨增语”就是给你叫成菩萨，你可不是真菩萨，搞清楚。意思就是说，你不是真的果位菩萨，而是刚发心的菩萨。刚发心的菩萨也是菩萨，只是还没有证果而已。发心的时候就开始挖了，开始实践了。

“彼知宝人者，即是如来增语。”“如来”也是增语，你见得了如来吗？你见的是化身如来。一说化身的时候，观音菩萨也是、德云比丘也是等等。全是，那都是。我们现在一说舍利佛，舍利佛是阿罗汉，你少来，那就是佛。一说观世音菩萨，是什么什么法身大士、什么什么菩萨，少来，那就是佛。如来也是“增语”。

“石自性者，即是有分别自性增语。”这一段实际上跟《心经》是一样的。“石自性者”就是分别出来的那一些东西——你分别出来的这是桌子、那是凳子、茶杯，实际上还是前边儿说的烦恼。石自性跟大石山是一回事儿，就是那些烦恼。烦恼从哪儿来的？是你的自性中间分别出来的，但是你放心，它是“增语”，也就是假的，它是增加出来的，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就像梦中间的大老虎一样，根本就没有。但是在你这儿是真起作用，真的把你吓得不得了。

“开凿取宝者，即不作意增语。”“开凿取宝”就是开始实践了，菩萨要来这儿实践了，“开凿取宝”，开始修行了，修行的时候“不作意增语”，就是不起分别，不作意。不作意是什么东西？

也是增语。不作意是什么？还是作意。别分别、别分别、别分别，你那个别分别就是分别。“不作意增语”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不作意，实际上还是作意，就是提醒自己别作意、别作意，让自己别分别、别分别，那实际上还是增语。

“石下有银光者，是自性分别增语。”“自性分别增语”还是那些分别出来的增语。它跟前边儿的“有分别自性增语”哪一点儿不一样呢？在《心经》上，就是说一个是五蕴、十二处，一个是无五蕴、无十二处。也就是说，前边儿的有分别增语，是非法的、烦恼法。下边儿这个银宝，把非法给破掉，然后破佛法，已经开始破非法了

“石下有金光者，是空等分别相增语。”“空等分别相增语”就是把佛法给空掉。前边儿是无五蕴、无十二处，把那些佛法也得破掉。“空等分别相”就是把空搞清楚了，“空等分别”把佛法给学懂了。

“石下有种种宝光者，是有所得分别相增语。”石头下边儿的各种宝光，就是指的各种各样的法门、好多好多的法门，“是有所得分别相增语”，这就是有所得，“是有所得分别相增语”有所得是有所得，有所得是分别出来的有所得。比如说小乘的，四谛就能破烦恼，四谛咋能是假的呢？四谛一定是有。这就是有所得。有人所讲的一切皆空，本质上其实是“有”，这还是有所得……这些，其实都是分别出来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分别。对应的就是《心经》中间的“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这里呢，给敦煌本对一下子，“见种种杂宝石者，於证得中。起於分别想之增语”，这个跟施护本多了一个“於证得中”，这就对应住了《心经》中间的“无智亦无得”。

插话：这儿不是“证得”吗？

是认识到，而不是真证得，这部经整个才到初地，现在还没到初地呢～～

这里哪一点儿不一样呢？银宝，二乘法；金宝，大乘法……先时是挖山，到大乘这儿，“无智亦无得”……前边儿是要修行修行修行，修行就是对治烦恼，要把石头挖掉，但到这儿的时候，就不用挖了，因为已经挖过了，变成了正见上熏习、正见上的增长，这才行……

“是有所得分别相增语”也就是说，所有的分别相全部都没有，这个在正见中间一定得有。它这个重要的指的是什么东西呢？你看，前边儿一步一步修行，要把这个分别没有，要把那个分别没有、要把那个分别没有，全部分别要没有。这个“有所得分别”是什么呢？得把“我要成佛”这个念头也得去掉！就是“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到那时候连成佛的念头也得去掉。

“念求大宝者，即是乐入无分别界。”你要是想着“求大宝”，如意宝，成佛，那个就是“乐入无分别界”，要入无分别界，这就是修行的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我们不是要无分别吗？我们先得知道烦恼是什么样子，你得搞清楚烦恼是什么样子，我们光说破烦恼、破烦恼，我们要把我们的烦恼破掉……你现在知道，我想要个茶杯，这个茶杯挺好啊，想要，要不上，这个是烦恼，你把它的本质搞清楚，一个一个分得清清楚楚的。我们现在一笼统说的时候，贪、嗔、痴，这是通常说的，但是，我给你说这个贪跟那个贪一样吗？不一样吧～～这个人想做这个事儿，做不成，那个事儿做不成，统统的不如意，那你说他的不如意、他的不如意，你给我分清楚。这

个东西我们说不清楚，那我们说红色、白色，这个白色你把它叫白色，那一个白色也叫白色，你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一比，一样吗？你能分出来吧～～你能分出来，那它俩就不一样。不一样，凭什么都是白色？那就是说，把最开始的烦恼你给我分清楚。这是第一步。

插话：我自己的烦恼，我明白就行了吧。至于别人的烦恼，给我没关系了。

是，问题是你自己都分不清。你看，我看这个是白，我看那个——我自己看见，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我说它是白。我拿到房间，第二次又看见这个了，这个还是白。它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吧～～每一次看都不一样。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把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念头的白都分出来，你分不出来的。

要发现我们每一念的烦恼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会把它分类的。不管你分类不分类，但是你第一步要把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的烦恼分清楚。第二步破这个烦恼。第三步把你所谓的佛法也得破掉。现在有可能还在第一步，重要的是认识的烦恼。

插话：第一步破烦恼，我们破了这个烦恼、还有那个烦恼，其实我们没从根本上去破。

没把定义搞清楚，就是你把烦恼的自性没搞清楚～～这个烦恼、那个烦恼，这是自相、别相，而我们说的破烦恼，这是总相、共相。

插话：白色就是白色，放到哪里就是白色。

把自相、共相，要分清楚，分清楚了就不这样说话了……

前边儿是把比喻的事儿一个一个说一下子，自己把这个对一下子，拿《心经》对着，拿《金刚经》对着可能更清楚，《心经》实在忒简单了。就是说，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要对治这些烦恼，一定是我成佛、我要成佛，这样你才知道能够把这烦恼破了。没有这样的想法，你是破不了的。到最后的时候，也得把这个“我要成佛”的念头破掉。这样破掉了，才能够真“空”。你要是没有这个，别的地方你觉得什么都破了，我就剩这一个，你只要剩这一个就不行。所以说，一定得彻底破光。彻底破光的时候，那是“虚空无为”，那才行。这样，你一个一个对的时候，前边儿的叫什么？五蕴、十二处，这是烦恼。然后就是苦、集、灭、道，这是第二步。到最后把这些东西也没有，叫无智亦无得。能够对起来就行了。五蕴、十二处，说成眼、耳、鼻、舌、身、意都行，其实这个东西也可以分段，大体上是凡夫一段、圣者一段。把科判作细点儿就行了。他讲这些东西，跟《心经》是一样的，这个跟《心经》相比，实际上还复杂点儿。《心经》是最简单了，这个上面至少提到了唯识，《心经》连提到都没提到。《心经》是没有就完了，这个是没有这个还有啥，就是有一个心识。

这是前边儿说的，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说。

善男子，是义云何？

小伙子，关于这个道理，听明白了没有？这个上边儿翻译成了“无分别光菩萨”，韩镜清给

翻译成了“大勇心菩薩”，敦煌本翻译成了“无分别照明菩薩”。三个译本取了三个名字——不叫取了三个名字，是翻译不同。“善男子，是义云何？”这个是说什么呢？小伙子，你听明白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在说啥？我觉得我听明白了。

若菩薩如所说能如实觀者，即入無分別界。

修行人就必须得“如所说”，像我这样来，就必须得像我这样来。“能如实觀”，能如实的观……像“如是我闻”就得“如是我闻”，不能乱改就不能乱改，必须得照着我这个说的来。

插话：唉，但是他这里有矛盾。他又告诉人家能、所，如实觀，但又讲了这是什么什么增语、什么什么增语。如实了就不用增语了。

你还是没明白。是我在给你指路，第一步应该走什么，第二步应该走什么，最后应该是什么。登初地的时候，转折的时候是应该这样。但前边儿走的时候，你还得照我这样来、照我这样来、照我这样来，这样分别、这样分别、这样分别。路上，这样来。

“若菩薩如所说”，一定得照着我给你说的这样来。“能如实觀者”，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能如实觀者”是什么东西呢？照我说的，是有就是有、是没有就是没有。有时候我想了想，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少来！你就听我的就行了，佛给你说的。“能如实觀者”是真实情况，我给你说的是真实情况。这个真实情况，我给你说你都做不来。上一次给大家说过那个比喻，我给你说了，你没证到，就是没证到，我给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给你说，就是你朝这边儿想。就像上一次给大家说的，一个疯子搁那儿指天骂地的，他看着真的有人，你看见了没有？没有的，但他真的看见了。他真的看见了，但真是没有。我给你说没有、没有，说没有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们说有桌子，佛陀也说桌子怎么样，那是为了给你交流用你的话而已，他可并不是真的有，那个东西根本就没那回事儿。

“能如实觀者”，一点儿都不能改，有一点儿变化都不对，一点儿都不能变化。我给你说的，你千万别改变。我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不会骗你的。佛给你说的，你必须得照他的来。你照我这个来，才能行。现在为什么我照你这个都照不住，为什么？你没在场景中间。在场景中间的时候，在佛陀的加持之下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感觉，否则的话，真的没那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别变，我这个才是正见。“即入無分別界”，这就登初地了。

及善男子！諸菩薩當于無分別界，如虛空界住。

“及”是个错字，当然了人家原文就有这个字，实际上是个“又”。我的本子是“及”，你们用的本子是啥？哦，有的是“又”。它这个经文是从CBETA拉下来的，不管它了。

“无分别界”，是个什么样子？什么都没有的那个境界，这就叫无分别界。虚空，就是空空

荡荡的，这是当时印度人的那么一个观念。我们现在的观念里，虚空不大好想，比如我们现在这个空空荡荡的房间，房间里是有桌子的。有桌子就把桌子搬走，有什么东西就把什么东西搬走，就是把什么东西都破掉了，那么一个状态，就叫做虚空。“当于无分别界，如虚空界住”，就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有，一点儿都不能有，那样才行。“如虚空界住”，安住。你不能说今天有，明天又没有；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以前读佛经，说阿难有智慧，平时的时候看着跟大家一样，当遇着事儿的时候显得有智慧，不，其实他平时就有智慧，一直就有智慧。智慧只不过显不显，他本来就有，并不是说他拿起架子才有的。“住”就是安住，就是一直有、一直有。

何以故？若色自性，若分别自性，如是观时相不现前。

“若色自性，若分别自性”，下边儿还出现了受想行识，所以这时候我们拿五蕴来说。“若色自性”就是物质。色是什么？色的定义很多，拿一个来说，通常是“四大种及所造”，《入阿毗达摩论》上说，“谓大种及所造……”《品类足论》中也是“一切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有的不是这么说的，《瑜伽师地论》卷三，“数可示现，在其方所，质量可增，故名为色”，《显扬圣教论》中间说“色谓眼所行境，眼识所缘，四大所造，若显色，若形色，若表色，为体……”《俱舍论》一卷十页说：“何故此蕴，无表为后，说为色耶？由变坏故。如世尊说：苾刍当知，由变坏故，名色取蕴。谁能变坏？谓手触故，即便变坏。乃至广说……”还有“有说：变碍故名为色……”没关系，我们平常用的就是有质碍的、变坏的，基本上这几个用的比较多。

不管它几个定义，其实它们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解释的时候角度不一样。有的是从外相上描述，有的是从本质上描述。《五蕴论》中间的“云何为色？谓眼境界；显色，形色，及表色等”，《广五蕴论》中间说：“云何色？谓眼之境；显色，形色，及表色等”……

“若色自性”就是色本身，是色蕴的本身，就是五蕴中间“色”这一堆儿，就是色、声、香、味、触全部都是，我们现在把它叫成物质，不管你怎么说都可以。

还有一个“若分别自性”，就是精神的，受、想、行、识，就是你的色的本质和分别的本质——就是精神性的本质。一个东西有它的物质性的、有的它的精神性的。“自性”就是本身了。

“如是观时相不现前”，这个很麻烦——对我们来说，表面上很简单，实际上一点儿感觉都没有。说起来的时候“如是观时相不现前”，我们来看这个色的时候、看这个精神的时候，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现前。胡扯，我就是看见桌子了，你非说什么都没有。当然了，你不把它叫桌子，没关系。你把它叫成红色，你把它叫成什么东西，都没关系。

插话：重点在“不现前”。

对，重点在不现前。在我们这儿就是现前，就是说在疯子这儿真是看见一个东西，不然的话他不发疯的～～就是说，你给我再说不现前、不现前，在我这儿就是现前。就相当于说，熏习的实在太久了，你想给我治病，那也不是一下子就行的。你得慢慢慢慢地治，需要疗程的～～一个

疗程还不一定能好。这就是说，治病也得一段时间。治病这段时间，佛教说也得三大阿僧祇劫——也不是三大阿僧祇劫，一大阿僧祇劫就会改变过来的，就是说一大阿僧祇劫以后，就彻底有起色了，一大阿僧祇劫就进入无分别了。但是一大阿僧祇劫，在我们这儿就已经很长了，但实际上它给无限比起来，已经是很短的了。就相当于治病，你病的那么长时间，让你一个月有起色，那已经是很好的了。

在我们这儿现前，我们还有一个说斯——四缘生，亲因缘、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其中的所缘缘，要符合两个条件，带相是其中之一：具体看一下《观所缘缘论》。

“如是观时”，你这样观察，观这个色、观这个精神的时候，“相不现前”就是真的没有表现出来，我们现在确实表现出来了。这个东西呢，只有在没表现出来的时候，才算，那才有出离。像现在，你从道理上给我说着：它没有、它没有。但是，就是看见一个、听见一个，这就要慢慢来、慢慢来，一定得熏习这个，得慢慢熏习。电脑从开始有到成熟，也经过好几十年，你想观空，哪有一下子的~~

我们现在熏习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熏习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了，另外一个问题又起来了~~也会有的。以前举那个例子，巴黎有很多马粪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很多办法，后来干脆不用想办法，它自然就没了——没马车了。没有马车，又有汽车了。马粪没有了，汽车尾气的问题又出来了……凡夫就是这样的，没有这个问题了，还有那个问题，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佛法上说都是叫你观空。现在一个一个观空的时候，挺麻烦的，反正慢慢来吧，这个也没办法。只能说慢慢慢慢来，它有一个法子，就是把它归类。佛教呢……我们这儿是桌子、茶杯，一个一个观吧。这是荷花，那是什么花，反正是一个东西就够观一辈子了。光荷花，你想把它弄清楚，真的挺不容易的……有一个人^①，专门观察蚯蚓，后来就写蚯蚓，被人称为蚯蚓博士，有人笑话人家，光研究蚯蚓就得了博士学位~~其实这不用笑，这是认真的体现。把一个东西搞清楚，得研究多长时间，真的不容易。像这种研究方法，慢慢慢慢，都挺难弄的。你把荷花搞清楚，你就是研究荷花的专家……你这时候，先得把它归类，其实这些事情呢，道理上来说不复杂，实际上我不需要把它全观完，观一部分，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我不需要把一个一个麻雀都给解剖了，解剖两三个麻雀就知道了。这样，修行的时候，我看这个是，那个大概也是，这样我就不需要把所有的都给一个一个观。我观出一部分，我就可以推理了。就相当于说，现在比量的方法就是这样，观一部分，观一部分，别的部分我就不观了，大概都是这样的，我就按这样做，一定要是这样的。如果是到那一天，你们找到反例了，再说嘛~~你们没找出来，我就按这个来。但我自己这儿，是找不出来了。为什么？他不再找了。我就找这几个的时候，那全部都是。你别人不服了，你找出来的时候，那是你的事儿。你找是你起烦恼，不是我这儿起烦恼。

有时候呢，你再见到我，但更多时候你见不到我了，因为六道轮回嘛，想碰到一起，挺不容

^①<http://mren/bytravel.cn/history/7/chenyi1.html>。

易的。我观到这个，观空了；观到那个，观空了，我说所有的都观空了。另外一个人，他看见了我的书，于是他说，这个、这个，唉，这个、这个，这个还没观空的，但是你再也找不到我了，你只能在你那儿起烦恼，他那儿没烦恼了。也就是说，他能够度化你，有时候是他能影响你，但是有的人接受你了：唉，这个法师说了，这个是空，这个是空。但有些人不接受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它不是空。你看现在人学因明，《因明新例》，谁写的？对，周叔迦写的。现在沈剑英先生也说，符合因三相，我还能找出来符合因三相也是不对的～～你找这个例子是现在人的观点吧？在那个时候没这个吧。我们现在这就是虚空了，你少来，这中间是有空气的。意思就是说，在他那个时代可以，在这个时代不可以。就是说，你现在起烦恼，对他来说有影响吗？没影响吧。

插话：如果是说，在自身的修行来说的话，我只要修行，我自己能成就，成就以后我才可以度众生啊。我没成就的时候，度众生其实就是白说。

不，不白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眷属，是吧？他能够影响一部分人，他不能够影响所有人，谁都是这样。

度人，是可以度的，只是能力有大小，我们没有成就的时候，度的人有限——我的说法有人接受了，他也就在我的这儿受益了，提高一点儿就算度了。另外一个人，他一看，他不接受我的说法，光挑我的毛病——挑毛病就挑毛病嘛，那就是他给你无缘，他需要另一个人度，不是你度化的对象。

插话：我觉得现在就是好好学嘛，最起码我有证量了，我有了证量我才能给别人说嘛。这样就不会说相似佛法了。我就是说，我没证量我给别人说的话，就很容易误人子弟。我就是这个想法。

好的。咱们往下说。“如是观时相不现前”就是说，这样观的时候，确实是相不现前。但问题是，我们不大相信他的话。从心理上接受，但是始终是：怎么了不现前？怎么了不现前。到那时候，就像我们举的那个例子，真的是我没看见天上的东西，但是在疯子那儿它就有。疯子会说有，你给我说没有～～没有，我怎么发疯呢？当然了，他不会认为他发疯……就相当于说，我们看着明明显显是有，我们就是那个疯子，我们明明显显看着有桌子。你可以不把它叫桌子，是可以不叫什么，但这个相有没有？它就是现前的。

也就是说，“如是观时相不现前”道理上来说，明白了，但是一点儿体验都没有，这没关系，需要训练。

若行我有色，是行分别相；

“若行我有色”，如果说在你的心里头，表现出来了有我——我的身体、我的东西，都算有我，那这就算分别。也就是说，我给你说着不分别，但是我看见这东西了。你不把它叫桌子，你把它说成色——眼看的，你说成是青、黄、赤、白。凡夫的时候你把它叫成桌子，不管它是什么，

从本质上来说，你把它叫成青黄赤白，给叫成桌子，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一样的道理，但这时候都算是你在分别，都是“是行分别相”嘛。

“若行”就是心行，“我有色”我有我的身体吧？有我的身体。有我的东西吧？这桌子是我用的，那东西你不能用，就是有这样的分别——那是茶杯、那是桌子，等等，有这样的东西，有这样的样子，有这样的色。若心里头有这样的色，就是打眼一看：这是桌子。自动起来的那个。打眼一看，分别都不用分别，这还用讲道理啊？我连讨论都不用讨论，就是我们说的“公理”。打眼一看，就是个茶杯。这就是分别，就已经是分别了。我们要的是“入无分别界”，你这就是分别！

若行他有色，是行分别相；

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来给你说话你都不听。什么意思？佛给我说：没色。我看见有色，他看见有色、他看见有色，大家都有，就你对？就这样子～～别人都错了，就你对？我们现在经常干这事儿。现在对这个东西，我们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把标准改一下子～～把字典改了，我们现在的方法就是这样。人家现在说什么？“虽千万人，吾往矣”。别人都说对，到我这儿就不对。孤立，孤立我也是对的，菩萨是这样的，但对我们凡夫来说，大家都说这是错的一一好，好，错的～～这就是凡夫。

“若行”，还是心行，“他有色”，他们也能看见桌子，我也能看见桌子，大家都说它是，它就是。这就是比量，比量是不对的……不是比量是不对的，比量是不真实的。

若行色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是行分别相；

“若行色有生有灭有染有净”，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色，有生灭、有染净，对色进行判断。前边儿是什么？打眼一看，分别都不用分别，直接是现量，就是我们说的“凡夫现量”。打眼一看，这个东西还用看？眼一看就是青、黄、赤、白，那这个东西就是。这儿呢，它有染、有净，有生、有灭，就是进行辨别，现量、比量都有，或者我们把它说成是什么东西呢？前边儿不是有体、有用嘛～～说成体、用，也可以这么说吧，不管它了。反正是心里觉得色有生、有灭，这个茶杯坏了，又生起来了，又做好了，这个茶杯好、那个茶杯不好，有这样的判断。在我们凡夫这儿的时候，或者我们把它说成有色、有行色，有生有灭。前边儿不是“物质”吗？就是说这个物质它是在发生变化的。

“行色”，应该是心行，本来是心行，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什么呢？外在表现的时候，说成是茶杯，它是会坏的、会发生变化的，把这个叫成行色，也可以这么说。然后“有生有灭”，是发生变化着的，“有染有净”，就是能不能引生烦恼，能引生烦恼的，那就是染的；不引生烦恼

的就是净的。在我们这儿，烦恼是不好的，但净还是好的～～可是，说它是好的、不好的，全部都是分别，全部不能要，好的也不能要，就是佛教说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就是好的也不能要。“是行分别相”，这个就是心的分别相。

若于色自性、若因若果、

“色自性”就是色的本质，还有一个“若因若果”，这是两个事物构成的关系，我们常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瓜种是因，结的瓜是果。或者说，我们种一棵树，种下来的种子是因，长成一棵树是果。然后这棵树是因，做成桌子，桌子是果，也就是说因果在发生变化，就是事物之间的关系。

“色自性”是色本身，“若因若果”是俩法之间的关系。

若业若行，

因为他这里说色，所以这里说成用色在造业。比如说，我拿刀子去杀人，这也算。我本来身体挺好，身体也算是色嘛，结果你用身体是杀人，好身体也算是造业。业，是个中性词。张献忠《七杀碑》上说“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挺好的生下来一个人，看是人老是干坏事儿。不管怎么着，就是用色造业了。

“若业”因为说的是色法，所以说用色去造业。然后“若行”因为有了这些色法，产生了身、口、意三行，还是造业。行，有身行、口行、意行。

取有、取无者，自为行色行；

“取有”，我们说凡夫说的这个色是有，凡夫说有、说无都叫做有。你说“没茶杯”，实际上在你的心目中是有一个茶杯的观念的，是有茶杯的。我说“房间中间没桌子”，那是因为你心目中有桌子，就是这儿没有，别的地方是有的。凡夫中间，我们说有、说无，都是有。取有、取无，就是认为它有、认为它无。凡夫中间说有、说无的，都是有。圣者中间说有、说无的，都是无。菩萨给我们说，这个桌子怎么样、怎么样，他那心目中没桌子的，那是给你说。因为你有桌子，这样说你才能听懂。佛陀说的法，那不是有，那是个工具，用了以后就要撂，不要执著。你执著，是你产生执著，这个是“取有、取无者”。

“自为行色行”，自己认为这个行，色行就是物质，认为它是物质，认为有物质。前边儿不是说色的吗？你说色有、说色无，你说它有、你说它无，“自为行色行”，自认为这就是物质。这物质从哪儿来，就是你自己心目中认为有的。当你心目中一直认为有、一直认为有，这就有了。

若如是行，是行分別相；

这个就是分別相。說有、說無，都是分別。啊，佛法說有、說無，都是無。說有、說無，都還是有。凡夫的時候，你說有、說無，都是有，這我理解。你說佛法中間，說有、說無，都是有，佛法說的也是有。就相當於《解深密經》上說的，說出來的佛法仍然是遍計執，你只要沒證到，說的全部都是有。你說，佛說的那个是真有，那就是真的。我們理解的佛說的，那就是真有。

若於色中見所表者，是行分別相。

这句话再对一下子敦煌本，“于色起唯识想”，咱们手里的是译成了“所表”。“若於色中見所表者”这个“所表”，这里翻译成“唯识”，其实它两个是一回事儿。现在人也有翻译所表的……因为他们译成“所表”的时候，现在人都认为是错的。他们认为这是施护法师译的不好，其中这也是一条。其实，不是，那个“唯识”，翻译过来的时候，本来就有“表”的意思，那个也不错，他们认为译的不好。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儿呢？现在的时候，霍韬晦，今年去世了^①，霍韬晦的《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中就说，“vi jñaptimātra 译为‘唯表’或‘唯表別’（旧译‘唯识’）……”译成“唯表”也不是说不行，不过，霍韬晦先生的这个作法，在他的同门中引起了不少批评。

“若於色中見所表者”，这是说什么呢？前边儿有“取有、取无者”，这里是“于色中見所表者”，把这两句给它连起来，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升华。你取有、取无都不对，是吧？这个是见了唯识，这个是升华。你说有、说无，就是你见了有、见了无，那就是二元对立嘛，只有见唯识、见了心识。

“若於色中見所表者”就是说，这是在讨论色蕴，我一看见色，马上就知道它是心识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相。“表”就是有表，我们学《百法明門論》的时候，色有表色、无表色，就是说，打眼一看就知道它是唯识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相，这个就等于给前边儿的一句升华。前边儿说，你说有、说无，都是有。应该是有、无都是二元对立，你必须得超越这个。

“若於色中見所表者，是行分別相”，这个仍然是分別。我们说，我们已经超越二元对立了，怎么还是呢？我们学的《八識規矩頌》就是这个，你学的《八識規矩頌》仍然是所不是能。打眼一看的时候，这是唯识所现，你看起來的時候有一个相，仍然是。

我们不按他这个例子，按我们的例子，当我看见天上有人，于是我就搁这儿疯疯癫癫的、指桑骂槐的，开始骂天上的人。你看见了没有？我没看见吧～～他看见了没有？他看见了。他现在已经知道是在发疯了，他知道他发疯了，但他仍然看到这个相。他一看见这个相，哦，这个相根

^①2018年6月6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的。

^②见香港中文大学1980年版，自序第5页。

本没有。那我们这就是，看见了，知道它没有。提醒自己了，但证到了没有？好了没有？没好。就这个意思。

“若于色中见所表者”就是我们天天在说唯识、说唯识的，那个唯识，就这个意思～～那就是还没证呢。这个就是分别相。你一看到它，就知道它是唯识所现，应该是真看不见。但我们现在是看见了，知道它错了，现在还在这一步。

是故当知，色法于一切处，若对碍，若有表，若无表，毕竟无少法可得；

“是故当知”，所以说我们应当知道，“色法于一切处”，就是所有的色法。“若对碍”，对，就是相对的、成对出现的。长，一定是有短对应的，这就叫对碍。当我说茶杯的时候，肯定是茶杯给别的不一样，茶杯是在桌子上放着，“碍”是相互质碍的，放茶杯的这个地方，就不能再放别的了。“若有表”，就是表色，就是我们常说的显色、形色，青黄赤白、长短方圆。或者说，色法十一种，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加上一个“法处所摄色”，其中的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这就是有表色。“若无表”就是无表色，就是想出来的色法，它起作用没有？起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看不见、摸不着，常举的例子就是受戒的戒体。

“若有表，若无表”，有表色也好，无表色也好，“毕竟无少法可得”，一定是一丁点儿都没有，有表色也好，无表色也好，全部都没有。

即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

就是说，这些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都没有表，也就是看见了也没有，这才到究竟。就相当于说，梦中间见到的大老虎，也是没有的。但是你这个梦中的大老虎也没有的，那一定是你醒来之后在描述梦中间的事，描述梦中间的境界。你现在知道梦中间的大老虎是没有的，那你怎么梦见了大老虎呢？因为你心里头有那个大老虎相——不是大老虎的相，是关于大老虎的记忆、种子。大老虎的记忆是什么？就是我们凡夫留下来的记忆。这些东西都要去掉的，我们一定要换成佛法的记忆。

“无性”是体没有、性质没有等，“无表”是样子没有等。

异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

就是说，这色法没法表示，看不见、摸不着，一切色法都应该是这样的。没有性，就是本身就没有。给我们前边儿说的不一样，我们前边儿说梦中间的大老虎是没有的，而且你熏习……我

们说，你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阿赖耶，阿赖耶中间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是错误的，一定得要转识成智。

这个老虎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老虎是你心目中以前留下来的，有老虎、有老虎的这个记忆，这个记忆是错的，所以把它叫阿赖耶。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些种子给它翻翻翻，要给它破除。应该熏习什么呢？熏习佛法的种子。熏习佛法的种子，那就再没有了有大老虎、有大老虎、有大老虎这样的记忆，这就叫转识成智。

如果说，梦中间的大老虎没有，有的是有大老虎的这个种子……前边儿是这么说的吧？是这么说的，这个是错误的，这是你错误的熏习留下来的种子，这个东西不破掉，成不了佛。就是说，有色法是这样的，“异此色法”也是这样的。

好，今天就说到这儿。阿弥陀佛！

2018年7月7日

……前边儿这一段儿说了比喻以后，下边儿合了合，然后下边儿又进行解释。

说，听过这么一个比喻、道理之后，感觉到怎么样？“是义云何？”感觉这个道理合适不合适？因为我们有一个习惯性的错误观念，就是老认为佛陀看见的，跟我们看见的是一样的。其实完全是两回事儿，佛陀看见的——干脆就看不见我们看见的这些东西。就相当于说，我们最开始读《心经》中间的“五蕴皆空”，干脆就理解不了，怎么可能空的呢？而“五蕴”是怎么回事儿？就相当于说，我在做梦的时候，我梦见一个大老虎，或者说发疯了，我看一些鬼鬼怪怪。我就搁那儿发疯，我就说这儿有鬼鬼怪怪，佛陀就给我们说鬼鬼怪怪是根本就没有的。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看见，他在用我们的词，结果我们现在就当成了什么呢？你看，我说鬼怪，佛陀也说鬼怪，给我是一样的。就这么个问题——我们就认为佛陀他也看见了鬼怪——其实根本就没有，他真的没看见。就是说，在我们面前就是有什么呢？桌椅板凳、山河大地，我们这儿都有啊～～到他那儿，真的是没有。我们发疯了，所以说我们能看见。我们在梦中，所以说我们看见了大老虎。实际上真是没有，在他那儿真是看不见。就这种情况，就这种道理……

现在就是说，你说的天兵天将，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非要说有天兵天将——你发出来“看见了天兵天将”这个声音，我并没有看见这个东西。你发出的声音说是你看见了，于是我就知道你看见了，于是我拿来你用的名词来给你说。也就是说，我们说有桌子，佛陀根本就没看见，但我们搁那儿说“有桌子”——佛陀知道这一句话以后，他就给我们说桌子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说有桌子、山河大地太多了，他说你有这么多桌子、山河大地，于是我们就把它说成五蕴——色、受、想、行、识，这样用五蕴的方法，“五蕴皆空”，那个完全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说，只要到初地的时候，真是个天翻地覆的差别，就是不一样了。你要要是这样观的话，那才是真的进入无分别界。你要不是这样的话，老是认为佛陀跟我们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的时候，我们

说桌子，佛陀不也说桌子吗？我说缘起，佛陀不也说缘起吗？是，同一个词，完全是两回事儿！这样才能入无分别界。

“及善男子，诸菩萨当于无分别界如虚空界住”，在无分别界，你一直一直一直是这样，你别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你不熟练，你一定得熟练。就是说，证初地以后才开始熟练。我们现在在资粮位、加行位，但我们也说我们在修行。其实，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然后才到修道位的，到那个时候才叫修道位、那才叫修行的。现在的时候你还没出门儿呢，你还在蒸馒头呢。但是你非要说，你已经开始修行了。那个“见道”，就是“摸着门路”了。你现在还在三界中间，你还在到处乱摸，现在完全是个碰，你机缘巧了，你碰到有佛陀出现——那不一定是佛陀，佛陀也不一定显现什么了，也可能显现罗汉，反正是显现佛法。我们见不少经典上说在某时候，有辟支佛，这个人供养了辟支佛。不管咋着吧，你有机会碰到佛法了，这时候你接触到佛法了：大部分是碰不到的，那这时候就是搁那儿摸路。到啥时候摸着呢？到了见道位的时候——见道、见道，道是什么？就是道路、门路，找着路了，这时候才看见路了，你前边儿根本还没看见路呢，你在三界中间搁那儿转。这时候入虚空界，真的见了路以后，你就不会瞎摸了，不瞎摸了，你就沿着路走了。入虚空界就是一直在路上、一直在路上，你不会再碰到了、碰不到，碰到了、碰不到……

我们修行的时候，要断“二障”，就是我们的烦恼障和所知障。在断烦恼障和所知障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有的人所知障断了，但是烦恼障还是很多；有的人烦恼障断了，所知障还很多。我们以前举过一个比喻，你在大河上漂流，这时候你看见灯塔了，你知道那是大海，你朝那个地方去。但是你看见了，你也去不到。因为什么呢？你看见了，你是沿着河走的，河是拐弯儿的——朝这边儿拐弯儿了，一下子是能看见灯塔的，就是说你的境界不足以支持你直直地向着灯塔而去。你说我现在见到灯塔了，就那个方向，我就去，去你就死定了。这是说什么？二障断的不够、福报不够，有时候还是需要修福报的。

“若色自性，若分别自性，如是观时相不现前”，“色自性”就是我们现在的色蕴本身，“分别自性”，是精神——也是我们的物质部分、精神部分。“如是观时相不现前”，这一个我强调过了：真的看不见，真的听不见……我们现在老认为佛陀也是看见了，只不过是说：我们说桌子，执著桌子；佛陀说桌子不执著桌子。其实佛陀根本就没有看见、听见，人家怎么执著看见的、听见的？执著个啥～～人家是根本没有！

“若行我有色，是行分别相”，就是说，在我的心目中有“我的身体”，这就是贪恋身、贪恋财。咱们在讲《解深密经》的时候说到过“贪恋身财”，这确实很难破。到那时候你就是分别，我是这样的，有他的“有色”，人家也是这样的分别……

“若行色有生有灭有染有净”，这心行中间的色——“行色”就是心行的色，也就是咱们凡夫这儿说的色：色是什么东西？色是根本就没有的，是你心行显现的，所以叫行色，是心行色。“行色有生有灭”，我们说世间是有成、住、坏、空的，所以它叫有生、有灭。生起来了、灭了。

还“有染有净”，有烦恼、无烦恼，像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分别相。我们要的是“入无分别法门”，而这些全部都是分别相。要想无分别，你得先搞清楚分别是什么……

“若于色自性”就是色法本身，“色自性”是色本身。“若因若果”这是俩东西之间的关系。“若业若行”，你要用色来造业。比如说，这本来是个好东西，结果你拿着杀人去了。这个东西要是用好了……像“核电站”，那不也挺好吗？结果你给弄个“核炸弹”，那你也没办法。就是说，也可以好用，也可以坏用，这个东西本身它没什么好坏的，“若业”色本身没什么好坏，但我们拿它去造业了。“若行”就是身、口、意三行。

“取有、取无者”，你说有、说没有，你认为有、你认为没有，本质上都是有。就是说，我说你有，你就有；说你没有，你还有；干脆就不说你、干脆就不想你、不思维你，那才行。“自为行色行”，你这个就是色行，你自己就是在有色行，你的心就有色。我说有、说无，就是有色。你说没色，也是有色；你说有色，还是有色。因为什么？你这底层逻辑就是有色。就相当于说，佛教说因为我们有第七识的关系，所以说你的所有一切全是肮脏的，你不要老想着有点儿干净的，没那回事儿。即使是再清净、再清净，也是执著为我，这都是因为第七识的关系。因为有第七识，所以说一定是染污的、一定是邪行。烦恼法中间有贪、嗔、痴、慢、疑、见，这个“见”有时候翻译成“不正见”，其实“正见”也是邪见。从本质上来说，为了区别一下，就把它说成不正见，特意把它强调一下。其实那里边儿的“不正见”是包含“正见”的，正见也是不正见。就相当于说，我给你说的比量，比量对不对？对，但比量永远不是事实真相。不能说你对，你就是对的了。说你对，你也是不对的。到见道位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正见，也是要破除的。

“若如是行，是行分别相”，你有这样的心行、这样的想法，那这就是分别相，这就是你还在梦中没有醒、你的病还没好。

“若于色中见所表者”，这个“所表”，我们直接把它叫成“唯识”，干脆等于唯识就行了，这是对唯识的一个翻译，霍韬晦就是这么干的。宋朝人是这么翻译的，以后再没人这么翻译了。现在霍韬晦在翻译《唯识三十颂》安慧释的时候，他就翻译成“唯表”。霍韬晦是唐君毅、牟宗三的弟子，对于佛教，他是跟罗时宪学的，罗时宪的弟子，有一大帮人——罗时宪号称香港“唯识第一人”，但是霍韬晦的同门，都批评霍韬晦～～师兄弟们批评他“标新立异”，人家说，宋朝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翻译，后来人们认为这样不合适，不用了，你现在还认为这是多新鲜的～～“于色中见所表者”就是说，你看见这个色，马上就想起来他是心识显现出来的一个相。“所表”，当成个认识对象，就是说你看见的这个认识对象，实际上是心识中间显现出来的一个幻相而已。如果这样的话“是行分别相”，你这个还是分别相。讲了半天唯识，唯识也是分别相。

“是故当知，色法于一切处”，所有的色法，所有地方的色法、所有时候的色法……我们现在经常把“时、空”连在一起，有时候你说“一切时”，一切时也要把“一切处所”包含进去的。你说一切处所的时候，也要把“一切时”连在一起，它俩分不开。这时候“于一切处”有“对碍”，色法就是有对碍的、有质碍的，你想认识一个东西，一定得成对儿的出现，叫对碍，我们把它说

成“对法”，阿毗达摩就是以《俱舍论》为代表的，讲的就是对法。你想认识这个，如果是单单一一个，你是认识不了的。你一定得找一个跟它不一样的，相互比较才能认识。就相当于说，我说“高”，高一定得与“低”比较，才能有高。说“东”，一定得有“西”对应才行……认识它们的时候，一定是两个东西相互比较才能够认识到，这叫“对”。这一定是两个东西，把它俩一换、一替代，它占了这个地方，你就不能够再占这个地方，叫对碍，就是相互障碍的。

“若有表”就是指表色，就是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就是有表色。“若无表”就是法处所摄色，那是一种内心中间的。就相当于说，我想干坏事儿，不行，因为我受了戒，我不能干。我是党员啊，我得带头……这就是法处所摄色。但这个色都是想出来的、假安立出来的。无表色，就是无法表示的色法，它起作用。这些色，我们叫它表色。那个无表色，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实际上它是内心中间想出来的色。这色法“毕竟无少法可得”，一丁点儿都没有。就像我看天兵天将，真是一点儿都没有。我搁那儿说天兵天将，佛就给我们说天兵天将是没有的。如果我看的是一张桌子，佛就给我们说桌子是没有的。在佛那儿，根本就看不见。说神通啊什么什么，挡得住你，但挡不住他，因为在佛那儿真的是没有这东西。

“即此色法，一切无表、无性可观”，这些色法，你就没法表示，“无表”就是根本就没有，你搁那儿再表都没有。我们现在经常说，一个东西最开始没有，但是你想、想、想，想的多了，它就会有了。大千写了一篇文章，《凡夫的世界和圣者的世界》，中间说，大地为什么这么硬，花儿为什么红～～确实就是这种情况，在我们凡夫这儿的时候，你不用怕，你说没有，没有没关系，你现在开始想，想、想、想，不光你一个人想，你再影响大家都想，成共业了，那就有了。你要是一个人想的时候，大家都说你是神经病。杞人忧天的杞人。当大家都被忽悠过来的时候，大家都开始想，它就是真的。这叫什么？“想象共同体”嘛～～比如说“国家”，你说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国家没什么东西。土地、人民、政治、经济，还有它的文化，这时候你要是还干坏事儿，那你就是“卖国”。我就是个老百姓唉，我怎么卖国？我卖不了的。打死人家，人家也说你是汉奸，你也没办法。这时候它的作用就起来了，这就叫想象共同体。国家的观念，没多长时间吧？以前说的朝庭、朝代，跟国家还不大一样。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夏、商、周，那时候的夏、商、周不叫国家，朝代都不是，那叫部落联盟，他们搁那儿这么说——历史学家挺好玩儿的。“即此色法，一切无表”就是说，这些色法实际上是没有的，没法表的。我们认为它是心识表现出来的一个相，它表现出来的相，根本就没有。你看见了天兵天将，在我这儿根本没有，而且你确实是沒有，就没有表。“无性可观”，然后“无性”，就是没有体，“无表”就是没有显现出来的那个相。“可观”，因为他说的是色，色就可观，反正就是给它说成认识吧，把这个“可观”说成认识就行了。也就是说，这些色法是无表、无性可观的。

“异此色法”，和这个色法不一样的，就是受、想、行、识，它们也是“无表、无性可观”。这个色法是无表、无性的，那“异此色法”的、不是色法的，跟这色法不一样的，受、想、行、识，你要说具体的色——是眼看见的这个色法，那好，桌子凳子、山河大地也算。你前边儿说的

是什么，跟这个不一样的、之外的，全部都是。这一个就是这样，别的也是这样。但我们佛教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三科学佛，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要这么说。这样，我们就用五蕴说了，所以前边儿说色，后边儿就把它说成受、想、行、识。

“异此色法，一切无表”，异此色法的，也无表，受、想、行、识，你也没感觉到。但是，你说你没感觉到，有那种精神病，幻视、幻听、幻触，这种情况都有的，也是无表、无性，也没有表现出来的相，也没有它的本体。

昨天就说到这儿了，今天接着往下说。

彼色对碍表了悉无性可观，

“彼色”，你认识到的那个色，我们讨论的这些色。“对碍”，成对儿才能够认识、相互障碍。我想认识这个茶杯，光一个茶杯你怎么认识？我们一定得有一个桌子与它对应、托它起来，有一个什么东西一比较，哦，这个是茶杯。“对碍”也是相互障碍。“表了”就是了别、唯识，它都是唯识所现的。这个色显现出来了“对碍”、障碍，这样我才能够认识它，我才说它是色。它要是没有对碍的，我怎么说它是色呢？色有青、黄、赤、白。说色法的时候，通常的定义就是“四大及其所造”。像这些东西，它们互相对碍“表了”，都是心识所认识的，都是心识所显现出来的相。可是呢，“悉无性可观”，实际上一点儿东西都没有。

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非异性可观，

“于有表中”指的是有表色，就是指的那些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些东西，“非一性可观”，就是说，它不是一，我们说眼就是眼、耳就是耳，眼不是耳、耳不是眼，它们是不会错乱的。虽然说它是虚假的，我造的时候就是给它造的一个一个一个的样子，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生活了。就像我们做梦，做梦也是有逻辑的，只不过是醒过来以后，感觉那么荒唐。但当时可一点儿都不荒唐，那就是沉浸在梦中间去享受梦境的时候……在那个环境中间、场景中间，你沉浸在那个场景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它的那种逻辑可严密了……那时候有些话净胡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觉得，当时咋信了这胡话呢～～看报纸，谁说的？他问毛主席，你也是老百姓出身，他们胡说一亩地几十万斤你也信啊？科学家说的我就信～～就是那种情况。明明显显违背常识的东西，当时怎么就信了？在那个场景中间，当大家都发疯的时候，你不发疯～～你自己不由自主地也就发疯了。

“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虽然说根本就没有，但我们做的时候，宛然如实，眼是眼、耳是耳、鼻子是鼻子，这就漂亮了，要是一笼统，那就没办法看了。虽然说它是假的，但是可漂亮了。就像举那个例子，每一次看这一匹马，这儿不好；看那匹马，那儿不好；一看，徐悲鸿画的马最

好了。假马才是圆满的，真马没有一匹是圆满的。

有表色就是各是各儿，但是，“非异性可观”，它是一个整体，它能够成一个整体。你别看它各是各，就像我们常说的，弟兄俩再打架，别人来侵略的时候，他们就合起心来了。我们两个可以打、可以抢，但不允许外人抢。那时候我师父，我那个师兄弟惹我师父生气了，我师父把他噗噜噗噜打他几巴掌，说：我打可以，别人打，不行！后来，一个外边儿的人打我师兄弟，师父叫我：你回来，我要打官司，一定要把他抓起来！我的徒弟，我打两下没关系，不能叫别人打～～非得给人家抓起来不行。最后真的把他抓起来，关了一段时间。就是说，你别看它“非一性可观”，虽然说它各是各，但它一定能够合成一个整体的，它合不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会出问题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人有胳膊、腿、眼、鼻子，各种各样的内脏，你别看它各起各的作用，但它能够合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它要是相互闹矛盾——心脏不好好工作、胃不好好工作……你就有病了，那就麻烦了。各人把各人的事儿做好，各人有各人的工作，但能够形成合力，形成一个整体。“非异性可观”，在凡夫的世界当中，无表色就是这样的。

即彼表了而亦无性。

这个“表了”，你别看是这样，各是各、又形成一个整体，如此的完美，但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现在说，它是心识显现出来的一个相、心识表现出来的一个幻相，但实际上这个幻相根本就没有。它表现出一个幻相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疯了，你才能够看见天兵天将，他那儿根本就没有。“即彼表了而亦无性”，其实根本就没有。

此无性、非无性，若如是观，即平等观。

这个“无性”——来，对一下子敦煌本，“於唯识性，如实不起不灭；於唯识外，如实不起不灭；於现色诸识，不起不灭；於唯识外，如实不起不灭；於现色诸识，不起不灭；及唯识中，如实不起一异见故；於唯识无相理中，不起有相无相、一异种种见故”。这是说什么东西呢？

前边儿一句说，“即彼表了而亦无性”，前边儿不是说了个有表色嘛～～“于有表中非一性可观、非异性可观，即彼表了而亦无性。此无性、非无性，若如是观，即平等观”——“即彼表了”，前边儿刚说的有表色，那个表色是怎么来的？它是心识显现出来的。显现色的那个心体，那也是说唯识无境，实际上只有那个心识，而没有那个有表色，就是唯识无境。但是，这个“唯识无境”它叫什么？“即彼表了而亦无性”，就是说，唯识无境也是没有的，唯识无境也是幻相。

然后“此无性、非无性”，“此无性”就指的是色法没有自性，“此无性、非无性”是说什么呢？色法是没有本体的，但是唯识是有的。色法是没有，但是识是有的。也就是说，色法是没有的，但那个本质的心是有的。也就是说，显现色法的心是有的一—识是有的。但是，我们在识上

——我给你说“唯识无境”——我建立的佛法，仍然是没有的。“即平等观”就是说，梦中所没有的那个境、识，就是说梦中间的大老虎是没有的，但是梦中给你说唯识无境也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梦中的大老虎是没有的，梦中间给我们说的唯识无境那也是没有的，这个就叫平等观，它两个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错误是不对的，但正确仍然是不对的，“即平等观”这个就叫做平等观。“此无性、非无性”，把它这个顿号去掉。

插话：这个“唯识无境”也是遍计所执。

“唯识无境”也是遍计所执，说出来的“三性”都是遍计所执，全部是遍计所执。

如是观时，一切分别悉无分别，是为无分别界。

这样的认识，这样的分别，就叫做无分别。就是说，这样观的时候，这样的分别，就叫做无分别。

这部经确实是有点儿麻烦，读起来有点儿费劲儿。

诸菩萨应如是观、如是入，入是无分别界者，

就是说，我们的修行者“应如是观”，你就应该这样观。我给你说无分别，你得一层一层这样来、一层一层这样来，就应该这样来观。

我们一说“观”，就是止观，大家老是说要不然止、要不然观。其实止观的时候，它是不一样的。止观的时候就是思维，我们现在老是观看、观看，把观、看连在一起，这都是一种习惯。比如说，我们禅宗经常讲“鼻端白”，观的时候要眼观鼻、鼻观心，哎呦，那个叫你怎么观？其实这个观，是把那个东西弄清楚，是把那个境弄清楚……

我们要观的境是什么东西呢？要以佛法为境，把佛法给搞清楚。实际上观是什么？就是思维佛法，就是静下心来去思维佛法，那个就叫观。把佛经中间所说的那个东西，给它显现、显现、显现，显现出来，那个叫观。止是什么呢？就是心集中在某一个境上，集中起来就叫做止。

把那个境弄清楚叫观，比如说我来观这个茶杯，我就把这个心安住在这个茶杯上，那就叫止。然后我把这个茶杯给它弄得清清楚楚的，这个茶杯好像是没啥好弄的，上边儿的花是怎么回事儿？它是怎么做的，佛陀是怎么给我们怎么讲的。我们就说这个莲花吧，这样好说，心集中在莲花上叫止。然后把莲花有多少瓣儿，莲花有多少花纹，它是怎么慢慢慢慢长起来的、怎么慢慢慢慢又谢了，把它的一系列，以它为中心扩展开，那个是观。但现在说止观、止观，就认为是禅定。老觉得把它集中起来就是止观，其实集中起来叫止，那还没有观呢。

插话：学习佛法就是，宁可慢一些，也不要糊里糊涂的就过去。

慢一点没关系，就是一层一层的慢慢慢慢给它剥，给它倒饬清楚。

“应如是观、如是入”，“入”是证入，就是明白。“入是无分别界”，进入这样的无分别界，就是证得这样的无分别。

于有分别、于无分别，悉无分别。

“于有分别”指的是非法，就是桌椅板凳，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叫非法。“于无分别”指的是佛法，拿佛法的四谛、十二因缘，来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谛、十二因缘、三十七道品、六度四摄，这都算是佛法。这就叫无分别。然后用这个无分别，来破那个有分别，“悉无分别”全没有。

插话：师父，我想问一下，禅宗的观跟唯识的观，是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禅宗那个……【因为插话打岔，师父没说】

如是平等观，是为真入无分别界，

“如是平等观”，这样的平等观，它也是空。就是说，有分别也是空，无分别也是空，这个就叫做平等观。“是为真入无分别界”，这样才算是真的进入无分别界。

是名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

这就证初地了。“是名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安住在无分别界中间不退了。不然的话，像我们现在还在摸路，看见灯塔了吗？看见了，看见了还是过不去。但这时候，菩萨就已经可以直直的过了，只是走快、还是走慢的事儿了。

受、想、行、识，

把前边儿的整部经中间的所有的色，换成“受”再说一遍，换成“想”再说一遍，换成“行”再说一遍，换成“识”再说一遍，这就是非法。

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诸波罗蜜多空，

这是佛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诸波罗蜜多空”，然后把它全部换一遍儿。他这里说的是六度，我们习惯上说四谛、十二因缘，他这里说的六度也行，反正这都是佛法。佛法就是佛陀给我们说的那个佛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梦中的佛法”。

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

然后还有“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给它一个一个点一个顿号“真如、实际、胜义谛、法界”。前边儿的非法、佛法，到真实，那才是。“真如”，像真的那样，就是真的那样。是真的跟像真的，像真的不是真的，因为只有真的，看着像真的那就是真的。我们给它翻译成“实际”的时候，那就是真实的边际。实际就是真实的边儿。我们现在是：还不真实的，贴住真实的边儿了。真如就是看着像真的了。因为这是初地的境界。然后“胜义谛”，那才是殊胜的义理，那个才是真实，那个才是真理。还有“法界”，就是法的边界。

法是什么东西？我们通常说“任持自性，轨生物解”，这是窥基法师书中间写的。要说这个法，得“任持自性”，得是它，自性就是本体，你得有一个本体，不然的话，你没个本体我怎么认识你呢？“轨生物解”，有这样的本体，才能让我产生认识，我们认识起来有体、有相。我们说有体、有相，必然有用，体、相、用是连在一起的，这样我才能认识。你说的五蕴是根本就没有的，那就是非法。我们这儿说有五蕴，就相当于说，我看天兵天将了。你看见天兵天将，是你发疯了。我们现在通常的分析方法，就是你看一会儿一会儿在变吧，它不能保持吧——我们要任持自性，它不能保持吧，持着的是没有吧，它就不是，它就是非法。我们说自性，它有自性吗？它没自性。我们说的没自性是怎么回事儿？没自性就是没有它、它没有。结果我们说的自性，成了没有恒常的自性——因为它来回变，我们还说它因缘和合，反正不管你怎么说，它不能恒常，那它就没有自性，就不是自性，你那个是非法，那不是法。现在说的法界，就是恒常的那个，就是涅槃，就是常乐我净——涅槃四德，你现在所有看见的东西，根本都是无常的、苦的，涅槃的时候才是常乐我净，那个才叫法界。我们现在为了给你解释，说十法界——地狱、饿鬼、畜生……

插话：这个东西也归到法界里边儿去了？

因为你除了法，没别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说，这个是第二步，我们说没有的、非法的，是第一步。而佛陀给我们说的，把它划到了法界里，那就是第二步。就是我看天兵天将，佛陀给我说明没有天兵天将。他利用“天兵天将”这个词，那这是第二步。我说的天兵天将是第一步，他说的天兵天将是第二步。所以说，他说的十法界里的地狱、饿鬼、畜生……是第二步里的，我们这儿的地狱、饿鬼、畜生……就是真的了，就是第一步了。他那儿就是梦中的佛法了。

我们说十法界，是六道再加上一个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就是十法界。我们现在说的法界就是常乐我净的那个，就是涅槃。

十地所证法，

每一地、每一地都不一样，但这是每一地的清净程度不一样。你的清净程度不一样，所以说

你的所见就不一样。但总体来说是一样的，那个“空性”绝对是一样的，那个空性见是没什么不一样的。空性见共相嘛，那是一样的。

乃至一切相智出世间行，亦复如是。

“一切相智”就是所有的智，智不是有好多嘛～～各种不同的宗派，还分有不同的智，根本智、后得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一切智智，反正是你高兴了怎么说就怎么说，总体上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智。这些智佛都证到了，初地菩萨也都见到了，这些智他都知道。我们是听人家说，跟着人家学，我们是临摹的，人家说佛陀是个什么样子，我就画个地图。画图是先照着画，画着画着心里就有一个样了。你连画都不画，那不行。所以说这叫一切相智，画的那个样。佛陀说他自己证到的什么什么智、什么什么智，其实他就证了一个智，但他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说法来。结果我们就认为有不同的名字，必然表示的是什么不同的东西。不同，就是这个跟那个不一样，不一样那说明你们那儿都不是整体。“出世间行”，这是初地以上的，出世间的行，“亦复如是，”全部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登了初地以后就是入无分别界了，以后全是入无分别界，初地、二地、三地，都是入无分别界了。

于受想行识，乃至一切相智，

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这是指的世间的，然后“一切相智”是指的出世间的。

若自性、若因若果、若业、若行，

“若自性”，说五蕴本身，还有一切相智本身。“若因若果”，它们之间构成的关系、相互之间的联系。“若业、若行”，你拿这个受、想、行、识去造业，你拿这个一切相智去度众生，都算。

取有、取无者，即于一切相智等，乃为对碍。

“取有、取无”，你说它是有的，你说它是没有的，在我们凡夫这儿的时候，五蕴就是有的，桌椅板凳怎么了没有？没有，我怎么使用呢？佛陀就给我们说，天兵天将就是没有的。没有天兵天将？没有天兵天将也是有天兵天将。然后说“一切相智”也是，你说的一切相智，当然是佛陀证得的一切相智了，他有我们没有，就是有的、无的。

“即于一切相智等，乃为对碍”，这全部是对碍。说世间法受想行识的时候，受想行识的本身，受想行识构成因果，拿受想行识造业，说受想行识有、无；说一切相智的时候，也是它们的

本身、因果，这都是世间的、非法的，还有佛法的。“乃为对碍”，这是世间法，这是佛法。世间法是不好的，佛法是好的。

若如是行，是行分别相。

你这个还是分别相，就是说走了两步了，还是分别相，第三步还没动。

而彼一切相智等无表了性，

就是梦中间所说的唯识，我们现在所学的唯识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学的“唯识无境”，这个唯识无境就是一个境。我们现在说的《八识规矩颂》眼识、耳识、鼻识、舌识……你说的眼识实际上不是眼识，是对象的识，而不是那个能识，你说的都是所。

若有所表了，即行一切相智等，是行分别相。

你说的唯识还是所，还是认识对象。你说“即行一切相智等”，这样心里想的，就是心里在这样想“一切相智”，就是你没证无分别界，你心里想着无分别界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个还是有分别相。也就是说，你所说的无分别界，仍然是有分别界。

彼一切相智等，若于表了中有相可行者，是行分别相。

就是说，我现在所说的这一切相智——佛陀所证的智慧，“若于表了中”就是在唯识中间，因为我是学唯识的，所以说老是说唯识是最对的，这就叫分别～～就这个。

若信无相可行者，亦行一切相智等，是行分别相，

这是什么呢？你以为梦中的唯识是没有相的，那也是有相。就是有一个你认为它没相的，那也是有相的。

是故当知此表了法非一性可观、非异性可观。

你说唯识是有的、唯识是没有的，全部都不对。对，全部都得破除。你那都是分别境界，只要是有分别境界，全部都是没有证初地。

此表了法无性，亦非无性。

把这个逗号去掉。就是说，说对是错的，说不对也是错的；说有不对，说没有也不对～～

若如是于一切相智等，若表、若无表悉无分别，

佛说梦中间的佛智，他说有也对，他说没有也对～～

即此无分别、不取相者，是无分别界。

这样的无分别，是一点儿相都没有。你不要老说它对，也不要老说它不对；说它对，也不行；说它不对，也不行，你说那全部是错的

诸菩萨应如是观、如是入，如是入者，是为真入无分别界，是名菩萨，得安住无分别界。

修行的菩萨就应该这样证入，这样证入才算是证入了无分别界，这样才算是证得了初地，证得初地以后不退。不退不是有好几个位次吗？六信位、初地、八地……

尔时世尊复说伽陀曰：

下边儿佛陀又说了个颂子。

无分别心若安住，彼从诸佛正法生，

“无分别心若安住”就是一直有无分别心，就是证了初地以后。你把这个“若安住”放到前头也行，放到后边儿也行。初地菩萨从哪儿来？跟着佛的正法来。

一切分别悉远离，所行即得无分别。

“一切分别悉远离”，所有的分别都得远离，“所行即得无分别”，你把那些一切分别全部都远离了，你这时候的心就是无分别。

是法寂靜無垢勝， 名稱功德而普集，

“寂靜”就是涅槃、圓寂，“無垢勝”就是非常非常殊勝，一丁点儿一丁点儿染污法都没有，就是無為法。“名稱功德而普集”，這時候你心里想的一切東西，全部都是清淨的佛法。也就是說，我們現在修行的時候，讀經典，讀經典熏習的就是法身種子，這個就是成佛的種子，成佛就是凭着這些種子。這些種子積積積，“名稱功德”，你讀的是佛法，聽的是佛法，起的作用也是佛法，這樣這些種子積滿了，那就是成佛了，那就叫法身。現在你說證初地，就是開始有了，按他們說的10%吧～～我們現在已經有點兒了，要是一點兒沒有，那我前世白學了，前邊兒的時候，已經跟着佛菩薩學了他的法了，法身種子已經有點兒了，不然的話你現在接不上的。你現在能夠接上，就是前邊兒已經接觸過了。但是數量不夠，慢慢慢慢得叫它積起來、積起來、積起來，越積越多、越積越多、越積越多，這些種子積起來就叫法身。

我們現在把法身佛畫的……佛不是有“三身”嗎？法身、報身、化身。結果我們把那三身畫的一模一樣的，全部是人身，只不過他們把法器畫的不一樣点儿、衣服畫的不一樣点儿，外相畫的不一樣，根本就不是這回事兒。但是，你總得有一個表示吧～～於是就拿這樣的來表示。其實，眾生嘛，眾生什麼樣子？就相當於說，人就是這個樣子，那你说蜈蚣是那個樣子，佛也可以顯那個樣子，哪知道他幾條腿，哪知道他有什麼樣子，不一定的。但是，我們把他畫成人的樣子，這是度化人的，這樣人就好理解了。實際上法身是什麼？就是學習佛法的記憶積起來，那個叫法身。

無分別法最上樂， 菩薩得已成菩提。

“無分別法最上樂”，我們現在本質上是苦集滅道的“苦”嘛，到那時候才有樂。“菩薩得已成菩提”，菩薩只要得了無分別智，就一定能成菩提了，現在的時候是瞎碰。也能碰上吧，有這種可能性，因為有這個能碰上的可能性，於是我們就把它叫佛性。

這樣，佛說入無分別法門經，到此結束。